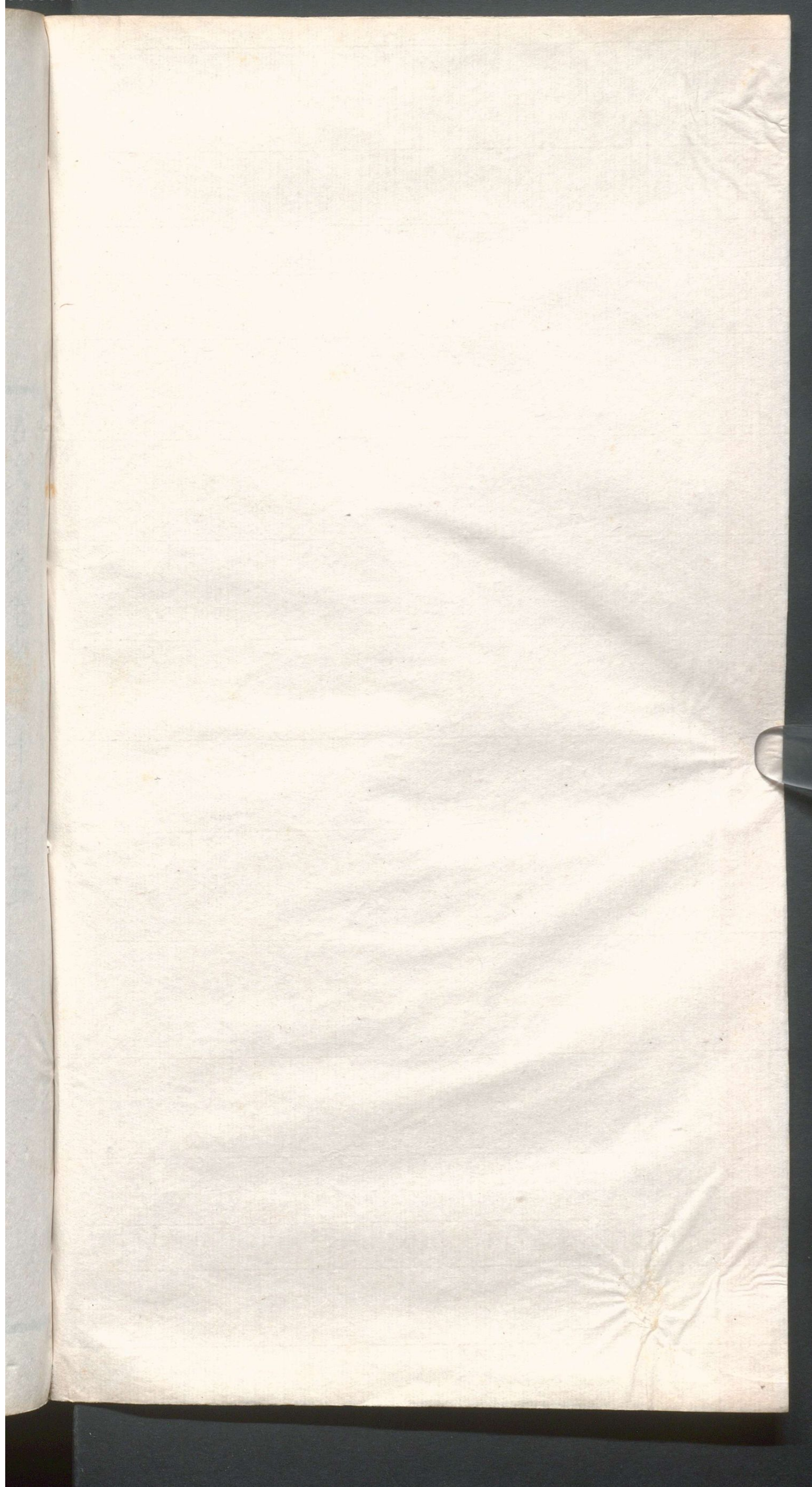


4° L. sin. D 305/13

Wb/5711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六目錄

唐

韓愈

平淮西碑

曹成王碑

處州孔子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司勳員外孔君墓志銘

烏氏廟碑銘

南海神廟碑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鱣魚文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平淮西碑

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

愈為行軍司馬淮蔡平以功授

刑部侍郎奉詔撰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楊惠琳反。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又明年平江東。大將張子良執李錡以獻。又明年平劉闢。以獻。

聖路。鎮州。招討使吐突承。遂定。易定。義成節度使張。

劉闢以獻

又曰全

執李錡以獻

澤潞

鎮州招討使吐突承璀執盧從史歸京師

遂定易定

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

州歸於

致魏博貝衛澶相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六州歸朝廷

無不從

有司

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

其子元濟以請不許

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

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

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

李忠臣陳奇吳少誠相繼為淮西節度使是為三姓李忠

臣吳少誠及李希烈吳少陽是為四將

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

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

聞脩王志堅曰
新舊唐書載淮
西碑仆於李愬
倚唐安主入訴
方期入蔡具素
健迎晉公示人
以主下之分其
人知禮如此不
應爭功名於文
字間觀羅隱記
石烈士事如仆
碑實出於石蓋
將帥宣力之迹
著廟堂主持之
權微軍中健兒
安知所謂惟斷
乃成而是時政
在姑息遂回而

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

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

顏汝為陳許帥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

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

以汝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

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

公武往討之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

曰文通汝守壽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

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

後之耳觀經文
昌改作于觀經
將姓名臚列始
盡則當時所以
改作之故可知
矣

岳

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

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

李

為唐鄧隨

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

裴度為御史中丞

曰度

節度使

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

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

撫師

命知樞密梁守謙監軍

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

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

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

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

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稍武合攻其北大戰十

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

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

有功愬獲騎將李祐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

弘責戰益急顏循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

曲以備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

之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

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

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卧子陳子龍曰

大饗齊助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

卧子陳子龍曰
李義山贊公文
曰點竄堯典舜
典字塗改清廟
生民詩其言似
矣然公之此文
審輕重明順逆
歌之舞之振動
天下又豈在於
抄擬摹繪之間
乎又曰公之斯
文若元氣濡滌
大筆何淋漓斯
言近之矣

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
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
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循
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
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
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宣慰副使既還奏。羣臣請紀
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
文曰。天命數出。薄伐獫狁。豈土疆。益以茲。其。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入朝東方戰未利

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志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循懃武古通咸統於弘

臣熙曰典謨訓誥之文清廟明堂之句一洗唐人碑版習氣宋儒謂其辭嚴義偉制作如經斯言得之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循懃武古通咸統於弘

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

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

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拔

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

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

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

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畱者額額

與額同

蔡城其壇千里

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

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
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今盱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
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
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
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
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
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
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

原本忠孝立言已
操要領而叙事遣
辭奇而能法碑版
之文此其極則也

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李愬以先人蔡州擒元濟功第一意頗不平愬妻唐安公主也
因訴碑辭不實詔令斷其文
更令翰林學士段文昌撰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明
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子俊嗣垂拱間
遇害神龍初復以俊弟傑之子循嗣王明子備自南
還詔停循封而授備備卒復封蓋於時年十七八紹
循循卒子戢嗣戢卒子臯嗣
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

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

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

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剋

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措

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

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台州賊袁晁反。阿仍徙秘書兼

寶應元年。台州賊袁晁反。阿仍徙秘書兼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平之。

鹿門茅坤曰昌黎自喜陳言之去故曹成碑當亦屬公作意之文

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
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誣以過
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
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
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
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
良往戍界國良王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
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
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

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

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

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

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

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

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

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音力勾卒羸

越之法羸秦也謂秦越之兵法左曹誅五界謂敗則

曹有獲則分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選遇也囁鋒吾故切

蔡山陪之囁謂一舉盡斃也陪僵也李希烈柵廣濟

萬務方岳貢曰
退之於此文可
謂字字作意惟
恐其立語之平
弱故之用志蓋
如此也

界其伍也

舟六二喜人以身具其
吾故切

四金

蔡山踣之

最謂一舉盡斃也。踣，僵也。李希烈柵廣濟之。蔡山，皐聲言取。斲，遣舟師潛襲蔡山，拔

之。○噉楚快

斲之黃梅

皐取斲州降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大，鞞

切。踣，蒲墨切。

長平

鞞音柔

斲廣濟

斲，兩刃木柄，可以去草。○音活切。

掀斲春

掀，舉也。鞞

斲水

也。鞞擊

掇黃岡筴漢陽

具。○音夾。筴，箸也。鍼，箭

行趾汧川

趾，蹋

也。○音紫

還大膊斲水界中

也。膊，磔

披安三縣

安州三縣也。拔其

州斲僞刺史

興元元年，皐遣伊慎、王錡圍安州，拔之。斲僞刺史王嘉祥。

標光之北

山。踣隨光化

踏，大食也。○他合切。

拮其州

拮，古十抽一推。唐令

十成丁以下為推十推

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

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

取五州十九縣

五州，斲、黃、安、沔、隨也。十九

唐

曹成王碑

縣安六黃三斷隨各四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

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

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

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

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

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

充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

世傳為法任馬彞將愼將鶚將潛時馬彞掌幕府偕

臣鴻緒曰於治
民用力見其忠
於事太妃見其
孝既孝既忠四
字為一篇細領

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

世傳為注伯魚象與懷將金米濟李伯潛也

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
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
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
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
沔蘄安黃其惠未忘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
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
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
之辭曰

太支十三

太宗十三子

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

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傑嘗為黎國公不聞僅存子父

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

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彊齟其姦猖以報

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

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

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

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

氣體高深而古色
黜然他家丹牖其
辭終居下乘耳

東發黃震曰
然當座以門人為配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

東發黃震曰
以社稷不屋
壇不如夫子
然高座張文
稱廟貌起於
世祭天地亦
屋而壇耳

鹿門茅坤曰孔
子廟碑漢以來
當屬昌黎第一

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月王者事委

然當座以門人為配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

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

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

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

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

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

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

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

繁鄴侯泌之子

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

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

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

數人皆圖之壁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

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荀韓董揚五人韓名嬰作詩傳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

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

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

聞脩王志堅曰
歐陽公穀城夫
子廟記云後之
人徒見官為立
祠而州縣莫不
祭之夫子之尊
由此為盛甚者
謂生雖不得位
而歿有所享以
為夫子榮謂有

歐陽氏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為贄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
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
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
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者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

德之報維堯舜
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

為夫子榮謂有

秋行事而已

耆老嘯嗟其子弟皆與於學業

德之報維堯舜
莫若何其謬論
者與張文潛云
廟貌之設起於
後世如祭天地
亦不屋而壇耳
二公所言皆議
韓公此文也按
昌黎是尊題格
歐公是翻案法
其實非有異

叙文簡質銘詞古
興其古與嚴可及

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
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
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
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
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

武元

丞相吉

其簡質處不可及

甫

李吉甫

丞相絳

李絳

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

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惟弘正

銜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

弘正父廷

玠大曆中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連兵

攻之廷玠固守朝廷嘉之遷洛州建中初魏博節度

使田悅召廷玠為副蓋悅伯父承嗣與廷玠為從兄

弟也悅懷逆謀廷玠規切甚力悅不能悛廷玠憤鬱

死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

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

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

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騶駟泮闕之詩四詩皆使聲於

報選什念昔者魯侯公能選士之而介魯之

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四詩皆見魯頌使聲於

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

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

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

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

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承嗣孫緒子季安卒子懷諫自知軍務年

十一以弘正爲都知兵馬使時軍政決於家僅弘正

蔣士則衆不附迎弘正於家弘正拒之不可

臣廷敬曰發端
從君命說起端
重有體中問稟
經酌史含風蘊
雅如睹三代以
來法器鋪張駿
烈非此種不足
以光金石

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
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

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

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

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都水名璟襄州名延
惲兵部卽廷玠也璟

長子守義其銘曰
卽承嗣父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

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

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

其德可倚斗操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

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
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賦。來復邦經。帝欽良臣。
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
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批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
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
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
相方視趾。見於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
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
爾祖爾思。

揭出孝字便見此
文關繫不細而詞
理淹綜足以發之

袁氏先廟碑

本傳滋字德深朗山人建初中
黜陟使趙贊薦授試校書郎御

史中丞韋貞伯表為待御史歷
遷湖南觀察使封淮陽郡公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京南以旂節朝京師

之考

史袁滋以元和畱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
十一年朝京師

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

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

烈象容

歌詩所以載其
功烈象其形容

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

繫羊豕幸有石

祭儀云祭之之日君率牲
入廟門麗於碑麗繫也

如具著先

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予不敢必

屬篇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

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予不敢必

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

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

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

後謂覆燾其後人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

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

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

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

見可譜常居陽夏今亳州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

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漢儒轅固齊人竇太后好黃老言召問固固曰此家

鹿門茅坤曰序
袁氏世系千餘
年若一線中多
荆棘句字不可
讀系之以韻似
追雅頌

人言耳太
后怒之

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

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

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

新下或有安字穎或作頻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

陰武德九年以大耄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

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

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

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

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

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

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局寧

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
於朝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
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
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
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
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
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
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
史記曰便章百仍持節將蜀滑襄荊滋於永貞元和
姓卽平章也間歷西川義成

臣乾學曰雅頌之遺文成典則

山南東道荆南節度使蜀謂西川滑略苞河山秩登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荆謂荆南也

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

忍不錮人博士轅固司徒袁安也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聖世所不忍為左傳陳有

轅濤塗又有袁僑漢有轅固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

也杜預謂袁僑濤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

姓○按歐陽公集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立

姓為袁蓋轅袁古字通用袁盎收功厥後五公重尊

又通作爰亦非別為一姓也

安司徒湯太尉逢司空隗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

太傅敞司空是為五公

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

晉曰氏於南來處華下瀍臚

其樽玄清降登受祚於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

老華紛披彌見丰
骨卓犖

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
繫維以告之

司勳員外孔君墓志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昭義

州也在河東貞元間從史表戡爲書從史爲不法君
記闕里志孔戡孔子三十八世孫

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

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

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

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

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

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

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

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

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

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

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

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

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

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

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

聞脩王志堅曰
一篇只叙一事
唐書本傳盡用
之

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

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

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

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回

南遂朝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

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元和

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

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

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貞元二十年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

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

事爲大理評事佐監義軍軍帥列節度使李長榮卒

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

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畱唯公之所欲爲

君不得已畱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

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

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

祖如圭海州司戶贈

工部員外郎父岑父著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

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

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

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殽音達尚書兵部員外郎

雄姿灝氣有揮斥
八極之意

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
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

恒州成德節度

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為畱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未授從史時為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

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上許之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

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
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稍當軍門叱

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

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復當軍門叱

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
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
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
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
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
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
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
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
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傳昭二十
三年莒子庚

鹿門茅坤曰序
烏氏世系及戰
功慶錯綜而毫

與虐而好劍鳥左傳襄二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十四年齊

鳥餘以廩丘奔晉昭二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十一年齊鳥枝鳴戌宋

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

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

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玘

字某鳥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

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

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捺祿山名可突

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渤海王武藝

臣士奇曰古人立言必本乎忠孝衛孔氏烝彝鼎之銘載在禮經其最著者也燕許但夸文藻

未循本實退之

都山屠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壘石綿四百里

燕許但夸文藻

未循本實退之
起衆斯為一端
已

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出海濱至馬

都山屠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壘石綿四百里

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

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邊威益

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

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

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

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

十一年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

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典重高華足以潤
色太平鋪張盛事
後幅拓開一步文
境倍覺寬舒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
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壝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
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別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聞脩王志堅曰
孔戣本傳云先
是準詔禱南海
神多令從事代
祠戣每受詔自
犯風波而往韓
愈在潮州作詩
以美之正指此
碑韓公作戣墓
誌不載蓋與此
文互相詳畧也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

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月令盲風至疾風也山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

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孔戣

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殿定也公正直方

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

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鹿門茅坤曰以
祀事作案摹寫
神采曄然

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
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
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
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
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概稠也古愛切五鼓旣作牽牛正
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
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

閻公徐孚遠曰
日月出入山島
竦峙此曹孟德
觀滄海作也於
公此文亦云

臣英曰結撰閎
鉅波瀾壯濶詞
藻瑰麗雅足與
題相配

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
臚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饒鼓嘲轟高管噉
譟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
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
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
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
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
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
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

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

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

臣杜訥曰古質
極似西漢文在
韓集中另為一
格

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
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
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
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
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
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
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

古氣盤紆風格峭
拔大類先秦文字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銘

韓姬姓以國氏

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

其先有自潁川

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

今屬河南開封府

太康之

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
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

人交交一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

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

人交

一作校

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

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

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

皆德宗年號

爲宣武軍

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起宋

平牙將建中初爲宋亳節度使破

李納又敗李希烈加汴宋節度使公少依舅氏讀書

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放

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

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

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

卧子陳子龍曰
許公忠勤武節
元和之間倚為
重臣固宜得此
文以震耀耳

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

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八年玄佐卒朝議欲用吳湊眾亂擁其子士寧代為

使九年軍又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節度使弘

出為宋州南城將汴卒復叛萬榮劉逸淮撫之萬榮

病死鄧惟恭廢其子迺朝議用董貞元十五年劉逸

晉晉薨於鎮已而劉逸淮領之

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

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

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

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

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卒懷悉有其舅司徒

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

逸淮爲者知上馬使逸淮死
玄佐之惠以弘長厚表請爲留後
悉有其舅司徒

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

圍許求援於逸淮

蓋逸淮已死而少誠不知猶來求援其使者遂以啗逸淮者語弘而

弘誅之

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

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

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孳而髮櫛之

幾盡

淮南子云聖人之用兵也櫛髮孳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

然不一揃刈不

足令震駭命劉鶚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

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狗血流波道自是訖

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謹呶呌號於城郭者

李師古作言起事師古為平盧屯兵於曹以嚇滑師

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

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師或作帥滑衛節度名公使

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

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

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鞵與鞋同師古以鹽資

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畱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

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師道師古之弟時師

古已卒師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成德

臣乾學曰唐平蔡州其時領重鎮者位無過弘而弘又都統諸軍惟廟謨獨決於裴令公故首

功先度而弘次

軍惟廟謨獨決
於裴令公故首

古已卒師

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

功先度而弘次
之是篇云王誅
以成最功定次
孰與高下蓋深
表之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成德

節度使王承宗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

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

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

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計蔡下歸財

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為侍

中元和十二年錄平淮西功加弘而以公武為鄜坊

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

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曹鄆即師道所統公曰吾無

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

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

絹五十萬匹

五十或作七十

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

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

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

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

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

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

五年今天子卽位

穆宗也

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

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五年今天子卽位也。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

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

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

按舊史實賜米千石

其葬物

有司官給之京兆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

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

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

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

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

臣士奇曰唐藩
鎮納兵歸朝以
功名終惟許公
為最勒銘垂後
以勵臣節大書
特書得春秋之

旨矣至其銘詞
古健有莫鬼與

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
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

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

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白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

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

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
界為畱後充自義成節度使徙宣武汴

州監軍斬芥降充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
詔加檢校司空

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

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

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

以屬臣言大書
特書得春秋之

旨矣至其銘詞
古健有漢魏樂
府之風

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無畛域不

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

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獠狂人也自劉元佐死汴州五亂將得其人眾

乃一惕惕息也與憊同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

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憲宗貞元皇帝

之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

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嚙

呻與其睨眴睨眴眩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焉無眴邪視也左顧失視右顧

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

成德軍幽都州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

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
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
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
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
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
慶

鱷魚文

潮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愈至數

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

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

用筆斬斬自是奇文

之其夕有暴風自潮州無鱷魚患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

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擗初切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

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

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

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

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

次崖林希元曰
祭一鯉魚而義
理正大諷諭嚴
切殆與商盤周
誥相表裏或謂
唐文之下於漢
以此較觀未見
其然也

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
此民，而鯉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
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
雖駑弱，亦安肯爲鯉魚低首下心？切佗佗悉枕，覲覲吳。
切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
固其勢不得不與鯉魚辨。鯉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
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
生以食。鯉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
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

臣廷敬曰辭義
嚴正風霜集其
腕下所謂蘭相
如雖千載以上
人凜凜有生氣
也讀者至今神
思悚動當日之
感異類理固然
耳

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
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
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
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
乃止其無悔

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七目錄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六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七目錄

唐

柳宗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與太學諸生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段太尉逸事狀書

封建論立論駁議書

守道論書

南府君睢陽廟碑

箕子碑

陸文通先生墓表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監祭使壁記

興州江運記

劔門銘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七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柳宗元

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貞元中

第進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坐

貶永州卒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

頌國美之文典
雅為上宏瞻次之

華經又次之如此
其上乘也

寬宥命守遐壤

元和十年三月
為柳州刺史

懷印曳紱有社有人

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陞

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

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

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

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

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皆小雅

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皆大雅烝人本作南征

北伐則六月采芑皆小雅平淮夷則江漢常武皆大雅鏗

錡炳耀鏗錡鏗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

北伐則六月采芑雅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雅鏗

錡炳燿鏗錡鐘聲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

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

自卽位以來平夏州永貞元年憲宗卽位楊惠琳反元和元年張承全斬惠琳夷

劔南元和元年命將討誅劉闢取江東元和二年誅李錡定河北元和十年王承

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元和九年克蔡州吳元濟伏誅而大雅

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

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名穆公

等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所作常武召穆公所作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

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

臣熙曰頌揚得體雅飭不浮諷誦一過可謂穆如清風

挈出刑禮二字並
提作骨駁辨至為
精核

首謹言

駁復讐議

天后時徐元慶復讐議者欲捨其
罪左拾遺陳子昂議元慶宜伏國
法然後旌其閭墓時
遑其言宗元駁之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

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

師韞為御史元慶變

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舍
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未為國典臣竊獨

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

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

爲大恥枕戈爲得禮

禮記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

苦枕干不仕勿與共天下也

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

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

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

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

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上也

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

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

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

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殺之不議曲直

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

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殺之，不議曲直，

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理，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

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

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

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父受誅，子復

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讐身而已。不得

兼讐子。今若取之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

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旣不越於禮服，孝死義

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

堅義精嚴遣調緊
拔森然法戒之文

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
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
議從事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
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
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
問原守于寺人敫鞮對曰昔趙衰
以壺餐從徑餒而勿食故使處原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敫鞮以

敫音勃鞮音低

界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

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

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

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婣近以承王命而晉君擇大任

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
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
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
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
定于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
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賢刁以
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
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
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

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景監秦孝公寵臣衛鞅因景監以見孝公

弘石得以殺望之宣帝宦官弘恭石顯蕭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

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

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

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

盾之義趙穿弑靈公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按唐自德宗懲朱泚之亂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

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

尤甚宗元此議雖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

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

與太學諸生書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

辭旨雅暢中寓有
好賢與善之意故
倍覺娓娓可思

與太學諸生書

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

外帝惡城黨有罪黜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詣闕請留宗元以此書勉之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
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
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
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
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
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
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

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于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惓至願。乞畱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

少時。常有志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持說

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如僕
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
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
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
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啗啖
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
謁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
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
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

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

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

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約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

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于納汙無人

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南郭惠子

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

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

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跗扁鵲古良醫繩

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

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

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
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
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
實具瞻焉與其宜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
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
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
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太學生得書守闕下

數日爲吏遮止不得上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新史年表云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孫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

命意深厚不爲苛

東坡黃震曰此
書後段說為文
之法極詳

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
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
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
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
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
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
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
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南。而雨少。日出。則火。火。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

伯厚王應麟曰
韓柳並稱而道
不同韓作師說
而柳不肯為師
韓關佛而柳謂
佛與聖人合韓
謂史有人禍天
刑而柳謂刑禍
非所恐

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
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
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
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口，而吾子又欲使吾
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
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
誰敢銜怪于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
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
呶者，早暮呌吾耳，騷吾心，則固僇仆煩憤，愈不可過。

鹿門茅坤曰子
厚書中所論文
章之指未敢必
其盡能如所云
要之亦本於鏡
心研神者而後
之為文者特路
剽富者之金而
以誇於天下曰
吾且獨頌矣何
其不自量之甚
也子故奮袂曰
有志於文須本
之六經以求聖
人之道其庶焉
爾

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
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
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
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薦摺也某
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
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
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
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
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

之口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

臣廷敬曰此書
與退之與李翱
書參觀乃知韓
柳用功得力處
文特辯肆其元
獨是篇中孟荀
莊老並舉類視
雖所見未純固
當節取其長

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
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
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
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
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已陳之。非以耀明于
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
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
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
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
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

臣乾學曰於文章之根柢條葉數詞皆備上無千百年作者韓歐諸公皆好論文止自言其好論得未若此之深肅括也

子○好○道○而○可○我○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

孟子荀子以揚其支叅之作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

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八年，愈為史館脩撰，劉秀才作書勉之，愈答書。

宗元見愈書，蒙乃與愈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

劉秀才或云名軻

及今乃

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

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

愈答

劉秀才書云宰相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猥言之且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

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

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

水心葉適曰今
初便已建明脩
史故貞觀中晉
及南北諸書皆
獲完具而李延
壽又自為集史
雖皆文字不足
以望古人而成
敗有考統紀不
多矣自北齊至
隋詞學彙興太
宗又置文學館
收拾時彥名章
俊華相繼而起
後世乃謂東漢
以來道喪文敝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
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
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
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
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
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
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
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
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

房杜姚宋不能
救而古文由韓
愈始復振此論
固不可易本朝
繼之以歐王曾
蘇然雖文詞為
盛往往不過記
叙銘論浮說閑
語而著實處反
不逮唐人遠甚
學者不可但隨
聲唱和虛文無
實終於斷喪而
已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
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
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
剛○眾○家○後○漢○書○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以○謀○反○族○誅○
帝○以○遷○欲○沮○貳○班○固○不○檢○下○
師○下○之○蠶○室○
捕○固○固○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
死○獄○中○
武○帝○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為○
被○誅○
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
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
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以上皆愈書所稱引謂為

荊川唐順之曰
提其原書辨處
有顯有晦錯綜
成文

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

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以上皆愈書所稱引謂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

不可不畏懼

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

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

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

記傳之耶

愈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者不可勝數豈一

人卒卒能記而傳之耶

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

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

不墮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

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決必不沉沒者且亂雜無

禹脩方岳貢曰
觀退之諫佛骨
之表論庭奏之
辨必非怯於禍
而不為者但以
史緒紛雜難於
綜理故解說而
為是言子厚
折之可謂當其
理矣

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

書又云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落軒天地決

不沉沒

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

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

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

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

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

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

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

書又云行且謀引去今當為而

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

欲勉人難矣哉

刻畫情事能使太尉鬚眉畢現與昌黎張中丞傳後叙工力悉敵

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此狀宗元元和九年在永州作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

涇州屬平涼府

汾陽王以副元帥居

蒲

郭子儀爲河中節度使河中蒲中也

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

晞子儀

寓軍邠州

屬西安府

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

第三子

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

取於市不嫌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

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

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東坡黃震曰太尉逸事凡三文高事數曲盡其

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

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
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
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
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
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
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
害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
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

臣鴻緒曰直起
直收嶢峭簡嚴
通真史遷叙事
文字

臣美曰叙太尉
三事皆割止慈
仁詩所謂不畏
強禦不侮鰥寡
者歟筆勢復挺
健雄邁曲盡情

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
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畱宿門
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
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
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
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
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
異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

異使人求諭。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頰。頰，赤土也。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

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
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
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
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
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
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
視其故封識具存

封建論

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時名臣共論
封建事子厚深探其本據古驗今反

覆論
之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博辨縱橫字字沉
驚中間錯舉秦漢
唐之制引據甚精
新制甚確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揚雄賦枳棘之榛榛鹿豕狉狉。羣走貌。
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
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
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

水心葉適曰蘇氏謂柳宗元封建之論出而諸子之論皆廢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然宗元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觀易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載萬邦義尤多聖人惟恐德不足以有諸侯更分別甚意與勢而謂其不得已乎方彛舜三代時所謂建置之其國家者皆天

下之賢聖故臧文中謂六夢成

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

其國家者皆天

下之賢聖故滅
文仲聞六蓼滅
謂臯陶庭堅不
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豈
如漢唐以腥臊
劍挺之臣膏梁
乳臭之子加諸
億兆人之上哉
自晉楚滅國最
多已自別為郡
縣至秦始皇空
之天地霍然一
變大要古無封
建之論因李斯
不主後世之說
方角立而宗元
遂言公天下之

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

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
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
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鮑昭
賦竟
瓜剖而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左傳管仲對楚子
曰賜我先君履揚
豆分雄賦渙若雄賦渙若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
天星之羅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
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
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
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後魯人
殺戲而立括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

端自秦始也

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射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

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伐凡伯誅

萇弘者有之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襄公三年趙鞅殺萇弘天下乖盪無

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

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

二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

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

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

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

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

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

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

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

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

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

平城

高帝被圍七日

病流矢

高帝擊英布爲流矢所中

陵遲不救者三

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臣士奇曰事勢之流蓋亦運會使然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與井田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柳

要

州此文特窺其

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

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

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

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

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

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

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

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文帝召田叔問曰公知天

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得魏尚於馮唐長者也後召以為雲中太守漢文

馮唐白魏尚功

復以爲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

霸爲潁川太守觀汲

黯之簡靖

黯爲淮陽太守治民好清淨

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

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

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

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

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

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

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

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

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

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

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
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
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
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
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
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
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
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
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

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

種州演
文中又有此一柳

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守道論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

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

西山真德秀曰
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以一下
身言之四肢有
骸形而下者也
吾身所具之理
即形而上者也
推之事物必莫
不然自異端之
學興於是指形
器為粗迹而索
道於虛無元漢
不可測知之域
形而上者始
不相屬矣柳子
此論頗得道器
不相離之意故

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

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

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傳杜預注云朝內是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

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

眾士輔府史庶人在官是道之所由也則又觀之以

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桎梏斬殺之慘周禮

上罪桎梏而桎桎手械桎兩手共械○桎居悚居玉二切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

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

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

不相離之意故

取焉

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
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
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
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
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
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
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
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以兩漢之健骨連
六代之腴辭

誤也果矣

南府君睢陽廟碑

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

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

圖國忘死貞

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

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于祀而挺生

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

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龙眉之都尉

漢武帝至

郎省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顏數奇見惜

名馴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漢李廣援臂善射武帝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

挫援臂之將軍

○奇居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

挫援臂之將軍漢李廣援臂善射正帝以李廣要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

宜切奇居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

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命謂陳

希烈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謂哥

舒翰等晉王衍為石勒所破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

遠義氣懸合訐謀大同訐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訐誓鳩武旅以

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

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已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愧後世

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睫見黜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睫為右先軫黜之狼睫

怒及彭衙既陳以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

其屬馳秦師死焉

東發黃震曰此碑記南霽雲也然一句一字始終屬對全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近世晦翁嘗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隳以從俗耶

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

雉齊固。城三堵。為雉。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

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

遮。要邀同。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後漢耿恭據疏

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虜騎雖強。頓盱眙而

不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賊徒乃棄疾

于我。悉眾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設

宋之備。公輸般九志益專于三板。史記。智伯率韓魏

攻之。墨子九却之。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偏

灌其城。城不偏陽。懸布之勁。陽。主人懸布。秦堇父登

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汧城鑿穴之奇。潘岳馬汧督

懸之。蘇而復土者三。

灌其城城不偏陽懸布之勁左傳襄公十年晉人懸布秦董父登

之及環而絕之隊則又汧城鑿穴之奇潘岳馬汧督

年氏羌反時馬敦守汧城羣氏四面攻城中鑿穴而

城氏又掘地攻之敦以燬火薰之潛氏殲焉卒全汧

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哭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甘心易子鄙宋臣之

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

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

而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

肯國命阻絕而無歸許叔與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

救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

泣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

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

非無曰歷而不
能雅

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

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

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賦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

首而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辭九歌國殤篇云帶長劍兮挾秦弓首

雖離兮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熒之歎息後漢

傳熒為漢陽太守賊欲送熒歸有周苛之慷慨漢高祖使

鄉里熒歎曰吾行何之遂戰沒周苛守榮陽項羽生聞義能徙果其初心賊欲降霽

得苛苛罵羽羽烹之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烈士抗詞痛

笑曰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陳邈曰寧與臧

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

臧洪之同日

洪同日死遂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

日戮二烈士

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

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

恭禦之

相持百餘日道恭病卒詔曹景宗救援景宗

不進義陽遂陷任昉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

景宗之存

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

一朝棄甲

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

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

和姚

初平二年鮑信擊

得乃刻木為信

黃巾戰死求尸不能

狀祭而哭焉

陵圖龐德之狀

魏龐德與關羽戰敗

令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

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

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

勾踐棲于會稽乃令于三軍曰孤

羽林字孤知孝武

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

之志

前漢

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

舉門關于

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唐

南府君睢陽廟碑

唐

唐

南府君睢陽廟碑

唐

南府君睢陽廟碑

唐

南府君睢陽廟碑

周典

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徵印綬于漢儀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

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謹以怒寇

謹勇也勤謹二

音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

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

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

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

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

音浮

二州服忠思考無替

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

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

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

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

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

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

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記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

儻來後漢溫序爲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爲冢地長子壽爲鄒平侯相夢

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麒麟閣中卽圖之詞可繼

卽棄官乞歸葬帝許之

前漢趙克國以功德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

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揚雄卽克國圖畫而頌之銘

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授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封大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

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賊攻睢陽為雲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巡潛鑿三

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鈎之一穴中出木柱之

一穴中出鐵籠盛火焚之按氏攻汧城鑿地道焉馬

敦命穴坑浚塹寘壺鋪瓶以偵之將鉗馬非艱公

穿響作因以火薰之偵伺也○五正切鉗馬非艱羊

傳宣公十五年析骸猶競華元告司馬子浩浩烈士

鉗馬而秣之反曰析骸以爨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慙孤城旣拔渠魁受戮

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慙。孤城既拔。渠魁受戮。
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
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
旌褒有嘉。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
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
刊碑河澨。萬古英風。

箕子碑

箕子名胥餘。食采于箕。故曰箕子。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
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立議奇而不軌於
法有此識力始可
以尚論古人

東發黃震曰子
厚發明箕子之
道善矣但恐不
當於三人分輕
重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

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

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謨。範辱於囚奴。周書囚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昏而無邪。隕而

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

利貞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

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

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人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

此等文章天地間不可多見惟
杜牧之題項羽烏江廟詩有云
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
可知二句得此妙致

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人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

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

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

率是大道藜于厥躬天

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序當其周時未至殷

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

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

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

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

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
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
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陸文通先生墓表

文通先生名淳字元冲避
憲宗諱改名質子厚此表
作于邵州。○按質附韋執誼王叔文爲給
事中。故唐書與執誼叔文同傳。宗元自與
質善。特爲褒美。然史亦稱其能文聖
人書通于後世。其功蓋不可泯也。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

焉。

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
有鄒氏夾氏凡五家

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

表章經學之文要
須如此簡雅

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昌沒者。

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

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

其爲書處則克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

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

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卽竹簡護朽骨。以至於父子

傷夷。劉向受穀梁春秋其子歆見左氏傳大好數以難向向不能答君臣詆悖者。後漢

陳元疏曰。堊下知丘明親受孔子而公穀傳于後學。

故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

少與遂爲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

墨家所排。

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助字叔佐洎趙匡

匡字伯淳。

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

臣廷敬曰首尾
以春秋一事闡
發乃文之特例
而其渾淪滂晁
潤古之氣蒸浹
一肌髓固當雄視
一世

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
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
本而獲其師友于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
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
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
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包羅旁
魄封禪書旁魄四膠轕下上膠轕驅而不出于正其
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
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

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

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

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

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

質佐淮南節度陳少

遊幕府少遊薦之授左拾

遺自給事中爲太子侍讀刺二州守人知仁

質歷台

史刺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

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

謂憲宗即位

尊優師儒先

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

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

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

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

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

由乃作石以表碣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子厚嘗為瑾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

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蓋如序所言云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

避去國恤章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獨無國恤篇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

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

左傳隱公元年預凶事非禮也

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

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

永貞順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

天禍仍邁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不能周歲

通篇惟用直叙此所謂淵雅之音故無須於抗墜也

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末貞元和間元和元年號

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

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

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

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積木以殯也秘器作棺象物

塗車芻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穿壙

靈之屬下棺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

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

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

禹脩方岳貢曰
其文質老不求
媚於俗者

臣鴻緒曰山陵
禮制見於周官
甚詳開元諸臣
從而諱之其陋
已甚堊所撰禮
得登於太常而
子厚表章之可
云卓識

不悖於事議者以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

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

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

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

卒正於立成韋孟五世孫立成鄭立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

儀卒集於小同鄭立孫名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

賈誼孫名嘉盧植以儒學用而謹為祭法盧植五世孫謹舊史咸

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裴行之高祖侍中

公以禮議封禪曾祖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植遷祠部員外郎

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傲大而謹也以禮奉二陵又

臣英曰叙裴氏
家學意重於愛
禮近古抑文之
極豐贍整嚴者

公以禮議封禪曾祖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祠部員外郎

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微大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

能成書以克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

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微四子堅瑾填大理

之兄正平節公積子倩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

正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倩子均郇公以孝友勤勞

揚於家邦遊其門若聞韶濩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

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

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

榮於史氏也果矣

此篇逼真西漢近古而尤壯麗殆予厚所以自狀其文品也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宗直子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

交錯相糺

即糾字

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叅

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

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

同異號春

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

秋後語

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

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

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殫裂

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此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日甚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磔裂

攢攢融結

攢攢拾取也○攢俱運切攢之石切

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

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王之府

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

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

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

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

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

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爲

鹿門茅坤曰覽
子厚之所以序
而漢而文章之
旨亦可概見矣

臣士奇曰文體
至西京始稱弘
備為作者取則
由其去古未遠
雅本經術不區
品以文法為工
也

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
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
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
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
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
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
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脩其書拔其尤者
克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
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
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

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

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

理貞元間德宗年號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

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

十卷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數其

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

蠻夷由流求訶陵流求東夷訶陵南蠻也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

西域二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

雄深者其思理也
整麗者其體製也
復有一種俊邁之
風骨旋轉於其間
豈非傑構

鹿門茅坤曰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亦弘敞而文亦稱

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

又吳語擁鐸拱稽拱執也稽計兵名籍

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

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

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

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

是治也閑閔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

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

夫扶風公廉廣州

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為嶺南節度使

且專二

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

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

卧子陳子龍曰
文如畫棟雕甍
高牙大纛翼翼
巖巖觀者竦視

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
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
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奧庫側庭廡下
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泣更起而禮莫克終故
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
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
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
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
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
焉取則蠻貊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

臣廷敬曰崇閔
之論妙於發端
瑰偉之詞工於
鋪叙詳而不煩
質而能雅之文

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

命饗於新堂幢牙茸纛

幢幡牙牙旗纛羽幢

金節析羽旂旗旗

旒

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又軍吏載旗百官載旗又能虎為旗鳥隼為旗全羽為

旒析羽為旒

咸飾於下鼓以鼗晉

周禮鼗鼓長八尺六寸金以

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

位卉裳芻衣

卉草也書鳥夷卉服芻藺類織毛謂之芻

胡夷蜚蜚睢盱就

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

鉶盛羹之器體謂全體節支節也

燔魚載

炙

載大臠炙炙肉也炙側吏切炙之夜切

羽鱗狸互之物

周禮鼈人所掌互物謂有

甲狸物龜鼈之屬

沉泛醴盎之齊

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

三曰盎齊四曰醴齊五曰沈齊

均饗于卒士與王

甲野物龜鼈之屬
沉泛醜盎之齊
唐神宗上王五齊一
日泛齊二一日醜齊

三曰盎齊四曰醜齊五曰沈齊
醜他禮切盎於浪切齊才詣切
均飲于卒士興王

之舞
謂七德舞九
服夷之伎
唐有西京伎天竺伎龜

國伎
契擊吹鼓之音
契先結切吹尺瑞切
飛騰幻怪之容
寰觀

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

人合之
嶺南節度兼五府討擊使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

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

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

而御者不及
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霍去病良將軍

也餘肉而士有饑色
霍去病為侍中貴不省士其從

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

能於小中見大而
體局弘敞詞亦足
以配之

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色

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

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求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

某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爲脩容

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

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

邸朝宿之舍在京師者漢律春日朝秋日請

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

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

僭阻傳求羣臣以朝寧王張公爲能張獻卑其建節

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鄙之未乂，惡兇虜之

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爲能。

張獻甫

俾其建節

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其閤閭，壯其門閭，以奉王制。

以脩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

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

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脩常職，賓屬受辭而來。

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

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

於中都，率由是焉。

唐史：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

臣乾學曰朗寧
功業在貞元間
可稱節將記進
奏院而推此發
論立言有體

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
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
兵戍咸陽累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仰萬
年兵農悅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仰萬
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九關天門
九重也
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
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
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獻甫斷山
峻塹選巖
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遂
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
寇茂功溢於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
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

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

用華謹嚴遣言典
重始終以敬字結
尤為扼要

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
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

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

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

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

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

曰監祭使寶應中

肅宗
年號

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

臣杜訥曰首撫
經語豎義森發
篇中鋪陳詳核
結束整嚴文之
極有矩度者

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
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
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
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
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
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
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
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
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

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苞匭鐘鼓笙篳琴瑟

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

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竽琴瑟

戛擊之樂篥簾綴兆之數

懸鼓者橫曰篥縱曰簾綴謂舞者行列連綴兆謂位

外之

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

音蘇

俎豆醢竽之器必絜

於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箠扑於堂下以脩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

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

御廩之實穀梁桓十四年甸粟而納之畢備而聽命

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

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

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

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

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在漢中府鳳縣北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

叙述議論皆以典興出之可謂詳盡

度五年嗣天子順宗舉周漢律律曾跌之典王制有

余述諸論
與出之可謂詳盡

森嚴神采煥發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

貞元十九年興州刺史嚴公
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

使度五年嗣天子也

順宗

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

王制有功德于

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謂法度諸事如上公九命冕

服九章建常九旂之等是也漢書宣帝時二千石有

治理效輒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

增秩賜金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

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

士黎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

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各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

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

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

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

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

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

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

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

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

閻公徐孚遠曰
能知地利遠近
讀其文可考其
績不徒以頌德
為工

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

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

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

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踣音匍血流

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餽夫

畢力野饋曰餽音運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

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屬鞏昌府可以導江而下

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

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餽功由

是博三石小大水焚以炭火天以食蔬崔其堅則七

臣士奇曰邦溝
枋頭皆為軍興
計然不過相度
水流回勢利導
而已此後鑿山
焚林引江二百
里較為尤難欲
興利者不得憚
勞權其輕重有
所必為也

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飢功由

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

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

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

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溝以饋成州戍兵

乃闢乃墾乃宣

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

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

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

安流烝徒謳歌

詩烝徒楫之烝衆也

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

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

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

甚殫。饑饉昏札。

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天死曰札死徙小疫曰瘧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克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

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

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

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

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

士而爲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部之。

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

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

者。丁之一堅勇。不矣。冬。日。其與。力。聲。勿。宜。加。北。其。大。也。

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

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

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

封國者矣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洧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禮記祭法篇冥勤其官而

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鄴田惡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

是不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

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

之用末憲於後祀

劔門銘并序○一統志天劔山在四川劔州張載劔閣記卽此又名劔門山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也嗜爲寇

不作紫紆之勢而自然矯拔錄此以

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末貞元年八月劍南羣

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强滔天阻兵書象恭滔天

忍臯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諷諸將徼旄節

時帝卽位欲靜鎮四方卽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

度使闢益驚蹇吐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關欲以所善

不臣語求統三川盧文若節度

東川卽以憑負丘陵以張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

兵取梓州

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蜀

古梁州之地故謂以國害爲私讐以天討爲已任宰

嚴礪爲梁守臣

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

月以崇文爲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爲前鋒率京

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推仁仗信不侍司

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

吏而人受其命上義元寶下守長山前二上

卧子陳子龍曰
孟陽垂戒之文
此是銘功之作
雄雅不同各有
其體

西兵馬使李元次東川節度使嚴礪同討關
使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

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侍饗賚

侍直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

里切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

師出於劔門大攘頑器諭引刼脅蟻潰鼠駭險無以

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劔門覆湯口收劔

州破契丹命裨將可提彌剗剗腎腸剗剗也振拔根

珠斬虜之特將文昭德剗剗也振拔根

抵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周禮以鼙鼓鼙鼓一振鼓軍○鼙音

墳元戎啓行詩元戎十乘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崇文

世英曰詞既炳
煥銘亦道古

克成都擒由公忠勇憤排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

啓關送長安險阨夷爲大塗消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

議功居首增秩師長傳云劉闢反以礪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進爲大

藩宅是南服十月以礪爲東川節度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

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爲井絡在卦爲坤維河時惟

外區張載劔閣銘云矧茲狹隘土界山爲門環於蜀

都叢險積貨混并羌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蜀影在巴蜀影音牙狂猾窺隙信信嘯呼獵犬獵獵○獵魚

所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有而不殊暴作恣

○影音牙
狂狷窺隙信信嘯呼
○狷犬狷狷
○狷魚

切斤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

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屬劍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嶽牧臣司

梁即嚴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書費誓峙乃糗糧糗乾飯

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

陳為犄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犄偏引也○居綺切右逾岷山左

直劍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上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上披

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

固圉左傳亦聊以固吾圉也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詩王

旅嘽嘽嘽嘽衆大憖囚戮大憖謂闢也書元惡大憖○憖徒對切戎夏

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

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末代是觀。按宋臣歐陽脩曰唐有天下文

章無慮三變。太祖太宗時。仍江左餘風。則王楊爲之。

伯明皇好經術。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大曆貞元

間。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

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完然爲一玉法。此其

極也。今於燕許諸家。各存一二。以備當時之體。其他

雕琢藻繪。窮妍盡致之作。則載入別集。而韓愈之文

采錄爲獨多。昔愈之門人李漢編錄愈集。言文者貫

道之器。而宋儒亦稱愈爲因文見道者。蓋自愈以後

士始知以道德仁義爲文章之旨。歸易詩書禮春秋

爲文章之根柢。無論翱與湜。皆受其陶冶而成。卽宗

元且力與角。而卒莫出其範圍也。要之宗元視愈。伯

仲之間。而翱與湜之徒。若附庸焉。有唐一代之文源

流正變。不

外是矣。

外是矣

唐

白居易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七 終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七 唐 劍門銘

旦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八目錄

唐

白居易

初授拾遺獻書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授鄭覃給事中制

元稹

獻事表

論諫職表

與韓愈書

劉禹錫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李翱

論事疏四篇

復性書

平賦書序

上宰相書

答進士朱載言書

楊烈婦傳

高愍女碑

田弘正

謝賜節鉞表

呂溫

功臣恕死議

張荊州畫贊

皇甫湜

論進奉書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舒元興

上論貢士書

李漢

韓愈文集序

歐陽詹

田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高恕父

歐陽詹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貞元中進士元和中召入為翰林學士遷左拾遺

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初授拾遺獻書

臣謹按六典

唐六典三十卷唐明皇撰列職司官佐叙其秩品以擬周禮

左右拾

婉異而多風納約

禹脩方岳貢曰
以翰林學士無
諫官故憲宗之
時謀猷獻替如
李絳崔羣居易
極得其用

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
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唐百官志左拾
遺從人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
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
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
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
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
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
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

天

臣熙曰有官守則盡其職有言責則盡其言如此則朝無曠官官無廢事矣文特婉而多風自覺天然韶秀

劣昧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本傳

元和元年對制策

乙等調監屋尉

委心泥滓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

居近職

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

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

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廚之饌給其食朝慙夕惕

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

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

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

皇極初受鴻名

元和三年羣臣上憲宗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

夙夜憂勤以

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

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
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
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
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
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
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
報懇欵屏營之至謹言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孔戣字君嚴登進士
第憲宗元和初爲

議大夫歷嶺南節度使敬宗卽位
召爲吏部侍郎改右散騎常侍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墮則隰朋侍

隰朋才亞管夷吾桓公問誰可繼仲

父者仲曰

漢成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

本傳成帝卽位顯等伏辜

向復進用以故九卿召拜郎中使遷光祿大夫

今之

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常侍是其任矣中吾選者莫匪正人大中大夫守尚

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

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於天官虛

舟爲心

莊子方舟濟河有虛船來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

利刃在手全材具

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於左右

輿服志侍中中書令加貂蟬佩紫綬

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

常侍

授鄭覃給事中制

鄭覃故相珣瑜子穆宗長慶元年由諫議大夫轉給

事中

勅給事中之職

唐志給事中正五品位次門下侍郎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

凡制

勅有未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

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

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故

不專於掌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

騎尉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

如雅猶存典則

禹脩方岳貢曰
舉職以告有合
典制

色齊司...
先臣指其父珣瑜也

色審詞先臣之風藹然猶在先臣指其父瑜瑜也瑜性嚴重人不敢干以

私白居易首諫益勵謇諤聖為諫議時憲宗用內官為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

穆宗即位不恤政事喜游宴覃廷奏抗論人皆相賀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

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行給

事中散官勳如故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右拾遺後為相三月而罷以武昌節度

使卒

獻事表稹為拾遺時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乃上疏云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

機理淹暢不事雕
續唐文之又一格

也

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
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
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
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
中○羣○臣○莫○得○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
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卽○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
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
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
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

禹脩方岳貢曰
微之少年好以
直言極諫自負
矚其鋒銳欲一
見于明主也如
此

行矣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
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繇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
貢言於上上下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
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
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可得乎臣故曰
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
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
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
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

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繇是進見者格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初卽

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

於上。

貞觀元年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

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

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

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

韓非傳龍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

也。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喬杜如晦

臣廷敬曰意必
懇到辭必朗暢
反復委曲至罄
竭所懷而止蓋
自賈長沙獻策
而已然矣中間
援引文皇歸過
體臣下尤立言有

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房喬杜如晦王珪魏徵
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
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
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
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
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謬犯亦
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耳。而怒從心哉。蓋以
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
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爲後嗣者其

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

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繇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

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卽位之日天下維新罪叔文之

徒而凶邪之黨散順宗永貞元年憲宗立卽貶王叔文

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

全義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惠琳勒發承光之詐

兵反衙將張承金討斬之傳首京師

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

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

倉莫不曲被殊私覃於有截覃及也商頌長發篇九

有有截齊一來歸也

倉莫不由初歿利賈於有春有有截齊一來歸也

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

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嗟

吝語也。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卽位已來既周歲矣百

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

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

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

函匭匣也武后始置四匭於朝堂上表者投之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

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爲供奉

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

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疎
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
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爲虛器謂拾遺補闕爲
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
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
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
而已每一對敷揚不及俄頃之間議天下之事臣竊
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暇陳理亂議
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名見言簿書之出入

計錢穀之登降不段又安足置乎齒間臣竊惟陛下

敘化胡其飾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

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

以景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

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

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

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

竊位之罪乎若臣稟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陛下

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元和元年稹應制舉居第一擢授

諫司恩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

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條奏十事於後一

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
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
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
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德宗貞元十八年罷正衙奏事八曰許方幅糾
彈以懾奸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
入畋遊以防銜檠。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而見
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
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論諫職表

文筆清疏而意獨
暢到

論諫職表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食。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貞觀元年。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制。

卧子陳子龍曰
諫官隨宰相奏
事此唐人之良
法至今可行者
也微之此疏可
謂不負諫官矣

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否不善也替廢也

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

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

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

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

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

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

不奏事庶臣罷廷對德宗貞元十七年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

對元和元年武元衡奏罷之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

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陳職者惟蜀告令有不更余

臣乾學曰微之初入仕以氣節自負元和元年任拾遺八十三日而貶河南尉表當是此時所上故其詞多關係風采

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詰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詰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見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記曰王言如絲其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叅侍從固不當假以名

關幽之言足扶名教

器立之於朝。苟以爲務廣聰明。稍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與寘以謝諫官之臯。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激切之至。

與韓愈書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

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按

傳甄濟字孟城。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隱居青巖山。

臣英曰述叙義烈以備惇史所謂發潛德之幽光甄生藉不朽矣

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本

傳甄濟字孟城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隱居青巖山中人咸服其操行約不畋漁青巖山在淇縣採

訪使苗公苗晉卿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

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賓

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

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偽瘖其音

復隱青巖按本傳安祿山表薦甄濟授試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天寶末祿山有異志

謀以智免以衛縣令齊玘誠信可托乃求使踰年而

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

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

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

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

時代宗為大元

帥郭子儀為副元帥。肅宗至德元年冬克復洛陽。

安慶緒奔鄴。甄生臥匡床詣元帥。

府至則號撲自治。

撲擊也。自治自責也。

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

置長安。

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

囚慙拜之。受污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

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

記曰。居易以俟命。

堅直操於利

仁之世。

論語知者利仁。

而猶褊淺。選與者之所不為。

選與劣弱也。

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

聖渴矣。死忠者不必顧。從亂者不必朱。而曰等者本

臣士奇曰甄君
節義不減逢萌
梅福當時傳詣
長安未聞顯命
表彰潛德實賴
斯文

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
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鴛爲
鷺世變則爲蛇爲豕爲獍爲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
生！毘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
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
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也
某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
義烈以末末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真崔
太傅甫皆爲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

及逢既長。畊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

襄陽宜城縣

讀書爲

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於吏職。某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冤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冤。詣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爲驕閹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

古藻續紛極為雅
瞻

與某游願得所寬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
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
僭也然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
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以黨王叔

文貶朗
州司馬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

開成文
宗年號

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

宣王廟暨學舍於兌禺

兌西方之卦禺隅同
作廟舍於城西隅也

謂革故

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淮陽汝南之師

文宗
太和

臣乾學曰不獨
語次倔奇而峻
潔處正復一字
不苟

八年授棕忠武軍節度使陳許八月上下釋菜於宣

父之室陋宇荒堦不足廻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

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函陵謂安祿山反許為兵衝

連戰交梓梓梓杙以柄入孔亦兵器也率無寧歲耳悅鉦鼓

鉦小雅采芑篇鉦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邇人伐鼓陳師鞠旅

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

民為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

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

瘼瘼病也小雅四月篇亂離瘼矣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

乃小新宮出河南密縣

臣杜訥曰宣聖
廟碑文獨能新
湛無一膚濶語
是其華致高騫

乃卜新宮

灋水之瀕灋水出河南密縣東入潁音亦

城池在東登

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

小柱為枝大柱為梧載

塗載奐

塗圻抹也奐文采明粲貌檀弓輪哉奐哉

黝焉陵虛

黝微青黑色凌虛狀其高

寢廟弘敞齋宮嚴闕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

望之生敬外飭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

易說卦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嚮明而治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注門內屏外用王禮也堯頭禹身

史孔

家其類似堯自腰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

鄒魯

謂曲

尼廟

及門覩奧

奧室西南隅覩奧謂升堂入室者

偶形畫像之儀取

之自太學宗彝籩豆

尚書孔傳宗廟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

青黃規矩

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國章也。

藏經於重檐，斂器於虛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學記入學

鼓篋遜其業也。注擊鼓以召學士至，則發篋中書籍等物。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

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幹。幹能事者之稱。公又割隙地為

廣圃。隙音乞。蒔其柔蔬，而常菹旨蓄之，御備捨已俸為

子錢，權其孳贏。權集作權。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

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

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戴鵠冠者。縻係戀也。鵠冠

武人冠。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

言。良曼月等六女每逢夜，莊子曼胡之纓，注粗纓。

之冠。往往強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

信服縵胡者。不敢侮縫掖。莊子。曼胡之縵。注。粗縵。無文理者。縫掖。儒服。教

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

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名侔。字永裕。故丞相岐

國公之孫。岐國公杜佑也。侔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岐公弼諧

二帝。德宗憲宗。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

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開元間。劉秩撰政典。佑以爲條

目未盡。因而廣之。成二百卷。以獻。命藏書府。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形乎

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

門下生。四參公府。本傳。杜佑表。禹錫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近年牧汝州。

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

古之宗廟

立碑以繫牲此碑所由始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鬪嘖嘖

嘖嘖爭貌○音顏

亦有儒宮軋於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

魯頌泮水之詩戾止

來至也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

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於門墻如造

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風於閭閻浹於郊坰途讓

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

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

交傳今逢親戚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

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鳥甘其音彼飛鳴集於泮

林懷我好音許崇學校民悅其教鐫於圭石以志新廟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德宗貞元中登進士第授

校書郎憲宗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

撰忤宰相李逢吉出為廬州刺史文宗太

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知制誥卒諡文公

論事疏

用忠正

大臣忠正小臣莫敢為不正千古名言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
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
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

臣熙曰唐自淮
西既平朝廷專
意姑息羣臣各
立朋黨藩鎮爭
以貢獻為名百
姓愁苦錢貨重
而穀帛輕故李
翱言及之四疏
切實不浮深中
時弊

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
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
難也。皐陶謨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
耶。臣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
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
類邪。臣嫉而讒之必矣。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
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為黨。皆
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為朋黨。
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

建武司某長年已。車騎將軍史。竟為邪臣。

臣廷敬曰首揭
治本而以盡言
不希恩澤訪求
忠正亦觀人之
善法也其論朋
黨處語不多而
得要上衍劉向
之緒下開歐陽
之端

盡鋪叙之文自爾詳

堪劉向謀退許史

車騎將軍史高侍中許章

竟為邪臣所勝

謂史臣

高許章弘恭不顯鄭朋華龍也

漢元帝不能辯而終任用邪臣漢室

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

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

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

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屏姦佞

臣聞孔之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佞

之人可辯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己。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己。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爲君。稷契爲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

興而危事。曆生矣。所謂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

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如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

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周厲王卿士專

利而敗周室厲王流於彘費無極楚平王時為太子少傅讒太子

厲王其子員奔吳太子太子太宰太子太宰太子太宰太子

基入郢之禍太子太宰太子太宰太子太宰太子

誅王子蘭楚懷王稚子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諫

子蘭為令尹又與上官大夫短屈平王鳳為大司馬

於頃襄王遷之江南楚日削以亡王鳳鳳成帝時

領尚書事專權驕僭害王商殺張禹王氏羽翼許敬

王章厥後根莽相代而漢室移張禹賣國罪魁許敬

宗勸高宗立武后逐韓瑗來濟李義府高宗時上表

昭儀未幾為相柔而李林甫明皇相媚事左右迎合

害物人謂之李猫上意以固寵排逐賢相

杜絕言路以成其奸盧杞德宗相有口才為相未半

人謂其口蜜腹劍載逐楊炎貶杜佑陷顏真

唐論事疏

唐論事疏

唐論事疏

唐論事疏

臣廷敬曰所言
質直不為曲說
卮辭而讀之不
嫌易盡氣格古
也蓋每事抒寫
詞取達意其體
固應爾爾

卿引裴延齡用趙贊括富商間裴延齡延齡領度支
架陌錢召怨生亂皆杞為之
陸贄極論其奸德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
宗愈厚之罷贄相
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
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為
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
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
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
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
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收稅法

臣以爲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

德宗初立以楊炎爲相作兩稅法夏稅盡

六月秋稅

盡十一月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爲錢四千米

一斗爲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二匹半而足

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

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糧之輸十千者爲絹十

有二匹然後可况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

雜虛估以受之

文獻通考憲宗時貨輕錢重凡畱州送使所在長史又降省估使就實估

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至裴洎爲相奏請天下畱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

尚猶爲絹八

世廷敬曰古時田賦皆以穀帛而漢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為租則自漢以來錢帛蓋嘗迭用矣唐初行租庸調其法甚善亦實未嘗有錢也至大曆中戶盡輸錢楊炎作兩稅法踵而行之期為此疏蓋欲復古制以蘇農困也

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遂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有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

有也。今若論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爲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爲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臣故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絕進獻

論財債從出之源
洞中情事文復英
奕切摯

臣以爲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
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德宗時江西節度李兼
有月進西川節度韋臯
有日進。裴肅始以刺史進奉自常州遷浙西觀察嚴
綬始以幕僚進奉。自宣歙判官召爲刑部員外郎。而
人爭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畱
以爲常矣。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填。及減刻所給。則
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
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
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
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

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

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

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

憲宗元和

十二年擒吳元濟淮西平

十四年斬李師道淄青平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

以爲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

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

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

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

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

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

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

盡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憲宗元和四年三月以李絳居易言

絕進奉。四月密諭諸道進奉無申御史臺。故翺云云。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

刻下爲蓄聚。其自爲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

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

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

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絕

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復性書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乾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誠能言有教。勤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則作也。休也。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

臣乾學曰性命之旨孔孟沒而漸淆至周程始能歸之於正習之滅情復性雖見駁於宋儒然能以性善為說已進乎其師品之解矣

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孟子平旦之氣。旦晝牯亡。則夜氣不足。以存而違禽獸不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眡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莊周曰。人生世間。猶白駒之過隙。故能聞道。即顏回之年。

非天也。不能聞道。雖

非天也。不能聞道。雖彭聃之年。非壽也。

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

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

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

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邪。

按。鄒復性書有三篇。今錄

末篇。而以首篇附著於後。其言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

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
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
河**淮****濟**之未流而泉於山。非不水也。石弗敲。木不磨。
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爲
江爲**河**爲**濟**爲**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爲弗測之深。
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
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
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
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
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
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
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
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
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
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
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
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真德秀云。翱
書二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

書二一篇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
中節而已未嘗以為可無也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為四端正欲人擴而充之未嘗以為可滅也又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孟子因
情之善而知性之本善蓋因其所發而知其本體也
以為邪妄而欲滅之可乎故程正公曰性為本情是
性之動處情又幾善惡而論顏子之學則謂覺者約
其情使合於中亦不以為可滅也朱文公亦曰李翱
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
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
錄焉

平賦書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

經濟之文立論自

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
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
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
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
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四人
即士
農工商
四民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
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
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

瓊山丘潘曰平賦書蓋
翻作平賦書蓋
憫當時之賦不
平也賦所以不
平者蓋以其制
民產者無法歛
民財者無藝也
既無制民之產
之法而歛之又
不以其道則民
貧矣民貧則君
安能獨富哉其
所謂人皆知重
歛之可以得財
而不知輕歛之
得財愈多其言
尤為警切

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
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
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
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
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
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憲宗元和間削平藩鎮破吐蕃
每憂國用不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歛則人樂其
足故翺云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
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柘桑屬葉可飼蠶盡力耕之地

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秦孝公用商鞅廢井

田開阡陌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唐初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十畝爲口分二十十畝爲世業天寶之後法所不行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當時者爲平賦書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法壞於炎又按德宗貞元間歲事豐稔上因畋問民趙光奇曰百姓樂乎曰不樂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追過於稅詔書優卹徒空文耳是兩稅之法亦壞矣此平賦書所由作也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上宰相書

此宰相乃崔羣也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

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

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按通鑑元

和十二年七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至此乃十四年也其所合於人

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

不知知而不能去時度支使皇甫鎛以聚斂得幸憲宗用以爲相柳泌爲刺

史疏而不止宗正卿李道古以貪暴恐得罪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

山多靈草願得爲彼長吏以求之上韓潮州直諫貶

責諍而不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命中使迎佛骨道

於鳳翔韓愈上表諫貶潮州刺史

子相宗臣曰文
情婉轉氣宇輕
逸諷諭之辭有
甚於怒罵

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
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
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
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
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按本傳：皇甫鎛陰結權倖，
奸常因面對及開元天寶事。羣曰：用姚崇、宋璟、張九
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用人得失，所係非小。
詞意激切而憲。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
宗終用鎛爲相。耻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
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

鹿門茅坤曰明
珠九曲心腕俱

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房喬杜如晦以為非房

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姚崇宋璟以為非姚宋

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

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况道不行，雖臯陶

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

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

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

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

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

行已之道為學之
方是書約畧盡之
而其叙文章源流
正變處尤為詳確

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
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
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
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羣不
能用
竟為鑄所構，出為湖
南觀察都團練使。

答進士朱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
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
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

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大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

臣英曰言文章
以六經為淵源
以諸子為支流
設辯立論不拘
一轍可謂博而
該矣

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採

也。都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採

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故其讀春秋

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

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

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

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北嶽恒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南嶽衡山其

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

焉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沅水東流為濟導河積其同

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

品之雜焉。

天官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百品味之物。

其同者

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

臣士奇曰文以性靈獨至為主乃異於繁輓為工者習之立論推本情性根柢六經可謂豪傑之士斯亦繼昌黎而起者

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揚雄著

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

有之矣。劉氏人物志。

劉劭著

王氏中說。

王通著

俗傳太公

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

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邶風柏舟篇刺項公之時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也。悄悄，憂貌。此非對也。又曰：遘

愠怒也。羣小，小人在君側者。

閔既多也。

閔病也

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

殄行，震驚朕師。

虞書帝舜命龍之詞。聖疾殄絕，震動也。

詩曰：苑彼桑柔。

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人。

大雅桑柔篇。芮伯刺厲王也。苑，茂貌。桑，葉。

柔濡人底其下者均得其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贊堯堯史臣詩曰十畝之間今桑

者閒閒今行與子還今魏風十畝此非難也學者不

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

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李耳著道德經五千言列禦寇著列

篇唐時號莊周著莊子內外篇唐鵩冠楚人居深山以鵩羽為冠

著書一篇田穰苴著司馬法孫武十三篇屈原著離騷九

因以名之宋玉著九辯招魂高孟軻著孟子吳起著吳

等篇居漁父唐神女等賦墨翟著墨子鬼谷子著鬼谷

卷言商鞅著商子五卷墨翟著墨子鬼谷子著鬼谷

兵刑名之學墨翟著墨子鬼谷子著鬼谷

言押關著荀子韓非著韓子二十卷有諫

刑名之學
荀况
韓非
李斯
逐客

言押闔
荀况
著荀子
十二卷
韓非
著韓子
二十卷
李斯
有諫
逐客

書上督
賈誼
著新書
十卷
枚乘
有諫吳王書
二篇
司馬遷
著史記
一百三

相如
著子虛大人賦
論巴蜀檄
劉向
著新序
十卷
難蜀父老
諫獵封禪等書
卷說苑
二

揚雄
著法言
十二卷
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
卷揚雄
太元經
十卷

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爲文

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

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

鞶此之謂也

纂寫情事有聲有
色未作斷語自
詳整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

建中德宗年號

李希烈陷汴州

代宗大曆十四年汴宋將李希烈逐

其帥李忠臣

詔以希烈為

蔡州刺史

淮西節度畱後

令滑亳節度

李勉領汴州

德宗即位改淮西節度淮

寧軍以寵之建中三年秋詔李希烈討李納希烈潛

與交通

四年秋希烈圍東畿帥哥舒躍於

襄城

十一月

月陷襄城

乘勝攻陷

既又將盜陳州

分其兵數千人

汴州李勉

奔宋州

抵項城縣

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

縣令李侃

侃與侃同

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

君縣令也寇

至當守力不足死焉

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財皆無將若何

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區杜訥曰摹畫
烈婦守項事
氣逼人善學史
遷諸傳始能有
此神理

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
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
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
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
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爲賊之人耶衆
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
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偁率之以乘
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偁使與
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死守得我城

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

集於侃

蜚古飛字

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誰人

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

陴

陴城上女牆

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

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

孔鮒曰楚

王張繁弱之弓楚之弓名也

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

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

遷絳州

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

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

娣姒也

於卑幼有慈愛而能

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

于大處發論句陣
展舒波瀾空濶

恒乾學曰摹次
愍女從容慷慨
處真得昌黎之
髓

守濮陽

使彥昭守濮陽者乃平盧節度使李正已也時李正已謀不軌於建中二年六月死其子

納秘之擅領其衆八月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及彥

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

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衆皆許之妹

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

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

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

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

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

莫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莫不

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

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

曹娥上虞人其父盱死於江。娥因投江尋父屍。獄吏

抱屍而出。太守度尚祀之。令邯鄲淳爲碑文。獄吏

噀囚章女悲號。漢書王章爲王鳳所構下獄妻子皆

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思唁其兄作

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詩載馳。鄘風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爲狄

所滅戴公露於漕邑夫人思唁其兄又義不

得歸故緹縈上書乃除肉刑。史記淳于意當刑少女

賦是詩。緹縈上書願入身爲官

婢以贖父刑。漢文帝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

悲其意爲除肉刑。

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

語語出於忠款絕
無游辭

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薨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田弘正

本名興字安道平州盧龍人田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季安死弘正舉六州版

籍請命於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

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卒贈太尉諡曰忠愍

謝賜節鉞表

臣聞君臣父子是爲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

禹脩方岳貢曰
弘正生於亂族
獨為純臣讀其
表文真義士擊
節凶人奪氣惜
乎功不遂其志
也

子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冥所宜共殛。

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

孫之化。周書立政篇。繼自今文子。文孫注言文王之子孫。臣幸因宗族。早列。

偏裨。弘正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季安時為衙將。驅馳戎。

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

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

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季安卒。衙兵推弘正為主。弘正拒關。

不出。眾呼。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薦及。仍委旂旄。

噪不已。故事節度使卒而請代。每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使還而議之。憲宗聽宰相李絳言。中使未還。而竟以弘。

臣熙曰美秀而
文唐表中以意
勝者歸命語字
字出於肺腑自
可格天貫日

正為

魏博節

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

時加弘正銀青

度使授節鉞

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上柱國沂國公君父之恩已極絲毛之效未伸

尚書上柱國沂國公

但以覲冒知羞

小雅何人斯篇有覲面目○覲天上聲

低徊自懼是知

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微○倖○之○來○却○在○清○平○之○日○

循涯揣分以寵為憂伏自天寶已還

幽陵肇亂安祿山反

於

幽

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外撫軍士內懷梟獍官封

燕

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年臣每思此

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

商書仲虺

之誥批亢擣虛

孫臏語批擊也亢高也擣衝也救鬪者乘高而擊之因虛而擣之其鬪自

解易書大之資長復會之月事易口氣先條為氣

逐段議論皆以兩
意互發字字深峭
氣體亦適上不羣

解矣。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

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

呂溫

字和叔，貞元末擢進士第，再遷左拾遺，以

戶部員外郎、御史中丞、竇羣薦知雜事、宰相

李吉甫持之不下。溫怨，因構吉甫，坐貶均州

刺史，再貶道

州，徙衡州，卒。

功臣恕死議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

與。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慳

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曰：苟使我入，近代惑者，因為

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
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
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
聖人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
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
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
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
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
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

臣子陳子龍曰
一議之典自古
有之而不著之
丹書鐵券者良
有意也

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而
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
犯上孰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
旣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
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隳突憲
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
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
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
地何怨死爲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

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
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
宥以罪死○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
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
死是不許其慕生○廉耻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
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
祿○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
遠罪○保勲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
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

義本嚴正詞復奇
宕精理內含聲光
外射

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範物之制也謹議

張荊州畫贊

并序張九齡為相時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以妄言休咎見殺

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

開元二十二年九齡遷中書令九齡會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

於始興九齡封始興縣伯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文獻

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

十二年立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

稍怠推納寢廣若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

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社稷自

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

諍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

為公却明。九齡諫廢三子。斥武惠妃。諫以宰相賞張守珪。斬突厥功。諫牛仙客為尚書。諤諤有

大臣虎而冠之。不敢猛視。言為強暴所懾服也。羣賢倚賴天下

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謂安

祿山反俾姦臣乘釁。謂李林甫以速致戎詐成讒勝。即封牛仙

客貶九齡等事聖不能保。禡我公衮。寘於侯服。侯服謂貶為荆州長史

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

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

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中宗見弑。韋后臨朝欲殺

相王相王子臨海王隆基。勒兵誅韋后。相王即位。是

相王相王子臨海王隆基勒兵誅韋后相王卽位是
爲睿宗立隆基爲太子卽明皇也景雲二年太平公
主用事忌太子英武常欲害之時綱紀紊亂復如神龍之世
樂與羣下勵精致理

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
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
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
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
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拂上欲日與讒黨抗行於
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歛耀而
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

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况乎差池草茅沈落光

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曹谿在曲江縣有南

華寺靈徹其寺僧也雖脫離世務而猶存正直携其圖像因以

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

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

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

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鯢化而為鵬言九

齡受知明皇時也羊角中頽摩天而下莊子鵬搏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旋風

也中頽喻九

皇時也。三。角。口。秀。眉。之。一。者。九。萬。里。羊。角。旋。風。

也。中。顏。喻。九。齡。罷。貶。時。也。無。喜。無。慍。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儆。爾。夙。

夜。

皇甫湜

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

論進奉書

指事以實能救天下為家之義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庫此公府也。大盈內庫乃私藏也。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

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進奉既無

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征發因緣贓私德宗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

不絕名爲羨餘權臣猾吏因緣爲奸或矯密旨加斂或刻減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

三無敢問者憲宗朝雖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嘗詔絕進奉尋卽如故

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

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資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

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

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

府水衡筦榷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西漢財用之司

凡三大司農為官庫少府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

水衡二者乃天子私藏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後世子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關

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

斂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糝蠹全大體

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文宗開成元年正月

朔帝御宣政殿受賀遂宣詔大赦改元湜此書即此年所上也陛下深念疲民懇責

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

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庭必沒於私

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

淵興古嶺殆有意
傲昌黎而為之者

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
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
洩。而于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
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
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
緒之錄。功。愈生平行實。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

河陽

河陽唐屬懷州實
懷慶府河內縣

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

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

代孫

本傳愈七世祖茂有

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

叡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

唐書仲卿為武昌令有美

政既去縣人刻石

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

為書以傳聖人之道

本傳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弘深與孟軻揚雄相

表裏而佐佑六經

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振業光眾方驚爆

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

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

言不拘一格而至當

抉經

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

臣鴻緒曰極意
推崇不為過量
之言文亦鯨鏗
春麗驚耀天下

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本傳為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大怒，貶山陽令。憲宗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坐柳澗事，復為博士。後累遷中書舍人，言平淮西事與執政不合，改太子右庶子。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非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

臣英曰昌黎生
平風烈獨舉其
諫佛骨說韓弘
使王廷湊數事
蓋舉其重且大
者此作文之法
也詞句古奧奇
崛復憂憂陳言
之務去

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耻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

就貶八千里海上

憲宗十四年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

嗚呼古所謂非

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

涸將疑衆懼洵洵

通鑑元和九年秋吳少陽卒子元濟反上用李吉甫策以山南東道

帥嚴綬合諸道兵討之十年綬爲元濟所敗以汴帥韓弘代之四年不克饋運疲弊宰相李逢吉等皆欲

罷兵裴度獨請自往督戰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

通鑑上以裴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充淮西宣慰使度奏愈爲行軍司馬

宰相軍

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

乘遽即乘傳都師統汴帥韓弘也

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深

穆宗長慶元年

成德將王廷湊殺田弘正又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

圍深冀帥牛元翼於深州

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

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

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

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

孫辰告糴於齊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

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斂禁軍通鑑穆宗長慶三年六月以愈

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帖旱糴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醫倖臣之鉞

凡器缺謂之齮時李紳與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李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紳愈入謝上令各自叙其事乃深密復以愈爲

臣士奇曰造語
險澁而命意則
歸於醇正力欲
革諧婉之習故
別成一家言

紳愈入謝上令各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為再為
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此倖臣即逢吉也

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

軒闕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

食嫁娶喪葬本傳凡內外親交友無後平居雖寢食

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

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舊唐書愈與洛陽孟

郊東郡張藉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

於公卿而藉終成科第退公之隙即相與談讌論文

賦詩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鳴呼可謂樂易君子鉅

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

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聳左

拾遺李漢

漢亦為愈門人昌黎文集乃漢所編

集賢較理樊宗懿

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

痼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

曠義滂仁

曠引滿也與曠同○忽郭反

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

亘年

亘長也

按我章書經紀大瓊銓不時施昌極後昆

噫嘻未歸奈知之悲

舒元興

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與李訓善太和九年以御史中丞同平章事訓詐

為甘露降謀伏兵誅中官不克中尉仇士良率兵殺訓及元興等

侃侃發摠最為正
論然國家固宜重
士而士亦宜知所
以自重如此庶兩
得之耳

上論貢士書

尉仇士良率兵殺訓及元興等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

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

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

周禮地官鄉
大夫三年則

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厥
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王制命
鄉論秀士升之
司徒曰選士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

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

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

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

獻吉李夢陽曰楊綰疏云此文章於鄭衛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又薛登云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踵翼荷提獎之恩二說可與此書參看

人言皆信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問聘也儒行儒有必席上之珍以待聘

見上國禮無幾前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

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唐制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

於州縣試已長史以鄉飲酒禮會僚屬到闕下月餘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

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

狀書貢士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欵通保及所居劇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

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

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

燭二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

臣乾學曰此病
至今不可革者
謂苟從寬簡則
有司因緣滋弊
寧舍此而就彼
也然先以不肖
待有司而責之
得士亦非情理
要當漸變之於
文教昌明之後
也

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
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
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
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甲
甲也甲賦猶言律賦也唐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
制進士試以詩賦策論皆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
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
不難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
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

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污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耻之，臣亦耻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

臣杜訥曰準情
協理之言不禁
纏綿悱惻

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
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
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
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
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
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
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
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
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

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
人數是爲取才邪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
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
取士首科唐制科目獨重進士故曰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

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

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

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

此爲澄源源旣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

待之舉六義試之唐以詩賦取士按詩有六義試之時免自擔荷

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
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
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
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
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
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
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
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
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

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
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
體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耻不
爲也。故繆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
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
之快哉。伏惟陛下畱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
死罪死罪。

李漢

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韓愈子壻。
少師愈元和七年擢進士第。長慶末爲左

拾遺文宗時李宗閔作相。用爲知制誥。累遷
吏部侍郎。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貶汾

序昌黎文提道字
為主詞旨深閑得
不謂之知言

馬州司

韓愈文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

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

孔穎達曰安國作書傳值巫蠱

不行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偽

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循征

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

二十四篇隋經籍志高唐生傳儀禮十七篇外又有

古禮出於淹中又得司馬穰苴兵法及明堂陰陽孔

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

重合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皆深矣乎秦

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

迂齋樓昉曰退
之諸生或為祭
文或為行狀淺
深疎密居然可
見漢乃其壻也
故為序之如此

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芑。司馬

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

耳。文與道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代

大曆三年也。幼孤。隨兄播遷韶嶺。本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兄

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

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通念背誦也。曉析解悟也。酷排釋氏諸史

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齎泣澄深。詭然而蛟龍

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絜。周情孔

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

五節說入心之
形容退之文與
道合第八節論
送之之確然守
正見其深於道
也

中鴻緒曰漢受
知昌黎最深故
言之親切一道
字亦得大原

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
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之於
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
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
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十五聯句十一
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
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四十
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
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

叙事中饒有樸茂
之氣音節近古

於史書不在集中

歐陽詹

字行周泉州晉江人閩人舉進士自詹始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

下舉韓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

構架也合也集也成也合集訓詁以

成講義猶架屋然

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

矣必耨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

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

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

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其中。

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於羣籍而講之。束修既行。

唐制

國子監生徒各奉束修以見其師表。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

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屬列。

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

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

法家墨家書家算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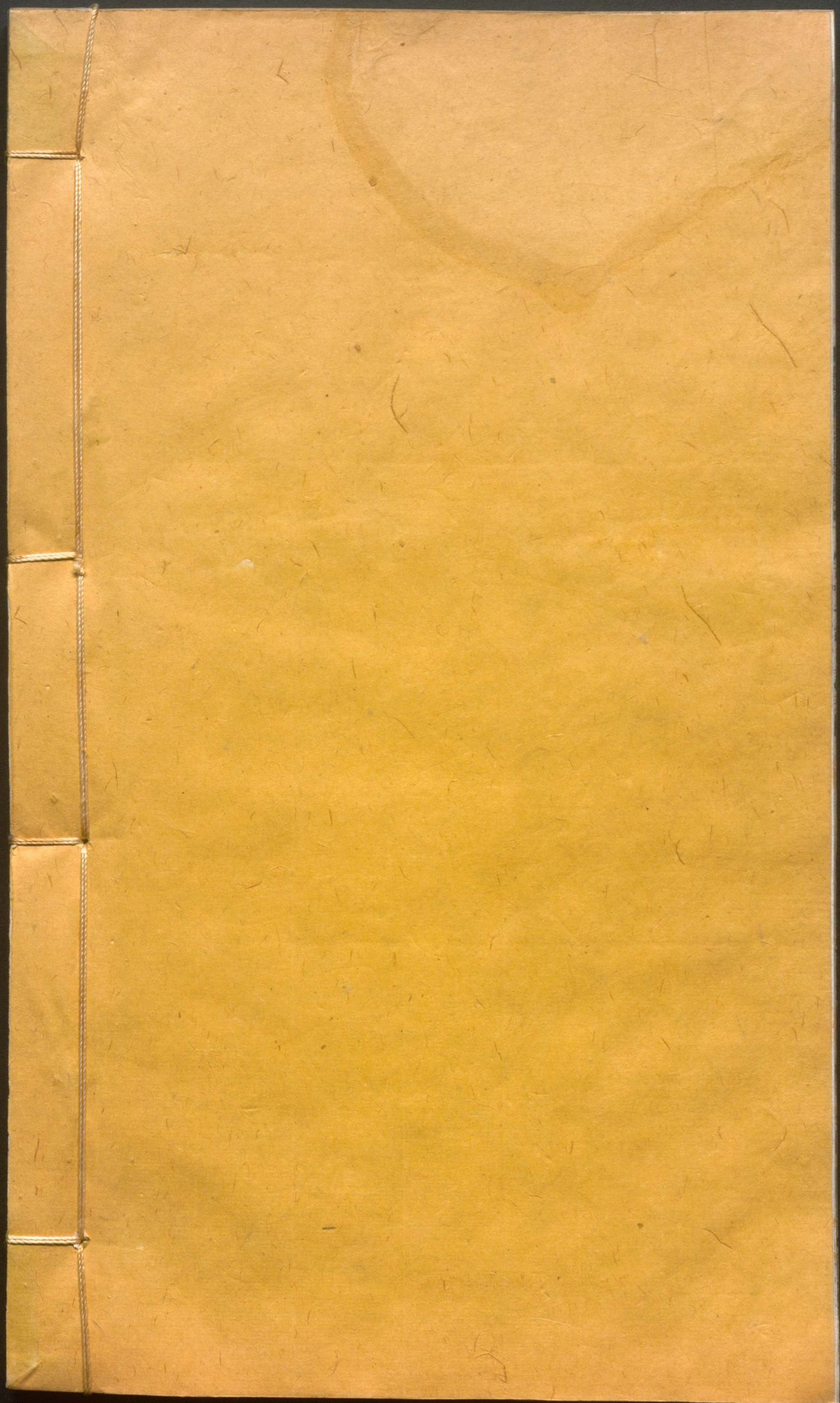
唐志國子監有六學。一國子學。二太學。三。四門學。四律學。即法

家。五書學。六算學。此又有墨家。未詳。屬於何學。疑是畫家。亦屬於書學。輟業以從。亦自。

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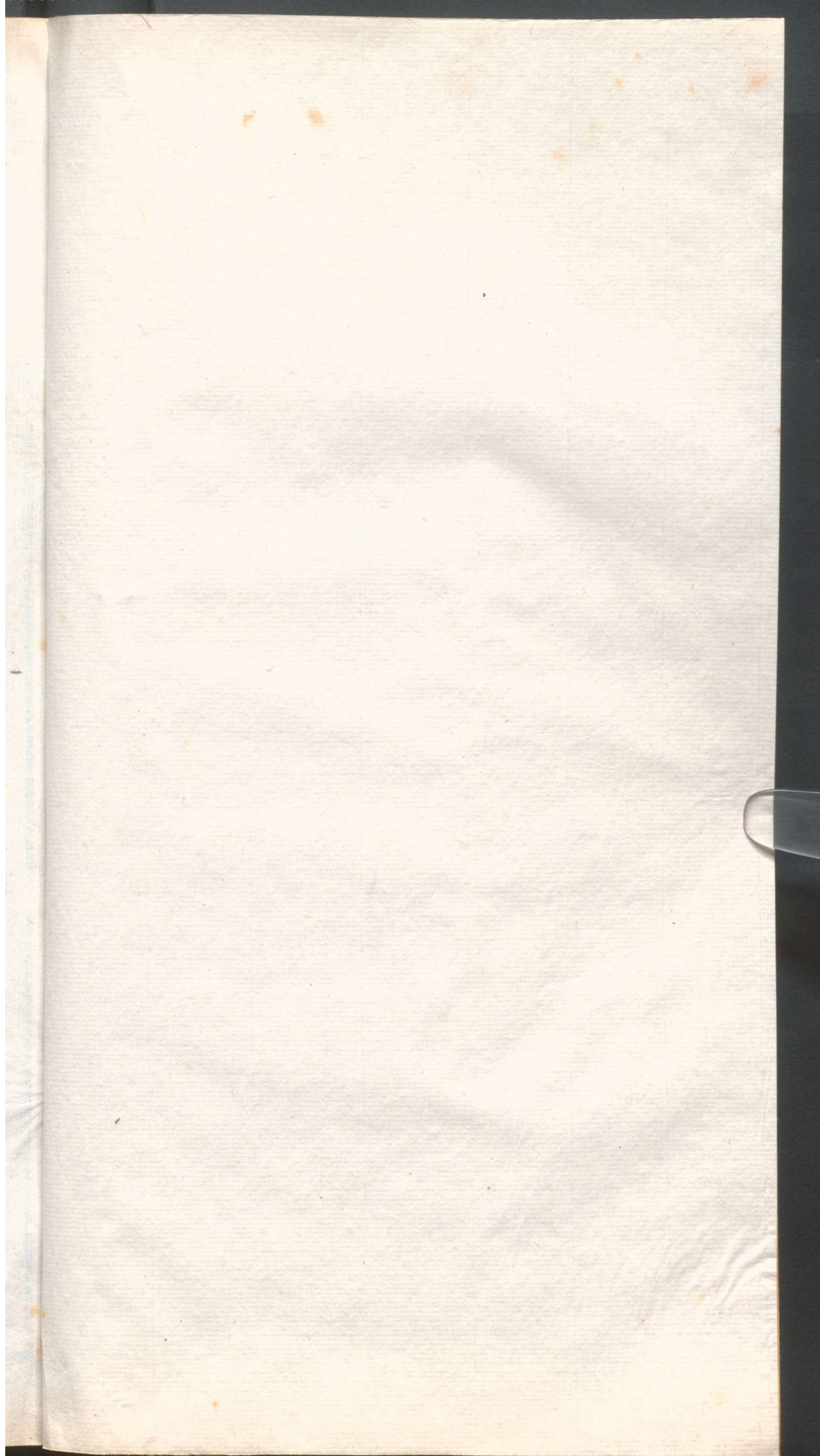
乾學曰盛時
氣象讀之深懷
古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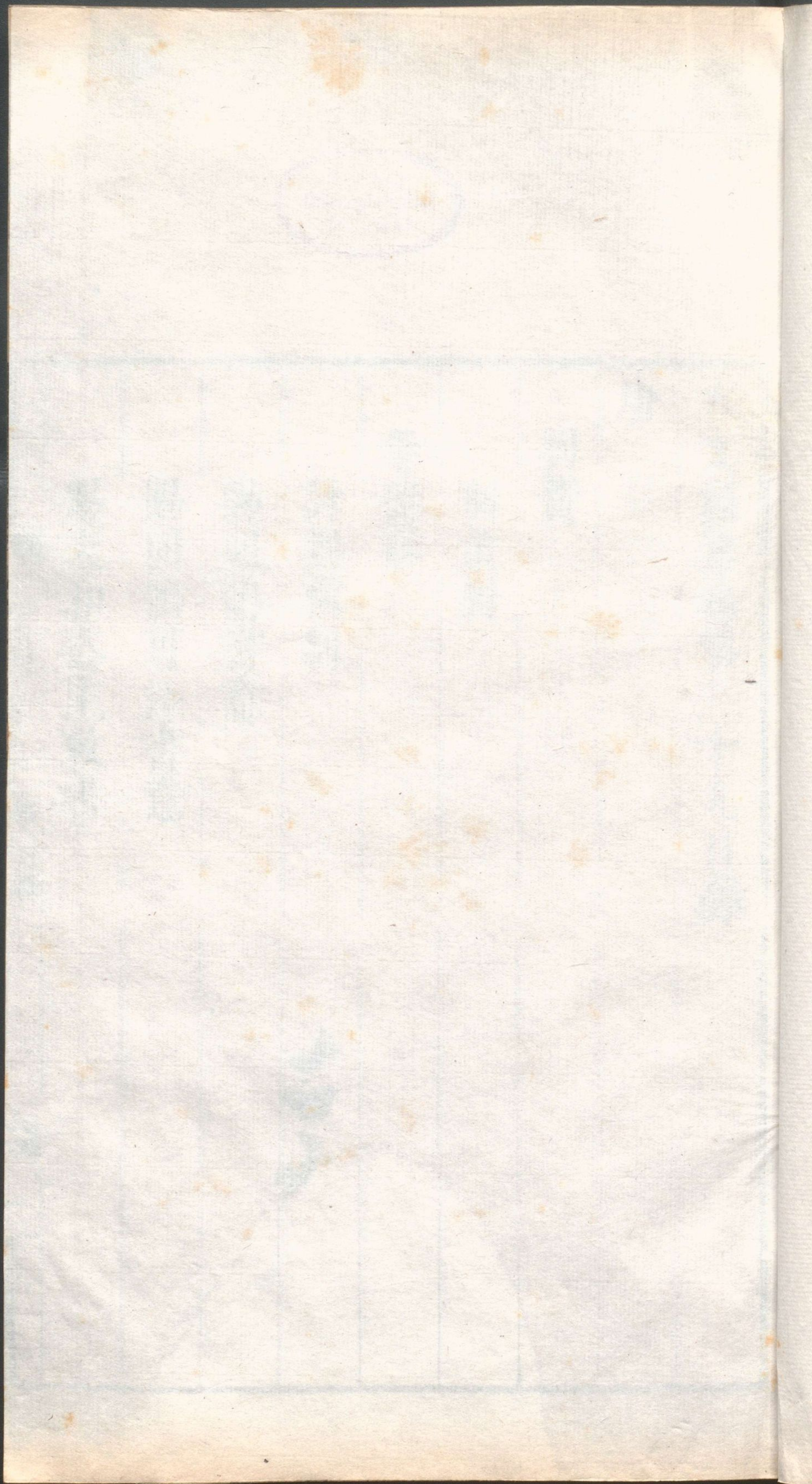
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
家義疏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於
懸謂懸河之辯也風落於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
於靈臺靈臺心也所疑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於朝百司
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
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足訓
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
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於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
十七日記



4° L. sin. D 305 (14

Wb 157/1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九目錄

唐

劉蕡

制策對

李德裕

討劉稹制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石雄詔意

賜王宰詔意

又賜王宰詔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
于伽思書

宰相與李執方書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
狀

議禮法等大事

論維州事狀

丹扆六箴
并序

臣子論

忠諫論

近倖論

田子倫

忠肅公

武毅公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劉蕡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對策不第貶柳州司戶參軍至昭宗時贈右諫議大夫

制策對

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不能討文宗卽位思洗宿恥太和二年引諸

儒策之於廷蕡對策極言其禍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

世對儒

忠新儒

田子儒

字司以是路吳董

五
卷三十九

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
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
時而一發耳尚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
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
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
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
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
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
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

致堂胡寅由裴
度韋處厚抑諫
官御史不令伸
贊何也黃策有
三事焉一則訊
及文宗二則舉
宰輔三則力
振官寺此裴韋
所以拒之而不
取者也雖然
與尋常之見耳
二公屢朝舊德
盡以棟國取賢
若若救弊為重
乎是時未有一
人言及官寺者
若因黃言置之
高第請召公卿

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
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
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
怠忽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臣以為任賢惕厲宵衣旰
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肱股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
紹復祖宗以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
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
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
以導之揀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

并責常侍五六
人陳太家故事
及漢代之失咨
訪厥中公議既
合毋五六人者
必不有無之謀
納其之請因而
慶之以禮則未
出中易大計定
矣乃避遠小姦
失於事會黜直
言之士增北司
之氣其失豈小
也哉黃之所陳
但欲復其掃除
之職異乎申錫
訓注之謀必
可行惜乎裴其

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
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
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
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
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
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
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
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
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

讀之不詳思之不熟也

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

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克

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

漢書嚴尤三策謂周得中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

績晉書杜預上黜陟之課謂當委任達官各考所統

人爲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晉書羊祜與吳人

下第爲掩襲之計有進譎詐之策且俱非大德之中庸上

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

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

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

以謹其終也隱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王者動作終

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

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老子聖人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

水心葉述曰唐
賢良策惟有劉
蕡余嘗論唐人
無識治亂者惟
以文華進身以
氣力任事隨其
所至裁割而成
如蕡考據經術
條析急務一時
人義畧皆先具
進士之俊傑無
能及矣然知治
興致治不同惜
蕡不一試用觀
焉何如也

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史記高帝贊言夏政忠其敝

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僭救僭莫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百偽滋熾之漸

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

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

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

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

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

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

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

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
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
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立
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
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
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
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
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
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

伯厚王應麟曰
唐宏詞之論其
傳於今者惟韓
文公顏子不貳
過制舉之策其
書於史者惟劉
蕡一篇不在乎
科目得失也

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

正人。春秋闢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闢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闢以刀弑之

不書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

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

法度之端則法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

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

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

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

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

帷幄臣恐曹節侯覽節覽漢宦官也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

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

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

無正也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今忠賢無腹心

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

不得正其始春秋穀梁傳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

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

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

少顓林之奇曰
名之以直言而
其言直索之以
極諫而其諫極
可謂舉得其人
矣始以直言極
諫而求之反以
直言極諫而黜
之將何以得天
下之實材乎仁
祖皇帝嘗舉直
言極諫科蘇子
由對策盛言宮
中飲酒過度歌
舞失節仁祖初
無是事而舉士
安之曰仁祖
曰以直言

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

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

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宣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此所引多穀梁之辭。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

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

君。故春秋善之。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

其言歸。何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君側之惡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

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

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

而求之焉
直言
之乎
乃能如此
取之嗚呼
之慮遠矣

自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史記

高祖病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史記

噲乃排闥直入見上流涕文帝

出宦者趙談參乘盜伏車前曰漢雖乏京房發憤以

人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上笑下趙談京房發憤以

殞身漢書元帝時石顯顯權京竇武不顧而畢命後漢

書竇武欲誅宦官曹節等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

猶豫未決反為節所害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

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

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殘賊之

禍故春秋非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穀梁

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處父不可襄公謂夫上

射姑曰今汝佐盾矣襄公死射姑使人殺處父

夫上

射姑曰今汝佐盾矣襄公死射姑使人殺處父

夫上

夫上

射姑曰今汝佐盾矣襄公死射姑使人殺處父

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

傳有造膝詭辭之文

穀梁傳入則造辟出則詭辭辟君也造膝造君之膝易有

失身害成之戒

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今公卿

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

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

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

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徘徊鬱塞以須

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

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

淳夫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意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之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

威權蓋之。以千七百。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信宦者。增多其貲。自是以後。侵於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求定傾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理於前。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

永心葉適曰立
國之勢有未當
論治亂安危而
先當論存亡者
自昔善論之士
少有能知新史
謂唐兵三變歸
咎於明皇而神
策宿衛之兵姑
泛言之而已如
募兵藩鎮以治
亂安危言之可
也而存亡之分
猶未及焉自明
皇以楊思勗將
兵平蠻始啓亡
國之禍肅宗用
李輔國代宗用

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
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
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
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
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
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官致時爲升平陛下
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
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弘恭石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
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

程元振魚朝恩
德宗遂為故事
終唐之世未有
言其非者惟劉
蕡對策欲挈兵
柄以歸於將然
王對文既已取
之而不能使蕡
得用未知其何
道以歸於將也
然則以唐事考
之募兵藩鎮不
過能危亂其國
而亡唐者特中
官將兵而已三
代所以久長及
其諸侯之國有
至七八百年者

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
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也微弱則強臣
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蕡意專指宦官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
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
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
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
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
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
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

皆以其雖可危
也亂而不可亡故

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

滅亡也

僖十九年梁亡穀梁傳面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

自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

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

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

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

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

人信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

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

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
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
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
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
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顯於左右
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弁法冤痛之聲上達
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
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
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

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

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庶兆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

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
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
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
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
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
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
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
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
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

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
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
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
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
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
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
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
前所謂揀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
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僖公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穀
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而言不雨閔雨也文公三

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文公

二年

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書自正月不
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亦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
月穀梁傳歷時而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
言不雨不憂雨也

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

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
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
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
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

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於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
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
而百姓饑事見莊公二十八年譏國無三年之蓄乃穀梁傳語臣願斥游惰之
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
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
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
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
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利息矣
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

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

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

僖公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穀梁傳曰桓盟不日此何以

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

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

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

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

之南司宦官列局於元武門內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

或犯禁於

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

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也因

臣子陳子龍曰
當時專兵者皆
盜賊耳兵非天
子之兵將非天
子之將也而天
又以軍容監之
樞密主之矣故
費於此復言以
兵柄歸於將也

井田以制軍賦開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
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
邦家式遏亂略太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
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
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
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
軍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
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
及諸監軍使
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
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

臣熙曰忠言讜
論反覆數千言
文章經濟無而
有之故能閔中
而肆外以直言
極諫取士而以
直言極諫棄之
唐所以不競也

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

軼徒結切又音佚突也

羈縻藩臣于陵宰輔縻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
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
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
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
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
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
可以制猾姦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
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

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
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
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
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
校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理人之
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
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
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
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

臣廷敬曰其經術綜三傳之緒言其識略切當世之要務至觸冒忌諱不顧利害尤能言人所難言洵唐宋以來制策之冠冕也

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畫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

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初

品官爲一命

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

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

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

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

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

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廼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

理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

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

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
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
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遙無爲
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
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閭外
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歷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
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
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
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

理哉。

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

畏中官毗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詞至有感慨流涕者

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二人所

言皆冗覲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

逐我畱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

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

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

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

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黃

比而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臣恐忠良道

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矣帝不納

李德裕

字文饒贊皇人宰相吉甫子相武宗官

討劉稹制

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畱事

喪還東都稹不奉詔奪

從諫稹官勅諸軍進討

德裕處分澤潞此
跡蔡功似此辭義
嚴明所謂制勝於
廟堂也

從諫植官勅諸軍進討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

畫一雖晉之樂趙

樂盈趙盾趙鞅

家有舊勳漢之韓黥

韓信黥布

身為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

大義劉悟填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六師問

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

元和末詔誅李

師道師道趣悟與魏博軍戰未及進馳使召

憲宗嘉

其誠欵授以南燕

憲宗授悟義成軍節度使治

穆宗

待以腹心委之上黨

穆宗即位移鎮澤潞

招致死士固護一方

逮於末年已虧臣節

長慶初悟縱軍衆執監軍劉承日盆縱恣欲效河朔三鎮朝廷

失意不逞之徒多投潞州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求援往往論事辭旨不遜

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

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魏豹姑務於

絕河漢王敗還至滎陽魏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畔漢王命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吾不忍復見也井蛙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

隗囂使馬援觀公孫述已而辭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大受亡命妄作妖言

中訶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戎帥屢奏陰謀顧苕卵

之可矜豈泉魚之是察暨乎沉痾曾靡哀鳴猶駐將

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

禹脩方兵貢曰
文饒所草諸勅
皆深略瑋文洞
見萬里直是相
業所係非徒以
詞命見推

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

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

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連

姻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

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

日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內初漢以卜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

會呂嘉反式上書請行上下詔曰往年西河歲惡况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

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德宗興元元年王武俊李抱真同破

朱戰勢方酣再反魯陽之日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揮

之日反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成公元年季孫行父會晉卻克等及

齊侯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

道建十二郡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

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必能稟鄧侯之指蹤蕭何

封鄧侯功臣皆言蕭何未有汗馬之勞上曰諸君知獵乎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

示功成葛亮之心伐諸葛亮南征參軍馬謖曰夫州

人也戰為上兵各汝二帥朕尤注懷元達守本官克北面

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克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

曩者烈祖在藩烈祖指明皇也先天啓聖符瑞昭晰景龍二年明皇

臣乾學曰始吉
南謀討兩河畔
將而德裕獨平
澤潞餘孽皆以
三世遺種一朝
殲滅厥功茂矣
文特凜烈有風
霜之色

兼潞州別駕前後
符瑞凡十九事

績事煥於泗亭

泗水亭班固有高
祖碑并十八侯銘

鑾輅巡游金石烈於代邸

開元十一年正月車駕自
東都北巡至潞州給復五

年以故第為飛龍宮張說有潞州祥瑞頌十九首又

有述聖頌云將表潛龍之館勒啓聖之圖代邸漢文

帝為代邸王實為可封之俗久為仁壽之鄉艱難以來

時之邸也

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

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

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

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

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

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
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卻至
有言。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
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
召之。奔走向闕。唯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歿延
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
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
亦並甄酬。仍委夷行。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劉沔。河中節度使劉沔茂元。河中節度使王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

使王茂元各利通兵同入耳言其言通軍並不得
焚燒廬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
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
抗疏於外髦雋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
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
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
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賜回鶻書意

會昌中回鶻爲黠戛斯所破其
可汗溫介特勒南徙侵逼天德

欲借振武城居其部落
武宗不許故作書諭之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隣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

歸親戚。朕每弘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旣雄。部伍甚衆。今逗畱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刼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

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
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况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
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
一令皆告於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
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
意

賜回鶻可汗書

回鶻既殘破其王子盭沒斯
內附詔封爲懷化郡王授天
德節度使烏介可汗怒欲中國
縛而送之帝不許賜書諭之

溫言撫慰而開諭
曉晰深得布告諸
蕃之體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
就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
姓所蓄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
塞土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
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束縛盟沒斯送歸者盟沒斯
比自投邊將屢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
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
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
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爲

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儻狗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况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歟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並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

侯

漢書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邀累烏厲溫敦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

侯

烏厲溫敦

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

爲義陽侯

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旣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

詞意醇詳妙有操縱

及大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

安寧卽却令如舊

奉宣撰太和公主書

公主憲宗女也穆宗時下嫁回鶻可汗至武宗

會昌中回鶻國亂其部衆奉主至漢南侵掠雲朔諸郡故作書遺之

勅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

念於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

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亡音耗想

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

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墻

蜀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
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
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鑑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
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
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

軒轅之臺

大荒西經云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嚮今射畏軒轅之臺郭璞注敬難黃帝之神

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
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託以私讐恣爲侵
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

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
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
以姑爲辭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
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使其知分更不徇
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纈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
豈可回鶻壽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賜石雄詔意

會昌三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

死其從子稹以郭誼爲謀主遂自立求節鉞不得發兵反德裕勸武宗討之先是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因薦石州刺史石雄將七千人以往草詔獎戒之

詞鋒精整足以壯
鼓旗而新壁壘後
幅戒以持重允為
樽俎名言

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

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

孔融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得飛將於無

雙

李廣稱飛將軍蕭何曰如韓信者國士無雙

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

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

辦嚴治裝也雄將七千人刻期至潞州故曰無辦嚴盤

丈八之矛

劉曜圍陳安於隴城安刀矛俱發盪決無前卒戰死隴上為之歌曰七尺大刀奮如

端丈八蛇矛左右盤

果能盪寇眷言勳績沃注予懷近聞從諫

時

從諫劉悟之子稹之叔也

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

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

左傳晉侯圍虢卜偃

曰童謠云鶉之賁賁天策焯焯

龍驤建旂必協渡江

火中成軍號公其奔果滅虢

火中成軍號公其奔果滅號

龍驤建旗必協渡江

之謠

晉書孫皓時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背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武帝因加王濬龍驤

將軍率樓船伐吳遂定秣

陵皓出降阿童濬小字

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

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

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劔閣

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

鍾會字士季鄧艾字士載司馬昭使鍾鄧伐蜀會屯

兵劔閣艾從陰平道裏瓊而下直抵綿竹蜀不能守遂降

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

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旣自

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夫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

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

妙才夏侯淵字

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

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後果為蜀將黃忠所斬張遼單身

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三國志魏武遣遼圍昌豨于東海數

月糧盡。議引軍還。遼知豨計猶豫。乃挑豨與語。說降之。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太祖責遼曰。此非大

將法也。今卿為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

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

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遣。

賜王宰詔意。宰智興子。邠寧慶節度使。方討劉稹。徙忠武。詔以兵出魏博。超

磁州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撰詔切責。

詞不過嚴而意甚英決

以幸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撰詔切責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

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

命旋又焚焚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

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會昌

三年十二月丁巳王宰引兵攻天井關薛下臨高平

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

危壁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偽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

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宣十五年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

敵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建武元年九月朱鮪面縛詣

河陽光武解其縛召見之

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

臣英曰激厲將
士在感以大義
不事文飾

恩不戢羣克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梟夷况自去

年以來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漢天文志房爲天府

曰天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

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

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

卿之愛弟王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愛而子之是時晏實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

不進或爲此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鵠原詩脊令在原兄

故詔及之弟急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

難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下

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

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下

之軍

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

李靖翦陰

山之寇

討吐谷渾

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

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携劉

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

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又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略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

過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

頸也

今賊在網羅只守

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

軍事機宜規畫詳
審非獨運籌之妙
亦見馭將之權

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况卿已
得天井尋扼咽喉遊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
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
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
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榆社兵

馬

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

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

餘里賊已却得石會

會昌三年十二月甲戌河東奏克石會關

其間細路

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
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

臣士奇曰文饒
神警機速料事
明決是時劉稹
方質宰子詔中
坦然信之但責
其抑私伸義其
知人善任使濶
畧不拘小嫌實
高人一等矣

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遇延遲寇苟務過時雖若更廣
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
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
之處卽須畱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
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
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
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免戰鬪闕人今爲卿
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
者克替其亡歿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
役使者亦任擇人克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

回鶻有功於唐故
不用嚴辭誚讓而
多勸諭之言以大
字小之義也

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使各聞知故
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

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

始突厥滅於天寶時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也其地

盡入回紇故云九姓回紇

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

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

唐既

滅突厥回紇南攻薛延陀破之奄有其地貞觀二十

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使人貢太宗為幸靈武受

其降款因以回紇等部為瀚海等六府列於內地爰

卑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督刺史

單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督刺史列於內地爰

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

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斡斯所攻

黠戛斯一名紇斡斯又作

紇斡斯語音相近

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

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

國家得以施拯拯之恩成招携之禮昔呼韓單于亦

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欵塞之後

又來朝京師

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已而求入朝以客禮待之令單

于位諸侯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既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

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

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

穆宗時回鶻請昏以太和

公主女之

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

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為可憐之

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

之抆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

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嘆今又深入邊境殘

虐生人以退渾為名

吐谷渾部落也回鶻烏介於塞上求助兵糧田牟請以沙陀退

渾諸部擊之即此

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

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

臣乾學曰文饒
貸粟回鵲原非
傾信其請其後
令石雄邀擊烏
介迎還公主回
鵲遂弱可見廟
謨先有成算矣
悉恒謀之死贊
皇終身恨之此
舉賴武宗專意
委任奇功克建
亦君臣相得之
效云

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

制得只如回鵲為紇斡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

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大涯回宜

泣血枕戈嘗膽思破大雪冤恥告諭幽魂回鵲忿怒

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

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丞民篇回鵲以

紇斡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

務傷煞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大雅

巧言篇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

更輕言。今敝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斡斯所排。遷集烏徙。流離蓬轉。以所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郅支單于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子入侍。未幾破堅昆。留都之。已又怨漢。助呼韓邪求侍子。漢使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迎郅支至康居。其後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貳親數

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

命卽事

左傳襄公十四年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戎子對曰不

侵不叛何惡能爲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今相公以雄才偉

略匡弼可汗旣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

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興二國之禍偁雖釋

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淮南子日至於

衡陽是謂隅中又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桑榆謂晚也此二句本光武勞馮異語

倘自改

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

見示不具沔白

語直而意婉文特
妙於布置

爲宰相與李執方書

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

重順自稱畱後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

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宰相與

執方書正此時也○時帝新卽位重起兵

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

弘敬

敬

何司徒

卽進滔

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

動遵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

進滔開成五年

卒深可悼惜聞以監車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令後

嗣勾當本於忠順固非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

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

臣杜訥曰字斟
句酌而真摯坦
白之意自溢行
間洵辭令之雋
品

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
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
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
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
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
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
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瀝欵披肝乃授畱務王
承宗迷而知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
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
體令速効忠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

理解明
確正論
肅然

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爲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克使至此。伏希鑒悉。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

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覲縷而言

覲縷委曲貌。覲音羅。

西

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趙盾隨會士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女齊叔向羊舌肸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

雪航趙弼曰朋黨之禍國自古已然讀至此文未幅真可痛哭

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蕭育少與朱博陳咸爲友著聞當世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初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云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各樹朋徒由是日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及其盛也謂之鈞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

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

由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

臣熙曰事君以忠黨何由立是

曹爽數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

時牛李互相排擠黨議囂然德裕茲論分別邪

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

正公私可謂窮源探本惜其行

矣已而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

不逮言不能免於清議也

子夏喪子而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夫無罪也曾子怒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也

子罪宰我鑽燧為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為

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

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
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
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
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
之徒攫拿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
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若以爲國則
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
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

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詔書蔽忠陷下陷上
歛歛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
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
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
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
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畱臣此
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
之至謹錄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

廣諮諏以定國是有識之言

荆川唐順之曰
先據經義次引
史策此漢廷章
奏之準也後世
朝報進對之文
所以不可讀者
皆傷於自為意
見遺却經史典
據耳

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爲令公卿奏議講求
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
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
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樂官詳議意見不同
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
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
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
涉浮華如禮官樂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
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僧孺處置維州一事守匹夫之小信忘經國之遠圖誠為失計此文可謂論據詳明矣

論維州事狀

文宗太和五年正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

以聞且欲遣生羌擣西戎腹心羣臣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持不可詔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等與之會昌三年德裕追論此事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指牛僧孺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

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

陳湯見按是為郅支報仇

漢書湯既斬郅支以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

校尉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今反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仇也

感歎

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

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

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

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

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為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

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併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

致堂胡寅曰司馬氏仲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竊謂

其言過矣夫維州之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

德裕為北竊謂

大於西邊更無處於南路以攻吐蕃龍牙經靈夏也無

其言過矣夫維州李唐地也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始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借使吐蕃舉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

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閣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人北路自隴州入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以經略河湟此城為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麋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眾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貴探情偽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

縛送悉怛謀沮
歸附之心僧孺
以小信妨大計
也下維州遣兵
援之洗數十年
之耻追獎悉怛
謀贈以官秩德
裕以大義謀國
事也此二人是
非之辨

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
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
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內屬其蕃
界合水棲雞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提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於吐蕃既失險
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
此有莫大之利為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
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顓視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
前一年猶圍逼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以此言之
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

臥子陳子龍曰
懷私恨而抑國
謀阻皇風而張
虜氣忠臣為國
能無發憤此衛
公所以痛心切
齒於僧孺也

議之人豈思事實大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
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辭臣受降
之初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
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
於竹畚及將卽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
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旣以降彼言吐蕃謂何須
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周固
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

臣鴻緒曰牛僧孺力阻維州之降非真守盟約也。不過欲敗德裕之成事耳。故臣下有水火之禍。家事門戶之禍。亦烈矣。

春秋明譏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此周文楚平王事。而德裕以為楚靈。似誤。

周文

收送鄧叔簡冊致貶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

侍其疆。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宇文泰收

况乎大國

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

負此異族塞忠欵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

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

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欵

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誠向化。解辯歸義。而

未加昆邪之爵。

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封濕陰侯。不賞庶其之

功。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翻以忠愛

功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番以忠愛
徒爲仇讐。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
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
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
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
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詔贈
悉怛謀右衛將軍

丹戾六箴

并序寶曆元年德裕爲
浙西觀察使時所獻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詩小雅
隰桑篇此古之賢人
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

六事所陳周詳萬
摯名言粲然

耕道尹起華曰
綱目獻文不書
此其書予德裕
之格君也故金
鑑錄書丹宸箴
書非是皆略之

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

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

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

昔張敞之守遠郡張敞為山陽太守會霍光薨宣帝始親政敞上封事梅福之

在遐徼福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况

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

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宵衣箴

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

聖寸陰為貴帝王世紀曰堯命禹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

寸七代三王克論衡光武時公車以反

臣廷敬曰辭繁者易美約者難工六事而括之以數十言可謂微而達矣德裕不以形迹踈遠替其惓惓盡臣之思也

聖寸陰為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

寸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王克論衡光武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

日廢農桑遠詣闕而復拘以禁無俾姜后獨去簪珥

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例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姜彤管記言克念前志正服箴

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

色能正不冠武帝見黯楊阜慨然亦譏縹紉魏太祖遣曹洪

禦馬超洪置酒大會令女娼著羅縠之衣蹋鼓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

裸女人形體遂奮衣辭出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

難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駮駟鑾輅徐驅焉用千

里漢文帝却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晉武帝時太醫

司馬程據上雉頭裘

帝命於殿前燒之

筒布則毀

武德六年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

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賢並

獻筒中布帝以勞民不受

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

天道斯為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

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沈酒舉白浮鍾

驚漢成帝名帝嘗與張放等宴

飲禁中皆引滿

舉白談笑大噓

魏叡侈汰凌霄作宮

叡魏明帝名帝好土工大營宮

室起凌

雲臺

忠雖不忤不善亦從以規為瑱

國語是以規為瑱也言塞

耳不

聽諫

是謂塞聰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

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奸

得情燕蓋既折

燕王旦蓋公主皆以謀反見誅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

乃畱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

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立服莫辨觸瑟始仆

漢武帝幸林光宮旦未起莽何羅衣立服袖白刃走趨臥內以急遽觸寶瑟而仆金日磾抱持縛之栢

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殮漢武帝微行夜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欲

攻之主人嫗觀上狀貌而斯可戒懼帝覽箴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

異之乃殺雞為食以獻上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

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

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

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

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坐隅用比韋絃

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

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

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朕懷

立功立節兩言已
括臣道而又以名
節為本洵為卓爾
之見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
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
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
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
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
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
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
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

西涯李東陽曰
才全德備大賢
以上乃可幾之
此文較量前世
功名之士不無
出入於名節之
閑蓋欲使用人
者知所容耳非
為矜功自肆之
人藉口也末數
句當時必有所
指

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

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

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

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

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

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

族受禍麟德元年高宗與儀謀廢武后后遽詣上官

儀教我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與王伏勝故郭代

太子忠謀大逆儀與子庭芝皆死籍沒其家郭代
公郭元振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

內難

蕭至忠
岑義

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

開元元年七月

立宗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等執至忠義於朝堂斬之

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

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

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多引事實略發辨
議而意已明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

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

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

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

正學方孝孺曰
欲道行而辭婉
纔是本乎誠心
勿欺乃犯若老
泉欲使龍比學
蘇張之舌則全
以權譎用事失
之遠矣

非驪如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

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

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

辭訐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

復文侯之愛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舍人趙倉唐請以文侯之所嗜晨鳧北大獻之文侯

大悅乃復太子擊而出少子摯於中山畱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

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漢成帝欲立趙

婕妤爲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後漢

桓帝寵中常侍單超等白馬令李雲上書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

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

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污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

王衛尉之言。

漢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

乃曰：我不過爲桀紂

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

王方慶世封石泉，故稱王石泉。

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

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

切於唐季一時之
事實千古之鑑
也

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

石顯所以得蠹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崇、盧懷慎、蘇頌、宋璟，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按唐文三變，至韓柳而極盛固矣。然其間亦不乏能自奮拔者。如唐初陳子昂、高識、馮元覽、成義、裴績，為疎宕可云傑出。

如唐初陳子昂、高識、馮元覽、成義、裴績，為疎宕可云傑出。

侍臣亦何害於理哉。然其間亦不乏能自奮拔者。如唐初陳子昂高識遐覽。賦襍績爲疎宕。可云傑出。其後德宗時陸贄論成敗決事機。綿婉入情。爲千古奏議所未有。雖復多用駢偶。與大浮夸無實者相去遠矣。李翱皇甫湜。今漢陽詹得。力於韓。各有成就。李德裕氣象雄毅。見事明審。會昌一品集。鐘鎧球鼎。震曜耳目。非于喁細響所可及也。杜牧原本先秦國策。太史公書發揮才情。豪宕感激。故於贊皇樊川。采取稍多。李商隱工於書札。一時絕調。今錄其非儷體者一篇。唐之文章如數家者。可以觀矣。姚炫取唐文編爲百卷。名曰文粹。其言曰。擷英掇華。正以古雅侈言蔓詞。率皆不取。黃吉父以爲纂次未公。品題未當。以粹自命。實多可疵之體。今考諸家之文。選者尚非其至。特爲論定如此。



古文淵鑒卷第三十九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目錄

唐

杜牧

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燕將傳

鄭亞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孫樵

復佛寺奏

書何易于

書褒城驛

孫氏西齋錄

李商隱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羅隱

羅隱
上招討宋將軍書

陸龜蒙

復友生論文書

皮日休

請孟子爲學科書

請韓文公配饗書

沈顏

象刑解

夏均聖

武陽

韓文公題贊書

韓孟子爲學牀書

吳日朴西齋錄

李斯文主編文書

劉維榮陽公致劉煥文

王世貞宋洪軍書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

唐

杜牧

字牧之京兆人太和中進士舉賢良方正歷官監察御史進中書舍人

罪言

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

綜天下之情形權
累朝之得失如聚
米畫沙不變尺寸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
病兵。兵祖於山東。循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
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
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
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循浮羨淫
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
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
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
與其必破弱。雖已破。與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

聞脩王志堅曰
朱全忠有事究
鄆必先結羅弘
信得魏而天下
更無能與梁抗
者唐莊宗用兵
累年不能大勝
得魏而取汴如
寄當時大勢在
魏可知已牧之
此論已預見得

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
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
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備役諸侯。至秦萃
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
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
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在今河南中
渡城。卽曹操袁紹相持官渡口。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
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
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

關公徐平遠曰
牧之歷審成敗
見其如此非浪
語者

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
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
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
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
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
五十萬不能過鄴白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
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
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
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迴轉瀕洪顛倒橫斜未嘗

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頽委四夷日昌戰天下不日一

以裏招表以表揚裏混濁迴轉上聲顛倒橫斜未嘗

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
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
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
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
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
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
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
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
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

臣乾學曰上策
莫如自治千古

理平之要不獨
為長慶君臣發
也其華勢放縱
蘇氏父子近之
而牧之氣較道
上力追短長

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
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
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
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
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
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
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
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
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

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
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
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
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
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
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
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
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
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埤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
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

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吳元誅齊李

道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昨日

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

長慶初誅趙王廷奏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

魏也。田布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

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

魏强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

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毆

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便於戰。

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國自戰者便於戰
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
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
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
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屍以戰
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
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郝士美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
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
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府兵與藩鎮相為
輕重而唐之興廢
即因之溯源窮委
論斷獨精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
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
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
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
十六衛畜養武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
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裡為寇
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
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敦消削單車一符
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

德頌林駟曰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白樂天羽林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

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

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

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凡有四百七十四府

三時耕稼襪襪耒耒打穀具一時治武騎劒兵

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帥亦不可使

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

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

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帥亦無能爲

赴難國家遂以倚重以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與禁軍專歸宦者其禍至是也

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言其疾也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天寶以來七帝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

瓊山丘濬曰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其野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而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以衰而至於亡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

龍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山落鈴鍵哉

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

韓黥七國及祿山居僕固懷恩是也

內則篡

莽卓曹馬已下是也

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

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

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人囂

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

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

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敦

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

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

去聲

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

而於兵尤當加
慎重焉

臣鴻緒曰唐初
府兵之設最為
得策一變而為
驍騎再變而為
召募遂成藩鎮
之患宜樊川激
切言之

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

一夫不幸而壽則憂擊也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

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齊人猶言平民也鄉黨風俗淫窳

衰薄麻惡也音輿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灾沴被及牛

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

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

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

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

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

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四支五敗字字精
確而文亦磊何自
喜

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戰論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

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

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

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

戰耕。名城堅壘。峒薛相貫。

峒薛山高大貌。峒音額。薛音薛。

高山大

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

疊山謝枋得曰
唐自府兵既弛
藩鎮跋扈要君
者皆是羈縻奉
命者十二三耳
此論若當時振
起行之未必不
可反危為安不
徒文字嚴卓可
垂也

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旣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緣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

也。赫乎直。果敢於市。居。而。不。也。非。關。公。是。也。

臣英曰論河北
之勢甚重驕兵
蠹餉當時強弱
之形畧見矣

屯嚇呼臚噪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
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
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
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
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
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
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剝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
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

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眎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

而來刺拜而去。迴賜乃錦綉色甚安。一歲未夏。旌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

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撫之。至如鏜然將陣。殷

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偃月魚麗皆陣名。

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恠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

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

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

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

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

未幾而燕趙甚亂。是時王庭奏反於成德。朱克融反於平盧。史憲誠逼殺田布於魏博。

由是再失河朔。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

不暇。

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於博野。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復焉能

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刼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束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

然風規峻邁文采燭

使叛臣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符以爲後世

疊山謝枋得曰
指畫楊龍本根
皆必至之理文
字嚴緊無矜張
之氣

臣士奇曰論者
往往以晁錯削
諸侯庾亮召蘇
峻為生事之戒
不知見可知難
亦有其時唐以
天下全力養成
河北諸鎮之弊
也因循姑息之
病也

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
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
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
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
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
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
以法故於是乎濶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
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
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酋皇子嬪之

起錄受之觀聘不來凡枝扶之逆息虜後皇子嬪之

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
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
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
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
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囂振動不寧之意欲相
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武宗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
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
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
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

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古肢字，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未戒之哉。

燕將傳

談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

陽軍，畱**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使吐突

筆力陡健極似戰國策中文字

王承恩

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
自德宗討田悅不
克王師不復跨河
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
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
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
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自相臣
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
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
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

陽軍置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
王承
宗也
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
自德宗討田悅不
克王師不復跨河
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
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
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
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自相臣
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
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
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

臣熙曰純以國
策叙事為傳錄
中變體筆力峭
勁詞句詰屈更
欲自成一派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
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
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
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
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
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苦趙則河北義士
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
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俾障遺魏一城魏
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

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

西得以爲臣

長安在魏西

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

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
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
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
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
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
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
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
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

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孕怨。

自朱滔以來

燕趙交惡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

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

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心卒染私趙

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

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

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

州屬深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

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和棣州管厭次河陽信蔣平昌

將陵蒲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

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

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建中德宗年號朱泚搏天

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

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

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

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

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

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

甲。駕趙爲騎。鼎力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

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

生萬物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柩未收

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苙持九尺之

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鶚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

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

地數千重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萬鈐劔其

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首竿於都市

謂李師道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

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

張獵未嘗戴星俳倡顓翫之臣諧臣也顓音魂去聲顏澁不展

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

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
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
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
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
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
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
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
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鄭亞

字子佐滎陽人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

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又以書判拔

本以讚德祐之制
作而益見國家功
德之崇隆品裁弘
廓筆墨皆靈

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會昌初監
察御史累遷中丞給事中觀察使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

序

綸紉之興

紉與綵同

載籍之始

唐虞之盛

二典存焉

夏殷

之隆厥有訓誥

自後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

之文一王之法也

虞夏之際

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

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於成湯太甲

則有仲虺伊尹爲

之訓誥高宗得傳說

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

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

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

唐丞相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唐

丞相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唐

丞相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敬所玉宗沐曰
近日應酬全書
不觀無昧平生
重贊一臨嘉言
即付其稿者繼
能陳發議論自
成佳篇不知與
其人其書何所
取也此序尚有
古人序體可振
頽俗

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

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

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

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微寢長下至魏晉亦

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

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

焉燕許燕公張說許公蘇頌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常袞楊綰繼美

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

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宰相李吉甫翺德裕之父

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德裕之父下

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李錡定蜀平劉闢實惟

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吳少料

齊李師道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

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德裕

長慶中事惠皇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

彰於傳聞穆宗顧德裕厚凡號昭肅皇帝武宗至道昭肅孝皇

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

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罷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

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

臣廷敬曰逐事
揚厲瑰偉商皇
鯨鏗春麗雅與
制集相稱德裕
在武宗朝有經
綸潤色之功得
此文而益彰

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

之痛。公述沙麓

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六百四十五年，生聖女，後生王政君，為漢元后。

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

黃帝母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漢武帝母王

皇后夢

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

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

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

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

子脩然有求立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

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

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

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憑凌怙衆強

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

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資宸斷萬里

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膻

解離遁其名王回鶻烏介可汗復我貴主太和公主至京改封安定大長公主

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瘡

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盧龍軍掃除妖

孽臧獲仇讐仲武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九

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密賂其下盡得陰謀故云臧獲仇讐奉揚威神乃底康

臣乾學曰衛公
將相勲蹟炳烺
史乘所謂以政
事為文章不僅
才人之華也故
叙作文處皆追
本功業而架格
體憲丘明於儷
句中別開生面

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

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

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成諸侯

不朽之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幽州紀聖功

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從諫之因關河之險恃甲

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

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

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父
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雄渠受戮祇以拒君七國既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敗膠東

王雄渠兄明皇先是兼潞州別駕開元十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雄渠受麥秋以拒君
敗膠東

王雄渠
伏誅
况明皇舊宮
明皇先是兼潞州別駕開元十一年以故第為飛龍宮後又改

啓聖
天井
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

宮
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

又曰
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

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

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
帝命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嚴

立刑賞以勸戒之
令鎮魏魏侯鎮侯何弘敬魏帥王元逵鎮帥也

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泚水之上游獲茲渠魁

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
叛將楊弁也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

唐丞相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千戌橫水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
 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戌卒千五百人
 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
 行監軍者累牒趣之弁因衆怒作亂李石奔汾州弁
 乃通劉稹勢張甚王宰請招納之德裕竊上相之旌
 不從上於是命李石歸太原遂平楊弁

旗上相李石也

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

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謂李石是玄

祖勤商之邑玄祖謂契也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

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讐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哀公

二十五年五月衛褚帥比公孫彌長昌頓射親之俗

昌頓從其父單于寺再免定官小雅小

年公文要等作亂衛侯輒出奔宋長昌頓射親之俗

昌頓從其父單于詩稱築室于道小雅小旻篇書謂疑謀

勿成大禹謨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

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

之圍碁尚劫謝安兄子幼度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圍碁了無喜色曹參之飲酒

方酣參爲相日飲醇酒不事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

磨周鉞武王左水淬鄭刀考工記萬里來哀紹之頭

顱臣按三國志注袁熙與袁尚謀欲擊公孫康得然則此語乃熙尚非紹也鄭亞似誤二豕葬蚩尤之

肩髀皇覽肩髀豕在山陽郡鉅野縣傳言歡聲雖震

黃帝戮蚩尤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

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敕宗

英可汗會昌五年黠戛斯可汗獻琛輸賁越自絕域

通於本朝文畢伯士之稍呼韓鹿蠡之師鹿蠡漢書作谷蠡單

于之弟谷蠡王音鹿蠡音離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耳

泉甘泉宮竝垂於冊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鵲之

命五慰堅昆之書四黠戛斯之先貞觀時授堅昆都督德裕書云堅者不朽之名昆

者有後之稱命其便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

固將偃仰邳石之符黃石公傲睨鬼籍之錄鬼谷子書

之者可以法尊貴得之者可以窮邪

固將偃仰困石之符兵符。一。傲晚鬼籍之錄子書。聞

之者可以祛聾聵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
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
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
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
章達於旒袞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
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漢元帝嘉王褒所爲洞簫頌令後宮貴人
皆誦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武帝讀司馬相如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
同時哉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

虜與北伐之詩。擊回四年誅狡童。討劉詠東征之歌。

而又伐摩尼之風。會昌時外教如回壞浮圖之俗。僧尼

皆勒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

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於

上帝為唐神宗。神宗見書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

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

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公玉帶有考

肆覲之禮於梁生。梁松明習故事與叩封禪之書於

犬子。司馬相如小名犬子相如未死時為盡皇王之

盛事。亟臣子之朱力。而軒龍將戎。黃帝鑄鼎荆山下。

大子一卷書言封禪事後命所忠往取盡皇王之

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

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既成乃上仙

禹書就掩

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謂之禹穴

然猶進先嘗之藥

曲禮君有

疾飲藥臣

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

武王有疾周公祝告

先嘗之

先王請以身代藏

追漢宣易名之美

會昌元年諸臣請以憲宗為不

其書金滕之匱

祧之廟如漢宣帝尊武帝為

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

世宗故事其表畱中不出

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

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詔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

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

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

公書至自洛以典詰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

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

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濫

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焉

按文粹文苑英華並載此篇為鄭亞作及考李商隱

集有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代桂府榮陽公作

亦見英華與此語多相同榮陽公即亞是時亞為桂

管觀察使辟商隱判官當

是商隱屬稿而亞刊定也

孫樵

字可之大中間舉進士官職方郎中

復佛寺奏

宣宗敕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僧尼皆復其舊樵乃上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

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合

就國計民生立論
與昌黎原道永對

本論義相發明

晦菴朱熹曰世之佞佛者其人品有四高明者街浮誕愚者溺罪福久困憂患者以果報為實自悼愆尤者以懺悔為真若宣宗之立浮屠非有所左右也直以反會昌之政而已

賤臣樵土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緇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

耕道尹起莘曰
大中之政務反
會昌三月即位
豈無當急者而
五月首度僧尼
宣宗之始政可
知矣孫樵之奏
曷可少哉

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
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况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
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
六軍之事。三日畱於陳畱。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卽能
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
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
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
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
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

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卽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卽其鹽鐵不可除而權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

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卽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異日爲陛下言之。况去無用之髡也。臣樵昧死以言。中書門下

奏言崇奉釋氏。恐財力不逮。因之生事。優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樽節從之。

唐書易于傳全採
此文蓋不惟工於
叙事而褒貶亦至
公可信也

書何易于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
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
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自腰笏引
舟上下。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
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克役。刺史與
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
入。會鹽鐵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
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

伯厚王應麟曰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何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思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令其治視

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涪州蜀化嘉易干台書

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令其治視

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縣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
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
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
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
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
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
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
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
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

前幅似主而實賓
後幅似賓而實主
此文家變化錯綜
之法

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
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
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書褒城驛

褒城今屬漢中府漢中唐為梁州因德宗南幸陞興元府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
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

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

嚴震字遐聞鹽

亭人建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德宗幸奉天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震奉迎至梁州帝改梁州為興元府即川震為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忠穆
以褒城控二節度治

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詔以去以來設之帝制曰是

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

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忠穆。

臣士奇曰曰記
驛而發明郡縣
遷代不宜促數
之故可謂深達
物情有關於治體

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
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
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
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
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
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
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
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
則曰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醺。當饑飽鮮。囊帛匱。

文頗聱牙而是非
不詭

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
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
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
叻。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絜切峭
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
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
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

臣英曰論斷唐
事詞義嚴峻文
亦峭潔有風霜
凌厲之色

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

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

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

子建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

成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起王氏已廢

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豕不可謂順予懼後世

疑於禘裸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立

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

裸可謂正予懼後世率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今悉

繫於中宗示女子裴名炎

可謂正子懼後世幸以稱臨也以天后年號及行事

繫於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者何。裴名炎武宗廟

諱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

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張守珪以

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

安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

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亂稱天下殺者何

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

罪暴天下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

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

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

怠去瑞示戒志滿。說文滿水滿貌志尚德必書賤尸

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滙大義操實寘例以
示懲勸嗚呼宰相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
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
者不能抃忠骨於枯墳鬱諂魂於泉下磨毫黷札叢
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邪樵旣序其略授其友高
錫傳云

李商隱

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登進士

第由弘農尉歷爲王茂元鄭亞等辟舉
後補太學博士
檢校工部郎中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王茂元濮陽人德宗時
上書自薦擢賜校書郎

為濮陽公檄劉稹文
上書自薦擢賜校書郎

仕至澤潞節度使封濮陽郡侯改陳許時
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大將郭誼等匿不
發喪擁其姪稹權領軍務宰相李德裕請
命稹護喪歸潞以聽朝旨稹竟叛茂元與
從諫有舊
移檄

淹通朗盡文之以
姿法勝者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
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
若輕一去不返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
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
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欵至於再三者誠
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為藩后稹父從諫
以節度使

臣廷敬曰探其
隱謀而隨事折
之然後導其歸
順之機懼以覆
亡之禍事理顯
明利害詳晰其
於稹也可謂忠
告矣雖朱浮之
示彭寵魏武之
喻孫吳何以加
諸

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
立兼太子太師與茂元同時為藩鎮
則親隣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貝纔畢襴衣莫陳
乃睽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穀
之忠將覆樂書之族先穀樂書皆晉大夫先穀以晉師敗於邲因召狄人欲為變晉
殺之滅其族不應以忠見稱疑先軫或卻穀之譌樂
書即樂武子晉人德之至孫盈以曲沃叛其族遂滅
此言劉稹不守其祖劉此僕隸之所共惋兒女之所
悟之訓而將覆其宗也
同悲况某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
忍欲賣之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
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

常晉亂邦不從逆命羽身帶國金家受封稹祖悟從

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

常陷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諫之父嘗

為淄青節度使李師古牙門將師古死又事其弟師

道師道陰通淮蔡憲宗討之悟將兵拒魏反戈誅師

道以降擢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居韓之西為國之屏弃代之際人

情帖然十五年移鎮澤潞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師

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從諫先以金吾衛大將軍克

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

舊服敬宗授從諫昭義節度使文納職貢賦十五餘

年於我唐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

忱纔加壯室之年奄有壞梁之嘆主上深固義烈是

唐為濮陽公檄劉稹文

唐

唐

唐

唐

唐

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黨爲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後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偕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

薪言泰

賈誼云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

巢幕曰安

季札謂孫

林父曰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

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齟舌矧

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

氏傳子

趙氏謂鎮冀也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代

魏氏襲侯

魏氏謂魏博也節度

使田緒卒次以安巡希恩顧望某立耳夫事未嘗

臣乾學曰義山

臣乾學曰義山學力割於彭陽公以繁縟稱然觀其體勢豪宕固氣盛而言浮此篇尤矯矯

使田緒卒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趨

異勢別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舉其華而尋其

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

父子承宗為士真嫡長子季安母微賤公主命為已子寵冠諸兄於其人也職則

副戎承宗先以御史大夫為副大使季安數歲即以左衛胄曹參軍為副使賞罰得以

相叅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

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叅恩威未

嘗相抗稽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

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為繼代象

臣士奇曰披抉
情事幽隱畢出
層折反覆不傷
於冗詞嚴義正
益見其厚義山
駢體傑出三唐
而疎暢磊落如
斯文者尤不易
得也

賢之美

從諫嗣悟事
與趙魏同

施之於足下則為自立擅命之

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

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

吳王濞曰
寡人之錢

天下往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為牆藩託以為

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

則羝羊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

然後主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鬪德薄則賢

者不為謀故吳淝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

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

哉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諸人曰衛

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

哉吳季札適衛說遠環史狗史鮪公子荆諸人曰衛

多君子未有患也先是衛獻公為孫文子所攻奔

齊十有二年而復故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

曰孰救渡河之哉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齊魯連結者幾姓旅

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

逃刑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

分閭者不能為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

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戚齊謂淄青劉悟在

古妻以從妹李洧者節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

度李正已之從父兄也蔡謂淮西楊元卿為節度吳少誠之從事少誠死

親又事少陽為御史裏行蘇肇則少陽之節度判官

也。竝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至。我武

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正巳子李納叛。洧不爲賊守。朝廷加洧沂密海觀察使檢

校戶部尚書劉元卿爲吳元濟齎奏送欵輸忠以入。

悟反正事見前入都盡以情輸朝廷。

事覺元濟殺元卿妻子。以蘇肇常保護元卿。非不顧

并殺之。元卿仕至河陽節度加太子太保。

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

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以足

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

固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帝王世紀炎帝時夙沙氏叛炎帝退而修

德夙沙之民自攻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彭寵之僕執寵

以獻光武封又計足下當寺太行九斤之僉平內致

其君而歸炎帝。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僕執寵

以獻光武封。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

州之饒兵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

哉此心自弃何速昔李抱真相國抱真澤潞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於魏郊

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

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

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盧從史為澤潞節度副大

使丁父喪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將乘討伐之時

復領澤潞冀謂承宗為鎮冀節度也從史又陰與承宗通計未就而人神

欲肆兇邪之性從史又陰與承宗通計未就而人神

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

驅轡北闕弃尸南荒

憲宗陰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執從史

送京師貶

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胷少者扼腕謂朝廷

驩州賜死

不卽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

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帥去就非因傳

聞鳩杖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

之險固不爲悖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

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隳家聲

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

對案忘食惟枕不寢爲足下昔爲足下危而不

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

對案忘殮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

所以然也况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

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經於遠近頗有是非雖

朝廷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之說橫

議者屢興悖惡之歎

李德裕素惡從諫之姦回不欲用其子代將

人之多

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又足下背季父引

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

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

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邪

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

以下謂禎或慮釋兵之後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更加罪譴則可保其不然

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竝親爲賊

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効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尚

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李祐蔡州牙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亦爲牙

將師討蔡祐爲李愬所獲釋而用之與謀擒元濟仕爲夏州刺史綏宥節度使蔡城旣破重質爲賊守圍

城愬以書招之重質遂降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授鹽州刺史劔南節度使

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誠

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

於不則且足下於後至故事具字可以月會

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
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
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旄以歸洛師乘象笏而朝魏
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隣道所資使作他
人之福倘尚淹歸欵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
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
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手者
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鵬之都督感義
則日月能駐拘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
灌魏趨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

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
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殍。抗百道
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
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
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

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

公孫瓚作高樓千計。拒袁紹。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瓚

遣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

喪。貝躋陵飛走之

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

期既絕。

易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

期既絕。日得注。震來則危。喪其資貨。亡其所處。雖復

超越陵險。必困於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

司馬懿既執王

凌。凌自知不免。試索棺釘。

自焚。卷下。平。上。三。示。事。公。

窮匱下過七日。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既執王
凌凌自知不免。試索棺釘。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
以探懿意。懿與之遂自殺。

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之哂笑。

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

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賓寮。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

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勿

汚潞人之俗。封帛增欵。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

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

元頓首。

并稹不能用。詔削奪稹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

羅隱

字昭諫。新登人。累舉不第。錢鏐辟為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歷遷諫議大夫。給事。賜金。

氣甚清疏頓挫處
自然入古

紫

上招討宋將軍書

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作亂

二年以平盧節度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受任久之賊勢轉盛隱謂威養寇上書

朝廷以簡陵

懿宗陵號

九年彭虺肆螫

懿宗咸通九年徐泗戍卒自桂州擅

還推判官龐勛為主攻陷宿州還聚彭城轉掠淮泗踰年而平

而東南一臂為之枯

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漕之筋力殆矣

僖宗乾符

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

自爾天

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

諸葛爽為龐勛小校勛勢

蹙率百餘人自歸

秩安文佑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

以不幸皆工南水重凌火公里幾下

累遷汝州防禦使。穆宗文佑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

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汭淮饑。汭滑以東嶼故無

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

龐勛

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

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

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煇剝我梁宋。

乾符三年。仙芝陷汝州。陽

武攻鄭州。又寇淮南諸州。

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

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

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

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

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

臣乾學曰唐季
分崩諸將驕蹇
擁兵養寇無敢
誰何而昭諫布
衣移書數鎮將
之罪詞直義嚴
北人心目

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
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時鄭畋
上言仙
芝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
宋威衰老殊無進取之意
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
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
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
籍其有且二賊齧壽春陷潁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
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
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

然毒不解設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昔長山

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
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
芝之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李靖大帝時。鄭仁泰。薛
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
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
也。而橫擁士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
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
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
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
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穿貫源流博綜理
趣殆從窮經味道
中來故絕無揣摩
影響之語

陸龜蒙

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以高士名
不至及拜左拾遺詔方下卒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
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
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
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
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
籥也萬舞之總名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
丐貨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

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幘則銘之。簡
散澹誕無所避諱。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我
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
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
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
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
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
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
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

臣英曰班固漢書以六經為六藝此謂六籍內兼經史左氏傳亦稱左史豈始於班馬哉

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杜預始作經傳集解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會戰也經而不緯可哉

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

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

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按莊子天運篇六經

先王之陳迹則經之

名已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

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

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

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

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

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

皮日休

字襲美隱鹿門山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

斥莊老而尊孟子
此等議論在唐人
中不可多見

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

昌歎菖蒲菹也

與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蒲蒹也

呂覽文王嗜昌歜
孔子聞而服之

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

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

昌黎衛道之功得此書推尊益覺昭揭宇宙而不朽

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

臣杜訥曰表彰
昌黎宜崇配饗
誠為公論文亦
磅礴有氣勢

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
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
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
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
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
隋王通字仲淹龍門人教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
授河汾門人私謚文中子
元其傳者醺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從橫
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
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

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
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
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
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

家以二十賢者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
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杜子

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慎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

代用其書垂於國胄竝配

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

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

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

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夫精命有司定其祀饗

清拔之氣矯然自異

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繇夫是也

沈顏

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天復初進士官翰林有詞藻後仕楊行密

象刑解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頽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

水心葉適曰刑
雖自古有叔向
謂議事以制不
為刑辟者堯舜
禹湯特缺此一
門雖有刑而無
辟故也故曰象
以典刑流宥五
刑鞭作官刑扑
作教刑金作贖
刑青災肆赦怙
終賊刑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哉
懸刑以示民而
不曰某罪入其
刑惟繫聖人為
然蓋純用父兄
師友之道薰染
而入而民亦自

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
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髻禮記曰男子免而婦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
人髻也禮記曰男子免而婦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
髮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
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
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法
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
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
民之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恥之

不足以為去也可者蓋皆色則罪畢有上則心或心

師友之道薰染
而入而民亦自
然樂從其麗於
刑者少矣

民之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恥之
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
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
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
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
非徒上古淳樸人易爲化亦由聖智深邈深得其理
故也

姑也

一夫冠則老者慕而整者瞻民不知冠之貴也

非其比古制對人必為外亦由聖時窮思將其聖

師也人之長多者皆以為佩也皆以為佩也愚姑曰

異其則色長罪終長不縣師畢則不獨豈非曰以為

師則其為其非矣姑不且以為去也與我樂其本取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一目錄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一目錄

五代

後唐莊宗

冊封吳越國文

李繼岌

王伐蜀檄

李嚴

聘蜀笏記

周世宗

賜南唐主李景書

又賜南唐主李景書

伐江南詔

王朴

平邊策

南唐主李昇

舉用儒吏詔

諭廷臣勿言用兵勅

南唐主李景

南唐主李景
災異詔

吳答畱守周宗乞罷鎮詔

張義方

上南唐烈祖疏

江文蔚

幸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

歐陽廣

論邊鎬必敗書

潘佑

五代南唐主勸南漢劉鋹書

馮涓

諫蜀主屢興兵旅疏

幸寅遜

戰馬受日蹙岑文

諫擊毬疏

田淳

南唐主勸劉鋹

言朝政得失疏

吳越王錢鏐

宗公勸鋹

杭州羅城記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一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五代

朱溫篡唐為後梁李存勗滅梁為後唐石敬瑭叛後唐為晉劉知遠自立為後漢郭威自

立為周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共五十七年是為五代

後唐莊宗

諱存勗晉王李克用之子為唐復仇滅朱氏遂即帝位

冊封吳越國文

同光三年命吏部侍郎李德林等賜錢鏐金印玉冊仍賜

紅袍御服一副及衣冠劍馬等

典瞻有則猶足懾
強藩之氣

臣熙曰典冊語
自須矜貴佳在
整瞻處俱見風
華

王者惠濟黎元輯寧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
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啟周公之士宇裂漢
祖之膏腴者錄彼茂勲寘之異數登進賢哲焜燿事
功也惟爾錢鏐朝海靈源承天峻嶽以英風彰德望
以勇氣贊忠貞徃因義舉之徒盛推輶畧遂著襲封
之績高步藩維挺魚鯢鳥鳳之姿宋玉對楚王問非獨鳥有鳳而魚有
鯢也士擁岸虎水龍之衆晉書孫皓時童謠云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居
方面任將五十年鏐自二十四歲為偏將破宣導休
聲攘除克醜鏐破王郢次敗黃巢次斬劉漢宏次討
薛朗次擒徐約次却孫儒次滅董昌

崔堅奮銳部卒東引目之某左傳鄭伯大討使諸大

聲攘除亮醜薛朗次擒徐約次却孫儒次滅董昌

摧堅奮銳鄙許東固圉之謀

左傳鄭伯大誥使歸大夫百里奉許叔居東偏

曰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阜俗頒條廣冀北安居之頌環塹

浙江之要雲滋星紀之墟閱禮敦詩位崇元帥前茅

後勁名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在三之節信立靡移

於風雨義行曷倦於津塗效珍則罔顧險難薦幣則

常歸宰府

前一年錢鏐遣錢詢貢唐方物又進萬壽節禮甚厚是年獻孔雀二又遣王浩貢重

午簾扇龍鳳紗蚊厨

振英謨而端右弼鍾懿號而異列藩可謂

職貢不乏梯航時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尊

獎爰示徽章今遣某官

李德林聶璵也

持節備禮胙土苴茅

冊爾為吳越國王於戲地畫數圻賦過千乘墨守闔

閭之境軌圍勾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榮戟

謂傳傳權傳璚傳球等俱加食邑土疆漸海方輸豈限於魚鹽貴盛富

強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慎厥終始

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協予一人汝嘉

時冊禮既備左右猶具竹冊銅印樞密院承旨段佃受鏐厚賂遂用玉冊非禮也

李繼岌唐莊宗李存勗之子封魏王

伐蜀檄後唐同光三年莊宗命繼岌克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克東北面行

營招討帥李紹琛毛璋等伐蜀因傳此檄出師凡七十日蜀主衍出降

體本新藻而氣殊
盜開舍過論力王皆示子
傳周為畝
是八能

體本新藻而氣殊
朗俊

此檄出師凡七十七日蜀主衍出降

蓋聞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爲福聖人垂

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

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僖宗時黃巢入長安

田令孜劫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皆內稟忠貞外

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文傳揚

馬之風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迎大駕以涉岷峨合諸軍而定

關輔忠義貫乎日月勲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

傳達不幸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逐此匪人匪人謂陳敬瑄田令

孜等據斯重地蜀主先父謂衍之父出身陳許據衆巴

穀山于慎行曰自古創業之君惡衣菲食身先儉朴亡國之主窮奢極麗靡費萬端此興亡之所以判也陳隋之季無俟論矣前蜀王衍以一州之地僭僞窟穴後唐李煜以一隅之安喙息江海可謂鷓鴣之一枝籠鳥之四隅矣而其服食居處游宴聲色備極纖華曲盡侈麗有一統

庸

建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節度楊守亮漸不能制建遂有圖蜀之意

接王室之頻

遷

光化四年韓全誨劫昭宗如鳳翔天復四年朱全忠劫遷於洛陽

保邊隅而自大

建

既逐韋昭度據西川

蓋屬昭宗皇帝方茲播越正

復

殺顧彥暉并東川

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露綰紅旗碧幢之蓋兼鳳

池雞樹之榮

建為節度使同平章事後進加司徒封蜀王紅旗碧幢節度使之儀衛也鳳池

雞樹指中書省謂平章也

狂兇逢山漸展橫行之志鳴梟出穴曾

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

集羣兇

天復四年建與李茂貞結為婚姻

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

節及坤維斬絕却為僭偽之謀

天復七年朱溫篡唐建遂僭號烈士

之主耳目所未

聞之無齊需夫見之襄等自玄王爵益督幾天謂圖

之主耳目所未
觀者如王衍結
繪為山及宮殿
樓閣宴飲繪山
決旬不下或為
風雨所收則更
以新者易之藝
諸香晝夜不絕
久而厭之更藝
皂莢以亂其氣
斗大一州作如
許破落安得不
亡

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泊茲狂裔益奮殘妖

謂圖主衍

也。闡豎擅權助賢結舌

闡豎唐文展宋光嗣等也

不稼不穡奢侈

者何啻千門

謂徐延瓊韓昭王承休王宗弼顧在珣等

內淫外荒塗炭者

已餘萬室

衍以韓昭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晏蜀中山川無不巡歷時又至秦州

而更

納其短見侮我大朝

初唐遣李嚴以馬市珍玩錦繡蜀悉以粗惡者與之謂之入草

物唐主怒曰衍豈免為入草人乎時宋光葆上言後

唐有憑陵我國家之意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以待

乃以光葆克武德軍節度

輒橫拒轍之臂

譬若螳螂奮臂以拒

轍擬舉投羅之翼

譬鳥已投羅而思舉翼

我皇帝仰膺玄譏再

造皇圖

謂莊宗滅梁興唐也

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

正惟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恤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蠱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震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巡不早。迴翔終同覆滅。故令曉示。貴在保全。檄至諸軍皆降於唐。

李嚴

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唐莊宗爲客省使。使於蜀。歸言王衍可取之狀。唐遂發兵滅蜀。

聘蜀笏記

嚴至蜀。爲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因作朝見笏記。

宣暢威靈使臣之義應爾詞亦雅稱

水窓劉友益曰書客省使李嚴如蜀者一以著宦人之禍一以著若夫李嚴能言蜀主之失而不則亦可謂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己者矣

聘蜀笏記德之盛因作朝見笏記

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天復元年官者

韓全誨以郿西宿衛兵劫天子奔於鳳翔一旦逼遷於東洛天祐元年朱

於洛誅殘南北焚蕪宮闈雖列藩悉是其臣無一

處不從其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

業倏爾墮張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

迴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

虎兇十年對壘萬陳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

死士纔過汾水縛王彥章於馬前彥章敗保中都夏

章傷重魯奇舉稍刺之彥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李嗣源至曹州

被擒朱友貞自殺

劍霜未匣。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梁亡

凝以兵降唐。因伶人納賂於劉。趙巖知一人應運。引后莊宗寵之。賜姓名曰李紹欽。

頸待誅。友貞死於樓上。巖走投溫韜。韜斬其首以獻。段凝奏族誅之。遂使賊將寒

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唐兵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

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

貢表。岐王李茂貞上表稱。兩浙稱臣。吳越錢鏐遣使臣。遣其子從。曜來朝。貢獻求玉冊。

淮南陳附拜之儀。吳主楊溥使司農卿盧頻來賀。回紇備朝天之禮。

同光二年。封回紇王。甫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臬覓

仁美。為英義可汗。方議除剪。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

帝作中興。羣天悉成。寺遣宋長之。上。天。聖。一。

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適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則叨承立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地跼。

周世宗

本姓柴氏。名榮。邢州龍岡人。周太祖聖穆皇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長太祖家。

遂以爲子。太祖無嗣。遂卽位。帝英武雄傑。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在位六年崩。

賜南唐主李景書

顯德五年。世宗復伐江南。至揚州。江南主大懼。遣鍾

謨盡獻江北十有四州地。世宗乃許班師而賜之以書。

簡貴得體尺幅中
備四時之氣

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

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服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答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又賜南唐主李景書

唐元宗旣獻江北地。受盟於周。自以在位日久。

耻於降屈。屢遣鍾謨等奉表貢方物。請傳位於弘冀。俾爲大國附庸。周世宗答以爾望。

義指溫厚不為逆億

書力止之
元宗乃已

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覩來章備形縟旨叙此
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
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詞雖古者省咎責
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
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
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
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

嚴毅明正自能使
聞者懍然

伐江南詔

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

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克逆金全之據安陸

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附於唐唐遣其將李承裕迎之與晉將馬全節等戰於安陸南守貞之

叛河中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唐大起師

徒來為應援追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馮

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

連并壘實我世讐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為周校書郎世宗即位超遷至樞密使凡外事征伐攻取

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

王木宗卽位超遷至樞密使凡外事征伐攻取

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
遺文皆朴一人之力而已及卒世宗臨其喪

以玉鉞叩地大慟

者數四贈侍中

平邊策

世宗初卽位朴遷比部郎中因獻平
邊之策世宗奇之遷左諫議大夫克

端明
學士

中一段議論乃吳
之所以救楚隋之
所以取陳也籌畫
既善文亦復佳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

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

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

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

溥於後唐天成二年僭號改元蜀孟
知祥於清泰元年僭號改元稱後蜀
幽并乘其間而

同是與天意同
則無不成之功
近於知道矣五
季之世而有若
入耶

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
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
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
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
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
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
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
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
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起。席卷而蜀平。吳蜀平。

臣廷敬曰史言周世宗銳意為治令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王朴所獻獨得當時要領

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南唐主李昇

字正倫。徐州人。楊行密養為子。後以與徐溫乃姓徐氏。名知誥。即位。

後乃復姓李氏。廟號烈祖。

舉用儒吏詔

時四方競起。武人用事。烈祖昇元六年冬十月下詔。命有司舉

用儒者。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
弗成。不以殺戮威武不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
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
巨儒。察民之故者。岷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
而進以拊嫗。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
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
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
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
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

而措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

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

諭廷臣勿言用兵。勅烈祖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凡有言宜出兵。恢拓

舊土者。恒歎息曰。兵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時

馮延巳等勸取閩楚。吳越三國。因諭之云。

常觀劉德興乘累捷之威。羣醜歛衽之際。不得據有

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劉裕滅姚泓。得關中。留子義真守之。歸謀晉禪。

竟為赫連勃勃所併。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玄感鼓行入關。李密

勸楊玄感入關為上策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

此篇頗得保境息民之道。辭亦警動。

穀山于慎行曰

也。斤。余放業。起。工。佳。之。眾。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

穀山于慎行曰
唐末以來中國
擾擾君如置奕
民如浮苴江北
諸州生民之禍
極矣而吳越南
唐皆以寬仁之
政牧休息之民
保境息兵輯隣
講好武昌江陵
亦各有土宇不
尋兵革以是江
南諸州生養蕃
衆無異承平及
有宋膺符人皆
不戰而定所以
數百年來大江
以南戶口宗室

關爲上策

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

也近徐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
心直趣河洛而反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
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錢氏父子動以奉中國
爲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
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
亂旣平之後彌煩經防惟諸馬在湖湘間馬殷卒子希聲立希
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希萼互相爭立而亡恣爲不法兵若南指易如
拾芥孟軻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
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

倍於江北豈惟
天時地利亦人
事之不同也

閔惻之思正無煩
多語

共爲節儉惟是不腆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
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爲守是我之存三
國乃外以爲蔽障者也數年國內殷足兵旅訓練積
日而不試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
故朕將起而爲天下倡云

南唐主李景

字伯玉烈祖李昇
之長子廟號元宗

災異詔

保大八年
春正月

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

孛彗星也木冰五行傳
謂之木介春秋雨木冰感

召靡爽比災異頻仍豈人君不德以致之耶抑亦天

心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喻朕意。閩王審知之後。越吳越錢鏐保大二查文徽固請伐之。是年敗於蓋竹。三年又敗于汀州。四年入福州。據其門。以諸將爭功不能克。五年吳越兵救福州。大敗陳覺。魏岑。馮延魯等。時王建封忿覺等專恣。燒營而遁。七年畱從効據南州。以叛。兵連閩越。謂此也。武夫悍將。即文徽。陳覺等。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余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帛。

答畱守周宗乞罷鎮詔

崧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

底於成績乃遽爾請罷豈朕不能優禮勛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光武賜竇融書曰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强飯扶力爰副朕意

張義方始名元達南唐烈祖李昇受吳禪用為侍御史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

方名以易之後病瘖卒

上南唐烈祖疏義方甫就御史職即上疏言事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

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謙切可宣示朝野加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

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

仇爽不羣僭國中
之錚錚者

集忠成義封明黨茂恩明者導以斗單至於人主子

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徭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

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
遊畋聲色。悅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
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
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
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
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
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
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
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

幸赦之。

江文蔚

字君章，建安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坐

判官保大初，遷御史中丞，以彈馮延巳、魏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

時馮延巳當國，與弟

威福及用師，福州敗績，死者萬計，詔斬覺

及延魯，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之。

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

元宗。果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

魯以宋齊丘救解，復得不死。延巳雖暫罷

旋復柄用。方宣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

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

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為之紙貴。

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

軒軒標舉，略無嫌

靡之習

永叔歐陽脩曰
唐主好文學故
韓熙載馮延巳
延魯江文蔚潘
佑徐鉉之徒皆
至美官文雅於
諸國為盛

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

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

此四人皆宋齊丘之黨共

為朋比以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

亡南唐者用羣小

謂與李徵古查文徽結為死黨也

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

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

元宗在藩邸有過失時夢錫為給事中輒

盡言規正無所撓及即位欲用為翰林學士齊丘棄

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夢錫為池州判官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

二年正月八日勅公卿庶僚不得進見

時勅齊王景遂總庶政惟

馮延巳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賈崇叩閣切諫涕下嗚咽始

得感悟遽寢是令

履霜堅冰言者恂恂再降御札方釋羣疑

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勅曰罔思職分傍

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

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尚遭排斥

續可求之子烈

祖以女妻之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時齊丘專國公卿皆附之惟續持正不屈卒為黨人所排出為池州

刺史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

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陞

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

授張緯赤令

赤縣之令

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

臣乾學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非已甚也亦謂邪正不兩立耳偏據之朝乃有此論非庸中矯矯耶

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與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延馮已素惡盧文進文進亦不少下文進死延已誣以陰事收其諸子於獄欲籍其家營田判官高越文進女夫也上書訟冤指延已過詞氣甚厲時延已方用羣事元宗怒其言切以越屬吏貶爲蘄州司士參軍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走饋運者死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隣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彛持之於外構成罪

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
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
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
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
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
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
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
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
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

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

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

州屠害使者

查文徽固請伐王延政遂敗績於蓋

福

州違拒朝命

保大三年閩李仁達以福州來附賜名弘義四年陳覺論弘義入朝不從

百

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面應

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

弘義既不入朝覺恥無功擅興汀建撫信州兵以岑

爲應援使與延魯王崇文四面攻之彼此爭功而岑

尤躁悻輒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爲福人所殲弘義又

乞師於吳越兵至延魯與戰大敗諸軍皆潰委軍實

戎器數十萬國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

帑爲之虛耗焉

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

皆斬作功改者等盜以軍戎改今各非已出已見

皆斬昨勅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
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
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
比諸隣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
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
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
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平和東有伺隙之鄰
北有霸強之國東謂吳越北謂後漢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
宜軫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

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

歐陽廣

吉州吉水人仕於南唐為縣令

論邊鎬必敗書

保大中廣薄遊湖湘時邊鎬下湖南將遂取桂州而鎬御

下無法又不為備廣策其必敗因詣闕上書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不肯乃授本縣令

質言無華論事諧暢

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才。偶逢聖代。

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

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

惠下也。

鎬得湖南會南漢潘崇徹攻郴州鎬禦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故奉節

軍校也歸附於鎬鎬薄其廩給糧料使王紹顏又刻

惠下也績遂失 **朗州** 未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故奉節

軍校也歸附於鎬鎬薄其廩給糧料使王紹顏又刻
削之朗與諸卒恟恟思亂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
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
不發傳漏者覺之亟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為將旦斬
關出奔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素懷叛朗陵近在
志得朗大喜鎬不為備言襲之鎬遁走朗陵近在
肘掖曾不為虞朗陵即劉言也乃圖**桂林**以取奔走
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
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才賢是禮不
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
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
士

事大之誠交隣之道此書兩得之

潘佑

幽州人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南唐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嗣位為內史舍人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後主發怒乃自殺

代南唐主勸南漢劉鋹書

宋開寶三年南漢主劉鋹遣兵侵道

州宋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鋹肆為暴虐數

出盜邊請師南伐宋乃詔江南國主李煜

以書諭鋹稱臣歸湖南舊地因命潘

佑為書遣給事中龔慎儀特以遺鋹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濶休戚實同敢奉

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

隙

宋乾德二年鋹遣師侵宋潭州為潘美所敗鋹以邵廷琄為招討使帥舟師以拒宋初為足

下危之今者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

臣英曰明於順
逆之理達於時
勢之言故能爽
切不浮足以聳
聽

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出矣
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
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
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
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
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
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
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
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爭危事天方相楚尚未

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劔閣而蜀亡矣。蜀

於乾德

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

建隆三年太祖

三年

筠自

焚死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

兵之策謂五嶺之險。

五嶺天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

非可遽前堅

壁清野絕其饒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

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

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

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

其饒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

教曰至足下國都矣人青劍劍中皆為收國忠

其餽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

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
義敢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
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
役卽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
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子之情
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
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書銀得
慎儀驛書答江南國主詞多不屈宋主乃命潘美伐
之銀出降○全文載宋史幾二千餘言此從陸游南
唐書中錄出
較爲簡淨

此亦是節要語然
意已周至

馮涓

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大中進士。王建表爲節度判官。歷官前蜀御史大夫。

諫蜀主屢興兵旅疏

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爲先。豐財爲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今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鬪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

幸寅遜

夔州雲安監人。唐上柱國。幸希立之後。善屬文。後主孟昶時。爲茂州錄事參軍。

後加史館修撰。與修前蜀書。寅遜常夢掌中。

幸寅遜

善屬文後主孟昶時為茂州錄事參軍

後加史館修撰與修前蜀書寅遜常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作學士未幾果遷翰林學

士後隨後主降宋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行而卒

諫擊毬疏

後主初嗣位酷好擊毬馳騁雖盛暑不已左右多不敢諫寅遜乃上

疏云

臣聞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

故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

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於俎豆豈可以非禮養

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祖

皇帝

孟知祥也

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爲國。傳之陛下。

陛下宜親賢俊。去壬佞。視前代書傳。寃歷世興廢。選端良之士。置於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

戲。擊鞠妨怠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

臣。猶投樗蒲於江。

晉書侃參佐或以戲廢事者侃取其蒲博棋局之具悉投於江况

萬乘之主乎。

前蜀

王氏覆車不遠矣。

前蜀王衍臣又以荒淫亡臣又

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爲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踴躍。以爲再覩。有**唐**貞觀之

功謝一罪未嘗不折示踴躍以為平都有唐貞觀之
風也。今復聞陛下採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於釋悶，
亦可一兩月時為之。臣慮積習生常，不惟勞倦聖體，
復且妨於庶務。諸司申覆，因之淹滯。其次奔蹄失馭，
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社稷何？後主得疏，雖不能盡從，亦
優容不之罪也。

田淳

成都人仕蜀為龍游令。屢於後主孟昶前

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貞不可當大任。為

朝貴切齒官卒不顯。
言朝政得失疏

淳好談治亂大畧。廣政中後主與周世宗交惡，叠興師旅。

淳因

上疏

蜀文類不卑弱豈
揚馬之餘風使然
耶

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爲政不
平重纂組奪女工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
誠納諫之心微自滿假馭朽之年漸乖始卒載舟覆
舟不可不懼而况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
何以濟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動搖莫測
其故家構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
舉動興師須明利害况關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
一鳴前鋒稍却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
計無貽後患今之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

臣士奇曰僻處
庸蜀原無可為
能勸其主固守
封境相時內附
斯為謀國之良
矣詞意亦甚簡
潔

爲防邊乎。爲赴敵乎。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
徵發則須先決便宜。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旣怨。
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
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朝之帑藏。比柴氏之困廩。
至於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長此大。差等不同。須用
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鬪。恐未十全。况我天府之
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使柴師由於野
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儻入隘途。如無手足。願陛下
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

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始從董昌爲

吳越之地

徒役二十餘萬築羅城自秦望

浦七十里自爲之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

其小華夏之制其癸一焉攷學之說立桓公五年

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桓公五年齊

之小穀莊公三十二年城小穀左傳為管仲也猶以多事不時而城况

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黃巢入長安也天下兵革而江

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

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

崇建雉堞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者長三丈高一丈也堞者城上女垣也夾以南

北轟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

固吾圉圉邊陲也左傳聊以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

優詔獎飾以為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

臣杜訥曰重關設險具見未雨綢繆文復磊落光昌有揮塵而談顧盱自雄之致

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於宛陵勁弩之次泛舟

之助我有力焉大順二年孫儒自淮南入姑蘇將乘勝以圖越鏐出舟師禦之儒遂燒掠

蘇常進逼宣州因圍楊行密行密遣使求救鏐出糗

糧甲兵以助之敗之於宣城斬儒首傳送京師泛舟

秦餽晉粟自雍及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

絳人謂泛舟之役

計東眄巨浸輳閩粵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

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竊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

適足以自慚由是復與十三都十三都者石鏡清平於潛鹽官新登唐山

富春龍泉八都外又有紫溪保經緯羅郭上上下下

城龍通三泉三鎮是爲十三都

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於冬十有一月某日

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於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媿云。

丁思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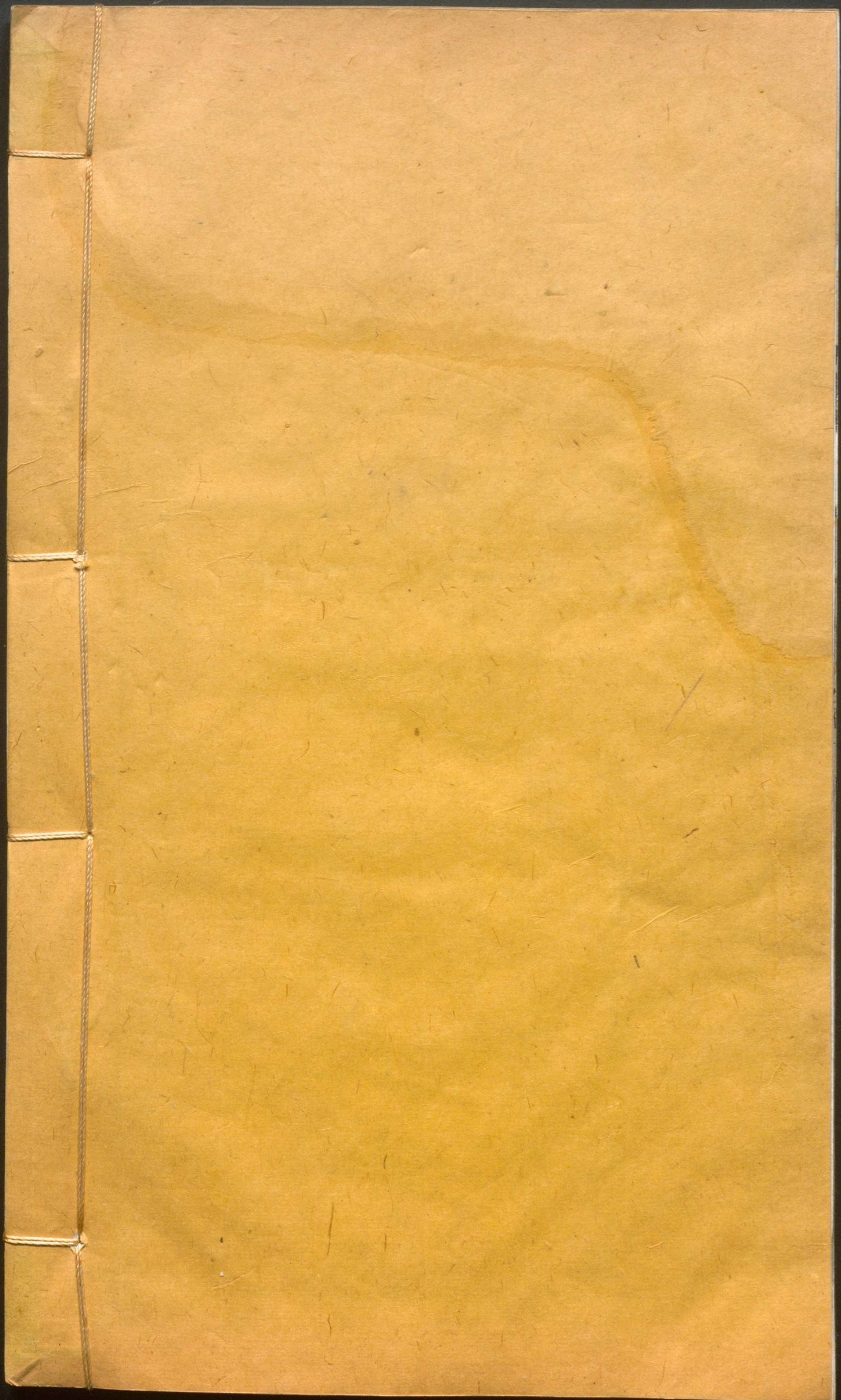
楚牙將

諫楚王馬希範書

希範馬殷第四子。性奢侈。作會春園嘉晏堂。其費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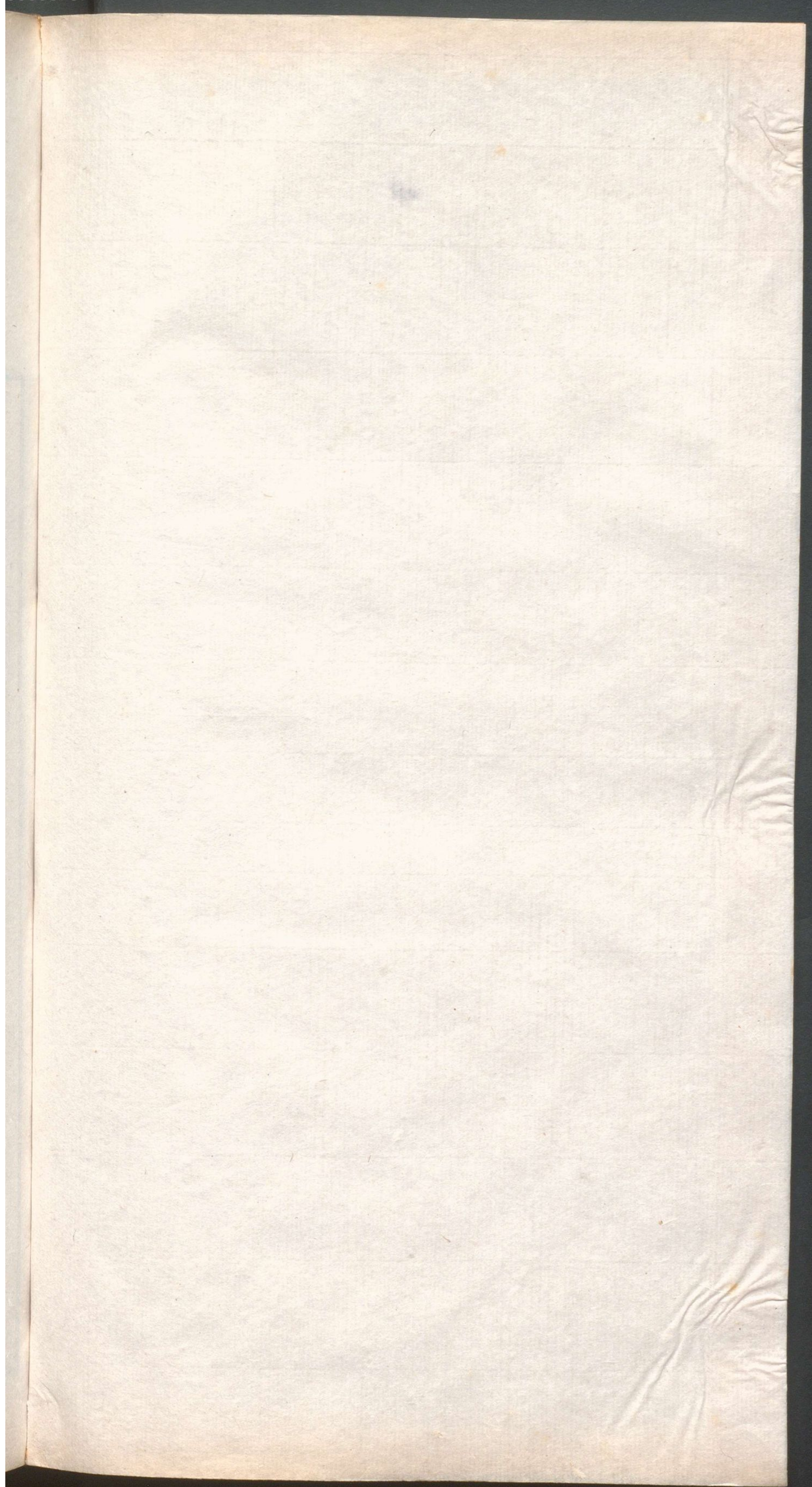
萬加賦國中。思覲廷諫。希範謝之。思覲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
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朝廷無
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趣京
師倡義於天下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
爲兒女之樂乎



4° L. sin. D 305 (15

Wb15711



宋

太祖

新羅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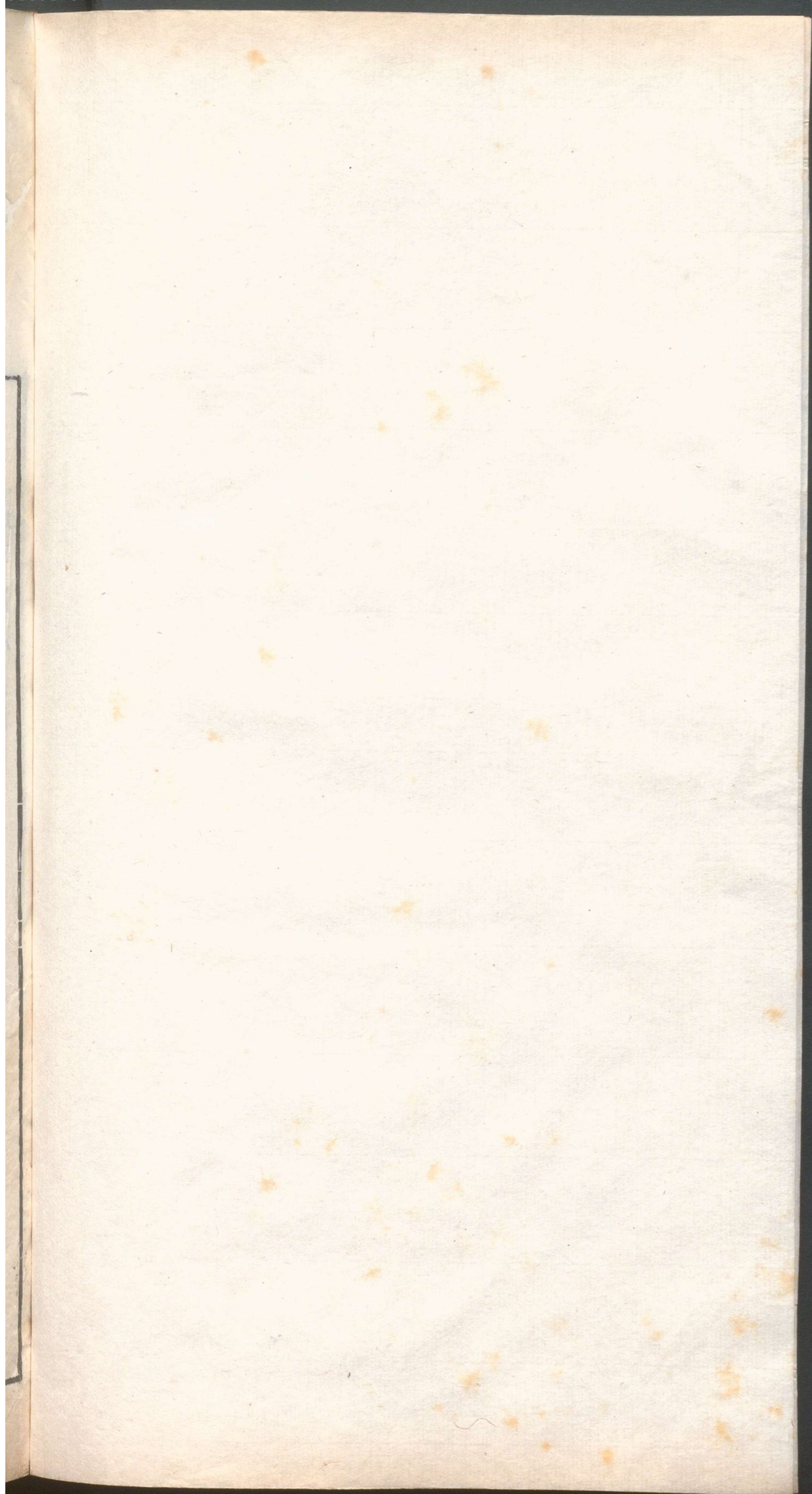
新羅王

新羅王

新羅王

新羅王

新羅王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二目錄

宋

太祖

諭輔臣詔

平刑詔

下孟昶詔

禁獻美餘詔

禁鑄銅詔

治河詔

江南平下詔

太宗

非課最不書勞績詔

限日決獄詔

禁喪葬舉樂詔

戒許王元僖等詔

止尊號詔

答樊知古詔

選寺監官詔

平權衡詔

議立贖法詔

賜上官正手札

申理冤滯諭

答李至詔

真宗

順時行火詔

切責陳堯咨詔

仁宗

要洲鑒古集四十二
戒貢士進學詔

恤刑詔

禁按赦前事詔

立制科舉詔

給致仕官奉詔

改定樂制詔

戒百官詔

頒樂名大安詔

戒飭轉運使詔

戒百官詔

賑濟災傷路詔

儆百工敦行實詔

高
頒久任格詔

英宗

飭百官詔

飭舉人制

神宗

賜韓琦詔

諭邊臣詔

求直言詔

求言詔

諭文彥博手詔

資治通鑑序

高宗

罷上壽詔

察吏詔

幸學手詔

禁加耗詔

孝宗

斷獄詔

獎諭魏王愷詔

興水利詔

賜魏王愷詔

禁兩稅折錢詔

罷官鬻鹽詔

光宗

諭守令詔

寧宗

賑荒詔

理宗

從祀五臣詔

罪已詔

孝宗

禁吹排端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二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伯益之後五代喪德九土分裂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受周禪乘火而帝興於商丘爲火墟因建有天下之號曰宋自太祖歷南渡至度宗共三百十七年

太祖

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宣祖弘殷仲子母昭憲太后杜氏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恭帝

初將兵禦契丹至陳

橋驛而還受恭帝禪

諭輔臣詔

建隆三年

承五代僭亂之後
故以慎刑辟肅紀
綱為要

明罰勅法情見乎
言

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
重姑息蕃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
付刑部覆視之

平刑詔
建隆三年

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民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
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
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下孟昶詔

乾德二年十一月命忠武節度使
王全斌等率步騎六萬討蜀十二
月全斌入利州敗其將王昭遠三年正月
蜀主昶降全斌入成都昶遣其弟雅王仁

誼本寬大詞亦溫
謁

贊奉表求
哀帝賜詔

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

武以佳兵

老子佳兵者不祥之器

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

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覲之志潛結并

寇自啟釁端

先是王昭遠勸蜀主遣孫遇趙彥韜等以蠟彈書潛約北漢令其濟河同舉彥

韜以書

爰命偏師往申弔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

上聞

嘗中宵撫然兆民何罪屢馳驛騎嚴戒兵鋒務宜拯

溺之懷盡招携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

疏以祈恩託以慈母

景母李氏景降表言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

之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責。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它慮。

禁獻羨餘詔

乾德四年

英明語正不在多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碩。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真懇之意溢於行

禁鑄銅詔

開寶三年

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

治河詔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皆大水。

發諸州軍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帝下詔。

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

簡要極有體裁

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
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
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
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
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
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
求。卽示甄獎。是月決口盡塞

江南平下詔

開寶九年二月平江南都部署曹彬以李煜至京師授右千牛

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帝降詔

則骨秀神腴雅詞今

臣熙曰只上天
好生一語已見
帝王度量貳而
伐之服而舍之
威德並行仁義
無盡規模遠大
不獨詞藻之工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爲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

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論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至。

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僞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

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建隆元年。宋太祖受周禪。放江

南降將三十四人歸本國。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稟命。

煜父元宗李景遣使朝貢。建隆二年。元宗殂。煜嗣位。

乃遣馮延魯奉表陳襲位。朕方示以寬大。每爲含容。

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

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名節。亦冀來朝。開寶七年

九月。帝遣李穆使。江南名煜入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願干戈之役。蹇

江南名煜入朝。

然弗顧潛蓄異謀

穆至江南煜將從之為陳喬張洎所止遂稱病固辭

勞銳旅

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携何迷復

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

師

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

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

車出蜀

晉諸公贊劉禪乘騾車詣鄧艾不具亡國之禮

青蓋辭吳

吳先有青蓋入洛之

謠孫皓應之

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

命方列公侯爾實為外臣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

其倫特升拱極之班

宋十六衛在京師為環衛取環拱之義此指煜為右千牛衛也

明達治體有裨黜陟之典

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尤違。

太宗

初名匡義。改賜名光義。宣祖第三子。太祖受禪。封晉王。初昭憲太后約太祖傳位晉

王。太祖崩。晉王即位。更名昺。

非課最。不書勞績詔。

太平興國六年。

古者懋建庶官。分治百職。考其幽明之狀。以申黜陟之典。今則無聞焉。故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循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爲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深得古人無留獄之意

事關教化之本故言之不厭其詳

限日決獄詔

太平興國六年

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爲姦逮捕證佐滋蔓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卽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

禁喪葬舉樂詔

太平興國七年

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蓋聞隣里之內喪不相舂曲禮隣有喪舂不相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

可作一篇家訓讀

之際歌吹爲娛靈樞之前令章爲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不用心並當連坐

戒許王元僖等詔

端拱元年正月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爲荆

南湖南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爲威武建寧節度使進封越王益王元傑爲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帝下詔四王皆太宗子也

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武昭皇帝南征

屯於揚泰等州

顯德三年周世宗征南唐宋太祖之父弘殷以右廂都指揮從克揚州又

克泰州弘殷卒後太祖代周追尊爲宣祖武昭皇帝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

賊應弦而踣者甚衆。太祖駐兵六合。

時太祖別克清流關將兵二千

趨六合

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

橋關瀛莫等州。

顯德六年太祖以水陸都部署從世宗北征平關南

亦在行陣。

洎太祖卽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畱守帝京。

建隆元年五月

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太祖親征命太宗以大內都點檢居守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太宗以大內都部署居守鎮撫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

餘授開封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僞。

無不更諳。卽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畋遊。

之樂。內鄙聲色之娛。真實之言。故無虛飾。汝等生於

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恐未曉。畧說其本。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情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不察也。

止尊號詔

端拱二年十二月。先是太平興國六年。羣臣上帝尊號。爲應運統天。

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至是降詔。

誠謙之語出於至

古先哲王托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虛名
矧乃帝皇之稱已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加美號徇臣
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亦
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懼賓賓之
有踰憮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
皇帝呂蒙正等奏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羣臣無不震駭趙普又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皆不許

答樊知古詔

端拱二年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請修城木五百餘萬

牛革三百萬帝降詔○知古初名若水自南唐來歸賜名知古

起勢甚突兀詞義亦深確而不詭於正

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匈奴黃河互為中國之患
朕自即位以來或疆場無事則有修築河隄之役近
者邊烽稍警則黃河安流無害此蓋天意更迭垂戒
常令惕厲然而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深溝高壘亦王
公設險之義也所請過當不亦重困吾民乎帝既下
詔仍命
有司量以
官物給之

選寺監官詔

端拱三年

古雅有則不類浮靡之音

九寺三監國之羽儀九寺太常寺宗正寺光祿寺衛尉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三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

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爲舊章
比聞縉紳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甚無謂焉
朕將振之自我而始

平權衡詔

淳化三年

語本周官彌覺簡
貴

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書舜典

所以建國經而

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
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鈎爲姦
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

議立贖法詔

淳化四年

本欽恤以為心故
言之惜也

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
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
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一陷於理情雖
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弊
與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幾於刑
措其議科條非著於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違令或
過誤可憫別為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
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

賜上官正手札

正時為西川招安使恃平蜀
功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有

辭約而理綜

不為督責之詞而
勸勉肫切仁者之
言藹如也

上章訴其不法者帝
欲保全之手札戒諭

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
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倘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
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為念斯盡
善矣

申理冤滯論

中外臣僚皆畱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
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均至虎

相與東游渡江楚沛多蝗其况能惠養黎庶申理冤
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滯。豈不感名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

答李至詔

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之。

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

真宗

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封韓王。改名元休。封襄王。又改名元侃。進封壽王。立為皇太

事既近古文亦爾
雅可觀

子改名
恒卽位

順時行火詔

大中祥符四年

火田之禁著在禮經

周禮火弊註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

火止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

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

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

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

切責陳堯咨詔

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先是堯咨以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

軍豪侈不法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又

詞雖峻切而意却寬厚

有發其前知長安時不法事落職知鄧州至是其兄樞密使堯叟爲言於帝請復其官帝不許僅令知制誥又聞堯咨自謂遭讒時快快遂下詔切責之

卿知永興日所爲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衆論甚喧不但樂黃目奏也朕念卿母氏耆年堯叟朝夕近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叙成命旣出羣言愈謹卿曾不內省但曰爲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前後事狀盡付有司

廣勵人才深得激
勸之道

仁宗

位

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初封慶國公進封壽春郡王又封昇王立為皇太子即

戒貢士進學詔

天聖初貢禮部數詘者得特奏名或因循不學帝乃下詔

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

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

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

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為之甄采而狃於寬恩遂墮

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自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

倖焉

有益明允之治

詞旨溫厚意在蠲
滌煩苛

恤刑詔

天聖四年

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
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
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
司無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
貼奏率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
所牽制請讞者
多得減死矣

禁按赦前事詔

天聖七年

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協穆而無激訐之俗何其
德之盛也朕竊慕焉嘉與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

化未至。澆薄日滋。比者中外羣臣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或外託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官宜務大體。非事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立制科舉詔

天聖七年先是大中祥符元年言者以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

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登封無闕政也安取此乃罷其科惟吏部設宏詞拔萃平判等科如舊制至是乃下詔

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不設意者
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

樂太師給致仕官奉詔

致仕官舊皆給半奉而未嘗爲顯官者或貧不能自
給豈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其大兩省太卿監正刺
史閣門使已上致仕者自今給奉並如分司官例仍
歲時賜羊酒米麵令所在長吏嘗加存問

改定樂制詔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召太子中
舍致仕胡瑗同阮逸等定鐘磬

制度

下詔

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法。然必平定。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樂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乃命翰林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贊同按試擇曉習月律者增其奉屢加按覈。然念樂

同按試擇曉習月律者增其奉

厚力持翼然念樂

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
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茲意
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
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
按古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
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
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

于是中書門下集兩制
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

定大
樂

戒百官詔

皇祐三年二月時茶法大壞芻粟
之入大約虛估券至京師爲南商

琢句近古以道勁
為工

所抑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
兩弊知定州韓琦等以為言下三司議三
司請入中糧草仍用見錢法帝
可之慮復有言者特下詔申戒

朕惟古之善為國者使變通不倦而公私相足比食
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
之家乘時牟利本末相橫吏緣為姦故詔近臣考決
大議今利害曉白尚慮輕肆之人陳舞空言幸搖其
端夫利百而法乃變令下而議不起然後民聽不眩
而憲度行焉自今有依前事為議者並須究知厥理
審可施行若其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

制作闢乎典禮有
此大雅之篇庶足
以鋪揚鴻業

頒樂名大安詔

皇祐三年七月兩制禮官王堯臣等上言按太常天地宗

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
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
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神考安樂之故
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帝下詔

朕惟古先格王隨代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
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
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
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
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
休未能招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遠求博講而考

臣廷敬曰樂必有名名必有義此詔所以顯揚先烈傳無窮也其文雅則而不靡緝可以軼唐追漢

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
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
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
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
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
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
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
大且安。誠得其正。

戒飭轉運使詔

嘉祐三年

能悉俗吏之弊故
明透乃爾

崇尚寬裕足以敦
礪薄俗

朕惟分治州縣付之守令按督守令付之轉運使提
點刑獄而比年以來吏或貪恣害物毫昏不事事以
弛爲寬以苛爲察賦歛有常或增重之以爲勞刑罰
有經或出入之以爲能而使者莫之舉豈朕所以寄
任之意歟其各思率職毋撓權幸毋縱有罪惠綏吾
民以稱朕意

戒百官詔

嘉祐五年

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
率朕旨或爲危言詭行務以驚衆而取譽罔上而邀

寵論事之官。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典舜命龍之辭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矯激巧僞者。加放絀焉。明揚朕言。以厲多士。

賑濟災傷路詔

嘉祐五年

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羣物欣豫。乃

中誠惻然形諸言表

治體貴乎博大
詔得之

今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憫怛怒焉靡寧其令災傷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稱職者

敕百工敦行實詔

嘉祐五年

臺諫爲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
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
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
時官師相規見夏書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士大
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中書門下
其爲朕申敕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紬焉

留心吏治播為令
辭

頒久任格詔

嘉祐六年

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
今求材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謹而吏多失職
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材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
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
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媮不為用欲終厥
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迹尤
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將政迹實狀以聞中書
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英宗

諱曙漢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初賜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爲皇子封鉅鹿郡公嗣位

飭百官詔

治平二年

朕觀漢宣之治綜核名實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繼統之業盛矣朕蒙先帝遺烈懼德不明未燭厥理乃夙興以思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爲治而屬天下承平日久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儉嗛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無以勸

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烝民篇。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飭舉人制

治平二年

氣體頗似兩漢

朕享國日淺。永惟任大而守重。欲聞讜直之言。以鑒不逮。而未始云獲。夫天人之際。災祥各緣類而至也。朕卽位以來。非有歌鐘狗馬之虞。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罰之過。乃二月甲辰。大風晝冥。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經天。八月庚寅。大雨注京師。

臣乾學曰時京師灾異屢見帝下詔責躬罷宴減膳禱於山川而制策中亦拳拳下問其敬天卹民之意殆庶幾焉

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豈朕不共不忱不決不達之致歟是以顧省厥違夙夜靡寧矧今吏治未醇民風未厚官溢而濫入之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田野雖闢而農不免饑寒關市雖弛禁而商不通有無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宋景一言而勝妖青朕下罪已之詔甚祇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漢宣終世以核名實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飾職之應遠鑒百王興壞之所由近慕四聖功業之所就

四聖謂太祖太宗真宗仁宗

何行而適

世變何修而當天心子大夫其悉心以陳

神宗

位

諱頊英宗長子初名仲鍼英宗即位封安國公進封淮陽郡王頊王立為皇太子即

賜韓琦詔

熙寧二年

仁言雋永

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舊廬日流徙於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振全之母使後時以重民困

諭邊臣詔

元豐三年

後容不迫是盛世語

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爲萬世之安
况河朔地勢坦平畧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
水實爲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
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
在目前而不爲良可惜也

求直言詔

朕以菲德承至尊託於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
躬夙夜兢兢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
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

時有古氣磅礴其間

溫文安雅能以頓挫出之詔令佳品也

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內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體朕茲令之非徒也。

求言詔

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切歎。若以其責爲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

馬政國之所重宜
加意整飭乃爾

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翊制改法。揅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

諭文彥博手詔

方今馬政不修。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盛也。昔唐用張

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於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

爲能吏

唐兵志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恩信行於隴右今

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者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

資治通鑑序

英宗時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

上悅之命續其事自治平開局迨元豐成書凡十九年神宗作序賜名資治通鑑詔

邇英經筵

常令進講

貫源流包括全史

常令進講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

易大畜彖傳

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尚書

說命篇

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

垂鑑戒於後世者也

漢司馬遷紬石室金櫃之言據

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

天下放失舊聞攷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

軒轅至於麟止

漢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司馬遷史記至此而止故曰麟止猶春秋終於

獲麟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

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

臣英曰變紀傳
為編年使十六
代事繁如指掌
陳水真史家之
松會也崇獎揚
乾重以王言從
相輝映著

若稽古英考。畱神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常命龍
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
繙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光之志以
謂周道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
秦**楚****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自
威烈王陪臣執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
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以載明
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
與之際。休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

效良將之方畧循吏之教條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
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
代勒成二百四十九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
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
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
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
無間然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
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
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墜顛危可見前

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又獎諭司馬光詔書云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高宗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蜀國公進封廣平郡王康王金兵初圍京師詔王如金軍議和及金兵至復受詔至金畱相州尋拜河北兵馬大元帥二帝北狩元祐皇后手書告中外俾帝嗣統乃卽位於應天府

罷上壽詔

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上言請以五月二十一日爲天申節下詔

語亦懷惋

朕承祖宗遺澤獲託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顛之道未知攸濟念二聖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暴露夙夜痛悼寢食幾廢况以眇躬之故聞樂飲酒以自爲樂乎非惟深拂朕志實增感於一心所有將來天申節百官上壽常禮可令寢罷

察吏詔

建炎五年

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貧緣軍須掊歛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慢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

建炎五年

整練有餘視比宋
諸詔文又一格調
矣

察吏之侵漁納賄者按劾以聞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貸

幸學手詔

紹興二十七年車駕幸學隨至秘書省右文殿頒手詔

朕聞周建外史掌五帝三皇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
七畧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開建冊府
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
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
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爲空
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

真實辭不假文飾

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

禁加耗詔

紹興三十二年

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賊之徒重為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

孝宗

諱昚太祖七世孫秀王偁之子初名伯琮高宗太子薨未有後詔選太祖之後育帝

於宮中賜名瑗封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尋立為皇子更名瑋封建王立為皇太子更名昀受高宗

禪即位

宋 禁加耗 斷獄 獎魏王詔

有古崛之風

篇短詞腴極有古趣

斷獄詔

乾道三年

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執政，採取旨意，以輕爲重，甚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

獎諭魏王愷詔

乾道七年二月進封慶王。王愷爲魏王判寧國府。愷孝宗第

二子也

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爲膏腴者，圩之爲利也。然水土鬪齧，從昔善壞。卿聿修稼政，

情勢明豁言故鑒

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嘉歎

不興水利詔

乾道九年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乃下詔

朕惟早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無病者
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
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
早備乎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
所灌田二萬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
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
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潴陂澤

監司守令顧非其職與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焉

賜魏王愷詔

淳熙三年愷時判明州

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爲州實治

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溉其東之七

吏惰不虔葑蕪翳利失其舊農人病焉卿臨是邦

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並湖七鄉之田

並與傍同

辭甚雅令

酌盈濟虛言獨歎
悲

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爲澤豈淺哉。刻奏徹聞。不忘嘉歎。

禁兩稅折錢詔

淳熙五年

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臨安府刻石徧賜諸路。

罷官鬻鹽詔

淳熙十五年

真切處可以感人

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
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爲民疾朕
爲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爲利矣然利於
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
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爲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
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

光宗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乾道七年孝宗以恭王英武類已立爲皇太子十六年

傳位在

位五年

諭守令詔

紹熙二年

本末先後四字皆
語甚約而包舉甚
博信為政之紀綱

朕惟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甚
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
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
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歛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
不問追呼相繼敢為催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
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
理而非掊克督促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
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條俾
民安業時予汝嘉

詔意諄復仁心為質

寧宗

諱擴光宗第二子初封英國公平陽郡王
光宗受禪進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
能出太皇太后吳氏詔王卽
皇帝位尊光宗爲太上皇

賑荒詔

慶元元年

朕德菲薄饑饉荐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
諉過於下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
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
耶豈振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饉者未必得
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
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

汝嘉

理宗

諱昀太祖十世孫父希瓚追封榮王寧宗弟沂王薨無嗣以宗室希瞿子均為王後

景獻太子薨寧宗立均為皇子賜名竑以帝

嗣沂王賜名貴誠寧宗疾篤丞相史彌遠與

竑有違言乃稱詔立帝為皇子賜名昀寧宗

崩即位封竑為濟王湖州潘壬等謀立竑不

克竑遇

酖薨

從祀五臣詔

淳祐元年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傳至我朝周惇頤張

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

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

一事而有闢千載者如此等詔文是矣

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

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

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是月丙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鄆伯程顥河南

伯程頤伊陽伯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

祭酒曹威講禮記大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

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

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罪已詔
端平三年四月

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

逮合謀成破蔡之功紹定六年遣江海孟珙從元兵合圍金主於蔡州破之恐

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兵民之死

語自懷到不為飾

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是皆朕明
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
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
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論珠璣與之益日吸其氣亦良

衣以令發短以爲給轉之圖斷卒直來以爲守禦之

不貽獸齒休未平土無以舒天心可無以安民志今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二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三目錄

宋

張齊賢代劉廙

蘇轍論安邊疏

田錫

論邊事疏

上太宗疏

王禹偁

請諸邑嚴守備疏

長洲縣治記

陳靖

勸農疏

魯宗道

田請重親民之官疏

孫奭

再諫祀汾陰疏

再諫祀汾陰疏

古文論天書

卷四十三目錄

尹洙

諫時政疏

蘇舜欽

玉清宮災上疏

宋祁

言災異疏

張方平

條制資廕勅

王論屯田

王珪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戒諭夏國主詔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答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除富弼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寧軍節

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畱守司事仍賜功臣

共制

蔡襄

論增置諫官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包拯

請罷天下科率

論委任大臣

石介

明禁

上潁川蔡侍郎書

吳育

駁唐詢請停賢良茂才二科疏

錢公輔

仁宗配明堂議

鄭獬

應詔上疏

備亂

范仲淹

上時務書

推委臣下論

掛委田不歸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三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太宗朝特賜進士及第累官至左僕射司空謚文定議論

慷慨有大畧歷事兩朝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

論安邊疏

時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

議論能探究源本而文體亦堅重不

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
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
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
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
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嵐州憲州皆樓煩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鴈門郡未
有軍若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
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
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
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

居仁之論其知曰齊賢之論其知曰本矣然徒知遠未可伐而不知遠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不取則河北之地不固則河南北之固則河南北之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耳有可取之機耳禹修方岳貢曰以敵之形料敵下之情正如登高視雖內治之高

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

定謨實遠馭之
奇策
環山丘濬曰齊
賢之言乃反本
之論自治之策

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
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
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
人利天下之心。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
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
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
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
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
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

獲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田錫

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宗朝舉進士。歷官至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錫好言時務。居諫位。章疏五十有二。真宗嘗謂宰相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

論邊事疏

錫時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

思慮深遠老成謀國之言

德乎李思成曰
人君論功行賞
必以輔臣為先
而不及於諫諍
之士蓋以武臣
勤勞百死一生
乃成厥績遂銘
功太常恩章帶
礪此則封功錫
爵之彛典也殊
不知武臣之功
能平已然之禍
亂諫諍之力克
明先見之危亡
破亮誅黨天下
肅清較之武臣
功孰居右宋之
田錫真其儔也

可安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
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
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
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與戎致寇職此之由前
歲邊陲倂擾親迂革輅戎馬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
我機先落其術內煩勞耗斁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
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
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
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

瓊山正清曰
錫川論得安靜
守邊之道

降既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
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
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
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
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
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兩
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
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
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

臣杜訥曰審時
度勢發為碩議
遠猶居然論治
名篇不僅籌邊
善策

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
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
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
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
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
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
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
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
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

通體剴切而無亢
激之氣

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差若毫釐。繆以
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
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使無曠日持久
窮兵極武焉。

書奏太宗嘉之

上太宗疏

錫時以右補闕知睦州會文明殿災拜章極言時政

陛下渴聞至言。切待直諫。引咎自誠。修德彌新。臣謂
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而不在陛下。近日
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所行。時有未當。而無

德恭周禮曰世
號陽城為極諫
然激於昌黎之
論若錫者無所
為而為者也其
賢於城也多矣

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勅
若許之封駁則所下之勅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
事無不精則垂為典彜勅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
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謂責
在近臣而不在聖躬也臣又見陛下有捨近謀遠之
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
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
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國家有舉
事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

臣乾學曰天下
已安已治而不
敢謂事無過舉
諫官之職也乃
久安長治之圖
亦在乎此虞廷
所以有咨儆歟

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一謂湯武可偕。陛下行一事。乃一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於今九年。四方雖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方欲爲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泰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驚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告布於輿人。近臣聞陛下感悟之言。寧不惕厲。諫官閱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傍徨。臣所以謂過。

在近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
然臣兩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幸天啓聖心神
贊皇運。感陛下虛佇待犯顏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逆
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伸鄙見。臣所謂陛下有
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置而尋廢者。農師
禁而不嚴者。車服也。臣所謂陛下有捨近謀遠者。試
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
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縣令錄事參軍自此章奏必
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

從者少既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由規畫未當乞今後凡有所奏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求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

書奏帝嘉納之

王禹偁

字元之 **濟州**人太宗朝擢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尋罷歷

知潞陽

蘄州

請諸邑嚴守備疏

時 **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

脩禦有方在當時
為救弊之要

聞而
奏疏

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爪剖七十餘年
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
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
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
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
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
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

臣乾學曰易萃
之象曰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
當萃聚殿阜之
時而有此訓守
邦之道宜如是
爾

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
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徼使臣殼弩張弓十損四五
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雉
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
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
覬望之心不得不爾設法救法久則弊生救弊之道
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
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
服習三也漢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

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

真宗嘉納之

長洲縣治記

清晰之華

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爲稱首以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於人亦將繫於時矣當時皇室雖微皇經未絕有周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爲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

水心葉適曰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
有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論議之
故也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所
存來賢河南尉廳壁法相院鐘靜勝待月諸篇
可見時以偶儔工巧為尚而我以斷散拙鄙為
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文

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
凶荒水旱得專其賑恤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
無私於心克儉於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
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
令以納吏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
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
兄弟友夫婦和然後修祭祀以事鬼神行賚予以睦
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
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霸圖孔熾大小

脩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翱皇甫
提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張籍
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儻巧
矣彼恠迂鈍樸用功不深總得
其腐敗麗流而已

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

姬。楚實盡之。

城濮之戰。樂貞子語。

又曰。楚縣陳。

事見魯宣公十一年。

蓋縣

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隸

於郡矣。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

有指也。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撫

民。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

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懾之以刑

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

食。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

臣熙曰叙宰邑
之難殊有感慨
鳩歛民瘼平議
政體庶幾循良
之遺

臣廷敬曰以單
父彈琴立義文
有風格意存觀
感不厭其質

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
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
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
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
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
歸於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首之王禹偁次
之其土汗漑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飪魚飯
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蓄好祀非神好淫內
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併者僭而驕貧

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泣涸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平議政體

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

陳靖

字道卿莆田人歷官至左諫議大夫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所諫章奏目

曰勸農奏議錄

勸農疏

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為稼穡農耕政之本苟能勸課田畝康濟黎元則鹽鐵權沽斯為末謹審天下土田除江淮浙右隴蜀河東等處

名論碩畫切實不浮

地里夁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利况古者強幹
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州幅員
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
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逃亡既衆
則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遊
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
至矣又安能致人康俗阜地平天成者望擇大臣一
人有深識遠畧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
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爲副執事於外自京

臣英曰國家承
平自當以墾田
為第一義所謂
根本重計也篇
中臚列公私利
弊如親歷農家
而陳述其疾苦
者

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
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污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
頗得其由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
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
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役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
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貧
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
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鄉官用以輸稅
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

意言歸。姦心旣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則望借以閒曠之地。廣募遊惰之輩。誘之耕鑿。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磽肥。均配行之。無煩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便立於保伍。逮以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卽計戶定徵量。田輸稅以司。

斥言吏弊詳確無倫

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太宗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其弊俗黜民南畝致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未而闕其本靖此奏甚詣理可舉而行之因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方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魯宗道

字貫之亳州譙人真宗朝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峭直敢言上嘗書屋壁曰魯直疾惡少容貴戚畏憚人稱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請重親民之官疏

臣嘗讀近書自唐季接五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亂離塗炭冤號天地金血之氣鑠盡冲和愁苦之聲求

息不暇。天禍旣悔。至聖勃興。故太祖皇帝以神武大
畧定天下。有反掌之易。太宗皇帝以至仁善繼恢域
中。成光大之業。陛下奉而守之。勤而行之。彝倫敘矣。
故云。亭泥檢。雎壤恭祀。謁太清之真館。薦玉皇之大
號。至於必躬聽斷。勵精理道。以宵旰爲宴處。樂菲薄
而久安。從古王者徒載簡策耳。惟親民之官。政事最
切。未見區別。其如民何。今審官例。差一知州。縱毫昏
寡識。以何道推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令雖菽麥不分。
且無由擯斥之。今與天下親民之官。以十分論之。黷

貨害政。未寘刑章者有其三。清濁混然。巧於情僞。使
在上知而不能糾舉者。又次焉。暗懦不能制猾吏。不
能審法令。凝滯於物者。又次焉。貴游親屬。望風護養。
而不言者。又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約已恕物。不諂上。
不瀆下。爲陛下孜孜於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
安。其可得乎。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
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
縣。候滿三五人。且令大臣具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
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詞氣。而考其否臧。才能者獎。

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鑒問望臣僚主
遣之能否之間各如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
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
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臣不任狂狷干
犯冕旒待罪之至

疏上真宗納之

孫奭

字宗古博川博平人九經及第歷官至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

諫祀汾陰疏

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

西廡王旦等曰天祝符命實威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於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

改元布告其事於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

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上疏

句見長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

居仁呂本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定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準之入相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世主之惑矣

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祀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

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彘回遠
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
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
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
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
旱洊臻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
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
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耳陛下天

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

再諫祀汾陰疏

帝見前疏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急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

與前疏雖出一意而彌增剴至

乎。昔陳勝起於徃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

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出帝重貴而耶律德

光長驅中國。遼太宗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

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

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

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

天災。尋詔停寢。太宗雍熙元年。羣臣三上表請封禪。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尋以

乾元文明二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

殿災詔罷之。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勦未集。用付

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虛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事邊豆釐簋簋而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魯莊三十二年愚臣

號史記之辭

明摯澤聽識解視
王旦諸人高出數
等矣

穀山子慎行曰
自古符瑞圖識
之興皆人主所
惑信以為真有

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
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鵬山
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
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
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

論天書

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
書與上疏未幾能果敗

臣竊見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
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
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
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
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

而從之未得明
知其偽而為之
者也王欽若天
書之詐則明言
天瑞不可必得
前代有以人力
為之者惟人主
深信而崇奉之
以明永天下則
與天瑞無異此
欺詐不經之尤
者以此欺其君
真宗明知其偽
而佯信之以此
脅其臣王旦明
知其偽而曲從
之此君臣上下
公為矯誣以欺

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

侯莫陳姓

利用名善幻術太宗召見試之即授殿直

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

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

經寶券等皆王鉉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

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

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

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

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

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

天下也且至以
河圖洛書為神
道設教而不必
有其實則是自
義文以來已開
詐偽之端以欺
天下而八卦九
疇皆天書之別
名矣誣聖之罪
其容誅耶以是
知道經符錄之
書効佛經而為
者皆起於真微
之世明矣

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
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
過崇妖妄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
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
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
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名
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尹洙

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歷官右司諫知渭

州兼領涇原路經畧公事貶崇信軍節度

副使徙監均州酒稅洙博學有識度尤深於

春秋自元昊不庭洙嘗在兵間故於西事尤

三事中言必中的
不僅以條暢為長

練習

諫時政疏

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
孝武帝武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
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
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
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
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
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

水心葉適曰尹
洙早悟先識言
必中慮同時莫
能及非擅所長
於空文者也

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
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
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隣。非特
間巷盜賊之勢也。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
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
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
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
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
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敝壞日

臣乾學曰詔令
屢更由於發令
不審發令不審
由於威斷不立
其始也稽於衆
舍已從人其繼
也令出惟行不
惟反渙號所及
信如四時矣

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
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
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
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
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
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
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
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
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

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
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
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
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
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
而欲責大臣之不公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
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
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
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

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卽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

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乞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蘇舜欽

字子美以父任為滎陽縣尉因詣登聞

鼓院上疏極言時政得失舉進士范仲淹薦其才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事除名

王清宮災上疏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王清昭應宮災宮為真宗所建以奉

安列聖御容者

欽為滎陽尉上疏

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

湛深經術發為諫言宜其雅健乃爾

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高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

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謹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工木。則費用莫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

聞脩王志堅曰
子美名家子少
年有學行交遊
皆賢者數數上
書言事疏中所
謂來吉士去佞
人固當時之人
所群而側目者
以此得禍惜哉

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
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
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已之日豈可忽哉昔
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水災降於孝
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
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
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
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
別官人有敘率繇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

臣熙曰因事進
規得忠告之意
末幅推原微應
援引經術尤見
淵博

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

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

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

讒逐父臣之應

成公用季文子之言逐公孫歸父宣公臣也

襄公九年春

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

宮災豈亦有是乎

時舊臣晏殊曹利用等先後罷故舜欽以為諷

願陛下拱

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

幸也

七月詔天下王清昭應宮不復繕修以災餘長生崇福二小殿為萬壽觀

宋祁

字子京安陸人天聖初與兄庠同舉進士號二宋歷官至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卒

明而無隱機而不

諡景
文

言災異疏

臣伏見頃歲以來災眚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
本視法而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
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
福翻致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於宋
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
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
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於今累威重譴不可不

臣廷敬曰言火
異者莫精於漢
儒然多傳會穿
鑿一不應則疑
天道為無據矣
疏畧言徵驗專
以脩治人事為
先可謂朗識達
鑒也

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
震州邑。邊戍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
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御殿。已而
盜壞宗廟。卸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
之發。遠者數十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
陛下何不暫槩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
禔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陛下試一念之。假有
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饑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間。
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姦。有幾。災異不驗。

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
穀中哉？臣聞君以操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柄捨之
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
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
開貴近牽制之私。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
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
左右，亦宜數加訓勅，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
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幸引慝。宣王成周之良
遇，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爲太和。

化已衰爲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肯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畱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爲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爲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惟陛下畱神省閔。

張方平

字安道。南京人。仁宗朝。宋綬蔡齊舉茂才異等。歷官至禮部尚書。參知政事。以

弘此遠謨育才厚
俗胥有賴焉

太子少師致仕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
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

條制資廕勅

周禮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漢制光祿勳典
任籍以四行察三署郎茲其官材本於世胄然當辨
論必屬俊良今廕法之所原古典刑之是憲惟因循
之日久寢滋蔓而倖多敝生作法之涼濫起推恩之
過且賞延於世諒非及於疎宗官惟其人顧何取乎
髫稚暨階仕進之路復無誨育之科室不茨墉田不
疆畝處不裕立身之道出不閑從政之方畧觀貴途

良鮮舊族。此則上因朝廷法制之不立下。自父兄訓
義之不孚。故俾宰司詳爲定令。使夫冢嗣先錄以篤
爲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藝之格。激
之向學。立保行之條。勉令率履。前史不云爵祿者天
下之砥石。人君所以礪世磨鈍。茲實用焉。庶乎位有
稱職之才。朝多濟世之美。非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
立家。咨爾具僚。如朕此指。

論屯田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戍之勞。宿軍轉餽。

貴與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而驅之為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為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民田則驅游民闢土且耕且成以

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畧疲

弊中夏外事胡貊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

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夷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

穡之夫鮮被甲之士眾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

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

先零羌畱佃於浩亶金城郡地。浩音告亶音門魏武之經畧四

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

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

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

省饋餉尤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為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為農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疲於餉軍也哉

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獄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李吉甫所撰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一卒人力凋弊可舉而知天下兵農

之業遂離而不復焉。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議者

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體要。顯辨其利跡而

或者猥爲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爲之揚摧以申其論。

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畱則芻糧不足。解則

寇患未息。故且畊且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

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祗建安之迹。邇布都

畿。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等議募民屯田許下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

項。魏正始中艾爲尚書郎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建議開渠引水溉田晉荀羨興石鼈

之利。分界東陽。穆帝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石鼈地名在

臨淮
孝昭帝
皇建中

臣乾學曰屯卒
戍守用之邊腹
皆善惟慮久而
廢壞則同於無
兵但用府兵法
循環更調此弊
可祛也唐用府
兵近百年非明
皇壞之可以永
利故惟此制為
盡善也

臨淮郡齊嵇羣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內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羣
建議於河內置懷義等屯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
以給河南費省轉輸之勞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
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肅宗時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
陂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
屯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
希土曠地力不盡密接畿輔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
更出就食往復浹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於彭
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皆為沃野歲
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洄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

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爲廩積置屯之地無便
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何以
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兼倍此
爲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於
農板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惰
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於軍籍且其驕也久矣
响嚅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畊暑耘者乎
臣應之曰昔之爲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胄而
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使入勞莫之憾也惟所

御用之而已。又况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慊焉。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而爲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太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儻優制招來，豔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它徭，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爲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爲法必信。因使冬隙簡

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
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
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
省屯倉可待益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
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

王珪

字禹玉成都華陽人舉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岐國

公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祗廸於乃事矧曰左右

之臣以朝夕承乂乃辟予敢有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乃陳所以固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羣臣皆讓亦莫安厥位終勅之曰俞汝往哉爾弗逃聞於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慎爾止毋倚乃身乃罔弗孚於休

戒諭夏國主詔

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弗蹈於前烈廼竊署重爵以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乃復稽畱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攬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

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棄信慢常
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於斯民毋忽是
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卽不得僭擬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免恩命不允批答

昔我祖宗誕受天命厥惟艱哉克正皇猷丕懋乃績
以遺我子孫無疆之休今朕纂厥服惟稽古建爾元
子於有邦乃季秋辛亥羣公庶尹罔不祇朕言於廷
爾乃陳德弗及期昇於一二弟兄之賢我聞曰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其敢示天下以私虐汝惟往哉尚迪

時命無違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

答

夫戚藩之建。王室是毗。古者皆世襲其封。近代或別
予之邑。既非祖烈之服。又失廟祠之傳。故朕推近屬
之長賢。修先王之舊履。以天子孫不絕之序。以均宗
社無窮之休。適攬露章過形。冲節宜體親親之意。庸
光繼繼之圖。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鉅典閣錄見此
答

予臨路寢之上曾覽八紘邈然有通神明之志廼季
秋宗祈既右上帝亦右文考始予齋精臨獻而懼不
勝及觀夫簠樽在堂鍾石在庭至陟降上下之數與
夫九州四海美物之薦罔不具飭噫何其禮之盛歟
非爾元宰之臣孰總裁剴之故已降之制爲百辟先
亦皇天降休命於我家非予之所敢專也今書固辭
顧不廢予惠術之施庠

除富弼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寧軍
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畱守司事仍賜功

氣局濶大非鄭公
不稱此辭

臣制

熙寧二年

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蕃
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
間然具官富弼復貫有元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
識造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朝盛德儀於百辟鄉召
從於列屏俾進翊於冢司爲日尚新何恙靡已未及
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卻而
復至朕憮然自念嗟莫能勝旣閔勞於政幾其聽遂
於私佚建彼徐節以殿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宅仍

位鴻鈞之貴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功專老氏

榮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義經履道之終易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

元吉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而福

蔡襄

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仁宗朝舉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知杭州

論增置諫官

拍事殷勤意亦悠
然無盡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

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

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

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

水心葉適曰按古所謂諫者以人主之身言之有責其臣以必諫已而自成其德者舜子邁汝弼是也有責其君以必受諫而後德可成者傅說后克聖是也諫行則人主無過無過則明明則用人立政無不得其當而治道舉矣夫知人安民禹以堯為難者蓋過不能盡無而明或有

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

所蔽也

瑣山丘濬曰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聰明恐其耳目之官攻已過發已私不得已安其位者必假此三說以誑惑其君其君不明明或信其說以至於屏棄正言疎遠正人以馴致於危亡之地者多矣

陛下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

禹脩方岳貢曰
此疏論事從容
入情有永叔之
風味

臣英曰襄於增
置諫官之始即
預為聽納之地
名言如屑其分
晰處皆能切中
情隱

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
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
符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諫。退而曰。其事我嘗言
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
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
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
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為彰君過也。臣向之
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
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

以令與宰相並舉
益見社稷民人之
重

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教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

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今令。令無良焉。雖政化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貴。勤墮。冤讐。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

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
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
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
知矣故予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
陽之民之幸也

包拯

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歷官至樞密
副使峭直剛毅貴戚宦官一時斂手童稚
婦女聞名皆憚之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

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鞏州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爲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賊否。各徇顏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爲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僅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患。况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

理正識超議歸矩
獲

用之物。竝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郡置場收買。或
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
委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
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竝乞
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蘓息。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
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
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

水心葉適曰歐陽脩謂極素少學問觀此是其天資能近大體不待問學也余嘗謂堯舜禹皋陶君臣以來皆素有議論相傳雖漢唐褊狹而其流風餘烈猶未盡絕及後世以經術起之無不欲上繼堯禹而鄙陋漢唐然古人論議斷絕殆盡而偏岐窮徑縱橫百起莫覺莫知而皆安

癯瘠亦不能成無爲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卽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

之以為當然也
豈不可歎哉

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然便謂無事况諸路饑饉相繼
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
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
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
憎則賣直而嫁禍譎譎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
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竝進而望
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
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
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

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徒，叨居言責之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石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官至太中允。出判濮州。介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有為作慶曆聖德詩，忤觸夏竦，幾萌大禍。有徂徠集，行於世，人稱為徂徠先生。

明禁

國家之禁，疎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綿絲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

法令有重經行之
有本末本末輕重
一舛則民罔知所
從此篇深得體要

而文亦爽健

水心葉適曰救
時莫如養力辨
道莫如平氣石
介以其忿嫉不
忍之意發為福
宕太過之辟激
猶可與為善者
之怒堅已陷於
邪者之敵莫不
震動驚駭群而

子去其父則不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
禁女去織紵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
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
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
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彊兼并則不禁權要
橫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
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
織紵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商通珠貝士亡仁義則
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夷也淫文害正則經籍

息也市有游手官有游食則公私惰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也豪彊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於下則公道缺也如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財也鹽鐵酒茗人所取資也布綿絲枲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哉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曰惟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上潁川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什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於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生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

臣迂敬曰介性
則鯁議論或不
得其平蔡侍郎
規以中道而介
能自屈殆可與
進德者也文峭
直無緣飾亦肖
其人

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
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
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
繫辭。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
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
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
於外。猶不知協於中邪。咈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
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
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

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毆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爲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爲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爲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吳育

字春卿。建安人。舉進士。歷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

詳達之章既有益
於人才亦有關於
政治

駁唐詢請停賢良茂才二科疏

時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

其各付中書有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

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漢文帝十五年詔舉
賢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鼂錯出焉是時非
有災異而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
孫弘者出焉所舉亦非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
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
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逮憲宗元和間

臣乾學曰因災
異而舉制科此
考古之誤後世
學校廢壞藉此
一綫以得真才
正論侃侃令人
神竦

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觀當時策
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
專於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或因天變
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居常自逸謂
毋闕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
於臨事此則舉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未造也豈足法
哉陛下自復制科於茲累年隨貢舉而開疎數適中
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惟失設科本意且尤不可
者有三一則使天下賢雋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

所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天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時？須此紛易，况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無所，則制舉奚設？或比歲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部，而曰非時詔舉，浩母端倪，乃是遂廢此科。芻蕘稍詢，則言路有寄，餼羊一去，則禮意都忘。今無故而更張，使遺材絕

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兩制詳定。

錢公輔

字君倚，常州武進人。仁宗朝第進士，歷官至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忤王安石罷。

知江

寧府

仁宗配明堂議

治平元年正月，詔以仁宗配享明堂，禮院奏乞與兩制同。

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二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秋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以考肅宗配享明堂。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請以仁宗配享明堂。時公輔知制誥，以珪等議非是，上議。」

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

文雖專論一朝而
事關典禮可脩採

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

臣乾學曰嚴父配天孝經之文如祀宗祀周公之典二義合明了無疑滯至漢而寢失古意至唐宋而紊濫極矣斯議直探本原可垂千古

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

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
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
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
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
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
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宋
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
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
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

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
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
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
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舊典。替有唐之曲
學。

鄭獬

字毅夫。安陸人。英宗朝舉進士第一。歷官
至翰林學士。爲王安石所惡。出知杭州。徙

青州

應詔上疏

治平中。大水求直言。

臣竊伏思陛下發詔書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將欲

籌時經世蓄於心
而發於言

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之耶。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
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怪變
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冊以爲美事。及考其實則能
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
爲帝王之值災異者於此空言而足矣。曷足謂之罪
已修德者耶。今詔音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
所蘊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爲妄作。然而
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果能環復而究覽之
耶。計陛下一日萬機必未能然爾。而將欲如平時章

疏事關深密者○則畱中不出○事繁政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下羣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爲空言者等爾○臣竊謂陛下萬機之繁○旣未能徧覽○則宜選官置屬○令專掌之○今之羣臣所上章疏○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夫下之爲言也○甚難○而上之聽常忽焉○自

非忠憤激於心。則孰肯墮肝膽而冒忌諱者哉。古之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也。好之者。繇其能褒進而招徠之也。祖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茲事寥濶。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賜金帛。無取焉。報罷之。使史冊書之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行某事。以黜夫前世之爲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爲

括出公私二字立
論最善而又筆矯
矯足以勝之

數幅空紙而已

備亂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
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剖而爲六國。卒併於秦。秦以
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
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
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
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
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

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爲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爲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闔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

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爲帝。暮爲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瀾漫橫流。以至於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爲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爲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已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

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范仲淹

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仁宗朝舉進士。累官至樞密副使。叅知政事。尋出為河東

陝西宣撫使。歷知邠。杭。青三州。仲淹始經畧西夏。與韓琦齊名。及為叅政。上十事。中外想望其功業。而謗毀浸行。遂丐外。不得竟其用。

上時務書

真宗崩。仁宗年十三。章獻皇太后垂簾聽政。天聖三年。仲淹以大理

寺丞

上書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而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

不為峭急之音而
意自深至

雪航趙弼曰疏
暢條達深切時
事不多援引經
傳以為高真大
儒實心憂國之
文件件有入手
處雖中主亦當
默識之矣

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
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
激而發萬死無恨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
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
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
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
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故文章之薄則為
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伏望聖慈與大
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

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夫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今天下休兵二十餘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

終○今○自○京○至○邊○竝○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
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
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
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武○於○朝○以○保○天○
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
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
差○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
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
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

在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

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

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八十

人內房杜及于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

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繇此選

三館清密史館昭文館集賢館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

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

開元中召學士張說等宴集仙殿因改名集賢

殿

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繇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

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

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又諫

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

以來未聞旌一諫官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

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

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

臣熙曰條陳時務俱切中仁宗初政尤能暢所欲言不作一危欲言不明體達用激語明體達用斯為經國之文

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然
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臣又聞
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虞書皋陶謨大勲之後立賢爲

嗣餘子則以材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頽波
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及門冠蓋塞路賢與
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母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
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
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
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

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
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途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
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
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爲奔競。
至有訟爭。而况脩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
師道旣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
職。此之繇。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願與大
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
意。此國家之福也。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

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求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

也○惟○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
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
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
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
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
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
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辯○之○但○日○聞○美○言○則○知○
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
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臣○又○聞○聖○

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伏唯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舍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毫之重輕。錢穀

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
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
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
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
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

成○天○下○幸○甚○

書上後三年復上書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

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幾萬餘言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謂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殊遂以仲淹薦擢秘閣校理○按宋史但言上書李燾長編云上書執政今查本集知有兩書長編作大理評事今從史及年譜誌銘

博求賢士一篇大意
文宗穆然可思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畧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

震川歸有光曰
人主親擇純賢
以居清要煩劇
之任是真去私
謁化朋黨之大
端然欲親自擇
賢非名對從容
不拘內外不分
文武亦何由知
天下士哉

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
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
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
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
在大夫晉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
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
而取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
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
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

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奸雄競起。以去惡爲名。
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
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
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
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
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
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
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
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

臣乾學曰蘓明
允遠憲篇謂人
主當任腹心之
臣而希文則言
主權不可下委
然曰審賢以與
之則所重又在
知人之明兩賢
之意未始不相
發也

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
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
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
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
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
明皇之失爲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
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
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
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覲覲者衆必審賢以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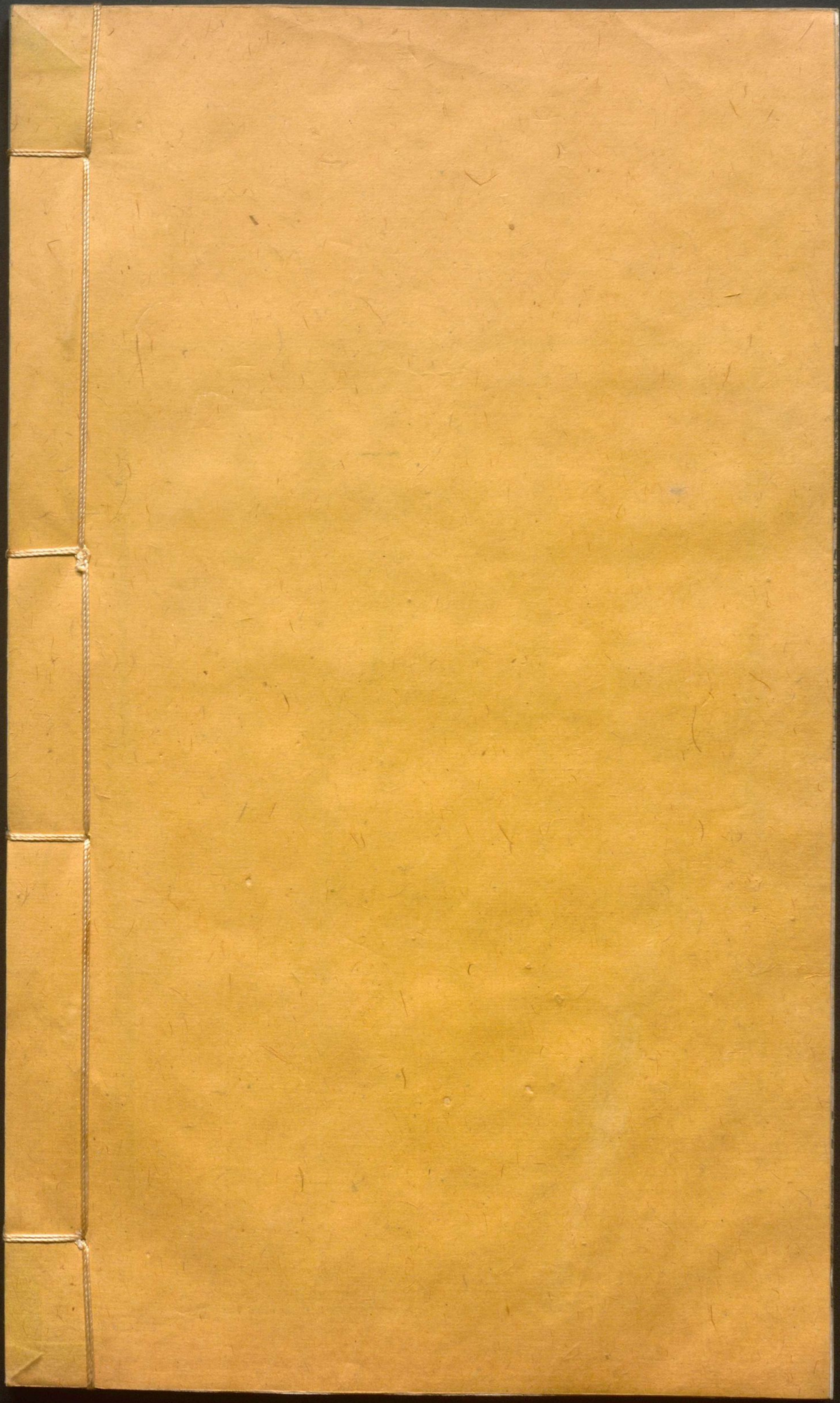
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辯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畧。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

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畱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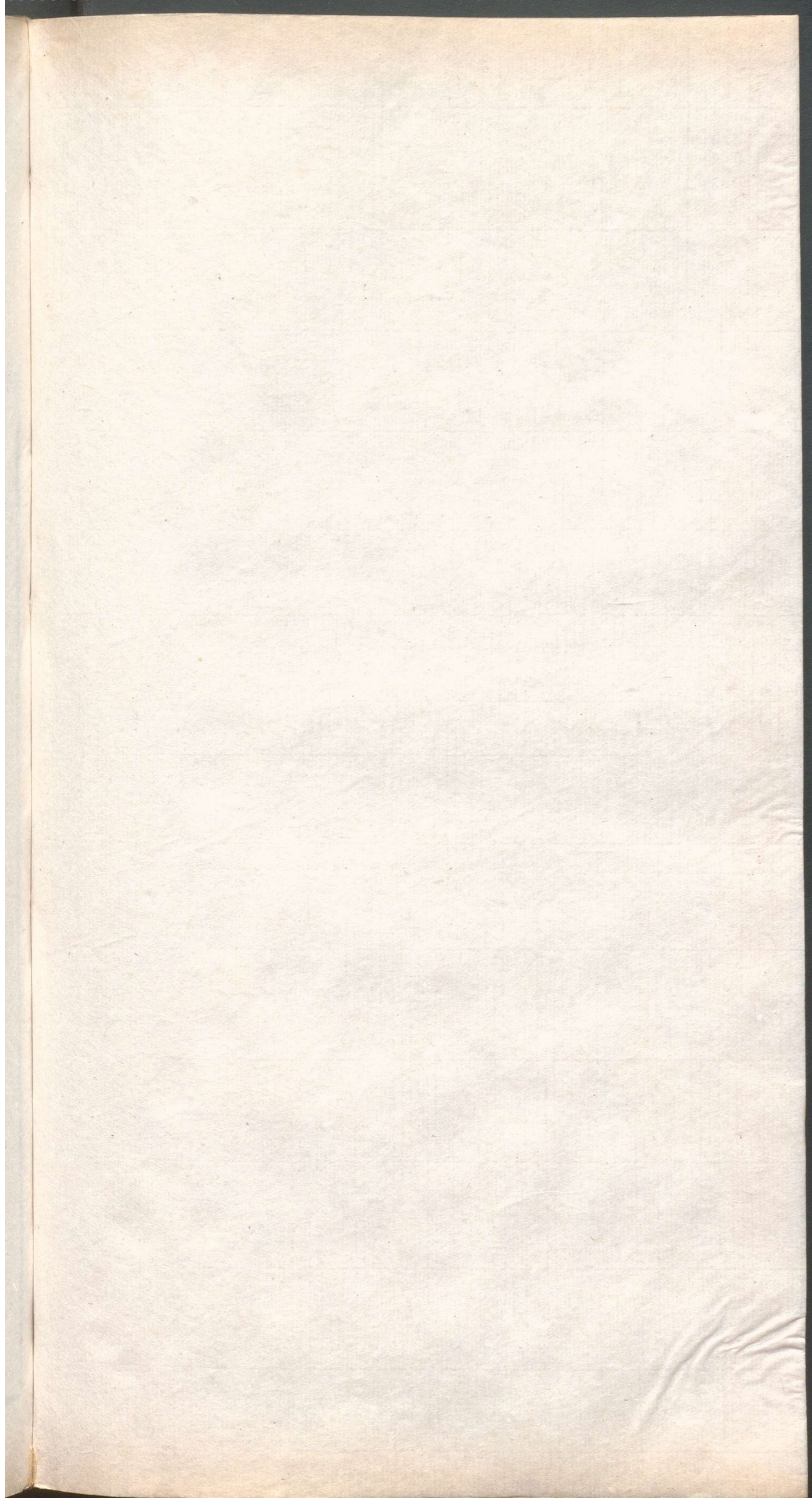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三終
准委臣下論





4° L. sin. D 305 (16)

Wb 15711





宋

韓琦

韓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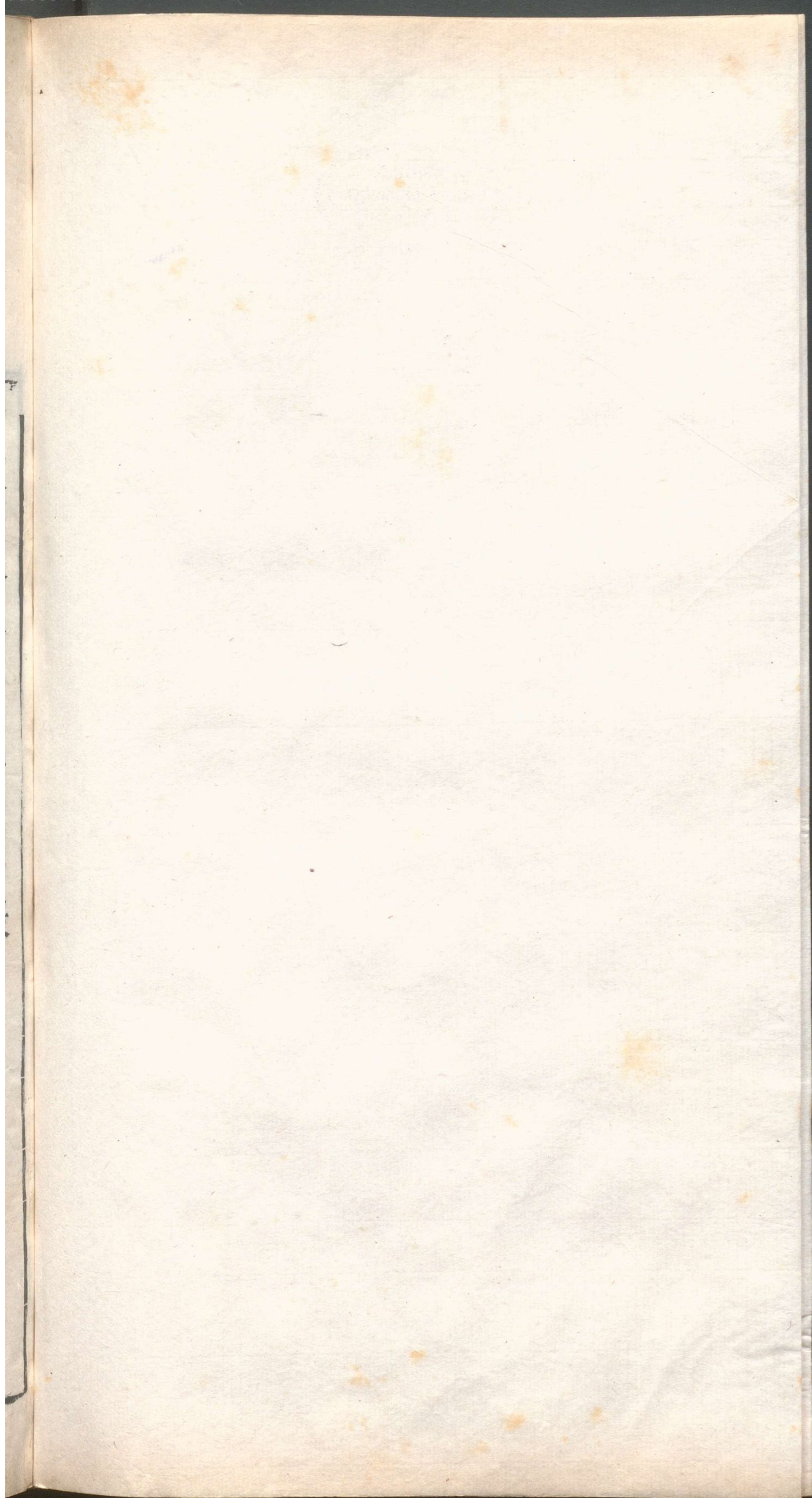
韓琦

韓琦

韓琦

韓琦

韓琦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四目錄

宋

韓琦

諫垣存藁序

富弼

辭定策遷官奏

司馬光

上殿論御臣劄子

請定儲貳疏

上皇太后疏

上英宗疏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仁宗配明堂議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

應詔論體要

辭職疏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知人論

范鎮

請裁冗官冗兵疏

再陳官冗兵多疏

范百祿

對制科策

乙亥年庚子歲

正月

初業

廿四

歲時

重婚

祿賞

備星狀同巡察縣事官降干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四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琦

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仁宗朝弱冠舉進士

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右

僕射封魏國公加司空兼侍中有盛名識量

英偉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安社稷與富弼

齊名號稱賢相

人謂之富韓云

諫垣存藁序

進言一衷於理而
出之以至誠得古
人臣獻納之義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
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異吾說之可行而不知。
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
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
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
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
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畱之。竊
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
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

卧子陳子龍曰
魏鄭公以諫草
視史官唐文皇
不悅我朝王三
原梓諫章有為
蜚語入禁中者
遂毀其書若魏
公此論可以折

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
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
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
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
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
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
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
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
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

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
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
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
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
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
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
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富弼

字彥國。河南人。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

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
國公。弼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
並處。其勢必不勝。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因疾

求退雖家居凡事關利害必切直言之

辭定策遷官奏

治平元年四月初仁宗無

子英宗以濮安懿王子養於宮中仁宗崩帝嗣位喪次感疾不知人慈聖皇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益甚多過失太后有廢立意疾差乃已帝由是心懷不平太后尋還政於帝而侍養猶多廢缺至是論定策功加弼戶部尚書弼具奏辭

沉至中益著慘懷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臣思皇族中於仁宗泊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

答則可以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况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爲仁宗常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爲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况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

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詩小弁刺

幽王也。臣甚爲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

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

語，實爲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

居，以安已女，亦未嘗聞陛下畧加恩煦。恭惟先帝臨

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人人骨髓，以至徧及蟲

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

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

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
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
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
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願陛
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
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歆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
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
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
官行之萬方奉之况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慮其

臣英曰慷慨淋漓
無隱避富鄭公絕
真能言人之所
難言者

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
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
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
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
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
義略無畏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
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奏入不報又奏至
日洪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
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於朝夕矧敢云養之至乎
又不允辭賞至於再三弼乃受之

通達古今故發必
中的

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朝進士歷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溫

國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歷相四朝忠直如一

上殿論御臣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瓊山丘濬曰光
所謂采名不采
實誅文不誅意
二言者切中後
世考課之弊人
君用人誠能專
而久則人人得
盡其才究其用
而人所毀譽之
言久亦自定於
是因其名以責
其實就其文以
求其意則用舍
當而賞罰公矣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
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
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
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
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
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
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
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

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以疑。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仕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爾。

請定儲貳疏

嘉祐元年八月。先是知諫院范鎮首議建儲。不從。光聞而繼之。

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一言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光亦累奏。此第三疏。光方爲集賢校理通判。

無雕鏤之迹發乎自然

臣聞書曰遠乃猷

周書康誥

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大雅

板之

况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

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撝未暇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爲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然而各思忤

臣廷敬曰言不
切不能達意而
過切或乖大體
惟積誠而有學
者能免於二失
此所以為千古
不刊之議也

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
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
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
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
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斛糧尺
帛。未嘗不嚴固。局鑄擇人而守之。况國家融明閎茂
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
陛下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
衣旰食。又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

則思之。臥則計之。感歎流泗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眊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曷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

思理淹詳立說明

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
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
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蚤畱神裁察。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二月。仁宗崩。英宗有疾。皇太后稱制。光上疏。

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
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凡舉措動靜。不可不
謹戒畱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大小戰戰憂
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
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

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

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旣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

臣乾學曰太后
以英宗之請權
同聽政非臨朝
者比且后性慈
儉於曹氏及左
右臣僕未嘗假

思亂爲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
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
不至難哉蓋善爲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
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
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
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
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
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
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

借而文正疏詞
深剴如此其綢繆
縲慮禍之意矣

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

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

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

仁宗卽位，劉太后被服袞冕，同御承

明殿，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

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

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

如薛奎者，

曾知白，仁宗初宰相，宗道奎真宗朝宰執。

殿下當信之用之，與

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

崇勳

爲入內都知。

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

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與國同體。

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况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讐。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脩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爲公卿親爲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姓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

義正辭明可祛紛
紜之論

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
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
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
也。

上英宗疏

嘉祐八年四月

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
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
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
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

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訟卦象辭名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也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幾盡

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循典禮勿有更變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

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送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已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宣帝祖史皇孫。宣帝父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

都尉。光武祖

南頓君。光武父

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

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

追尊其祖父。

哀帝尊父定陶恭王爲恭皇。安帝尊父河間孝王爲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

王爲孝穆皇。考蠡吾侯翼爲孝崇皇。靈帝祖淑父萇

世封解廩亭侯。及卽位追尊祖爲孝元皇。考爲孝仁

皇。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

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

者。臣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

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

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

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

勝兩意並舉引入

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

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

皆孝經之辭

未有根絕而葉茂。

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羣者皇太后聽政之時。

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畱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効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

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

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

周書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故

日六反
言之

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

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
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
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
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
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
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
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
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已之私

心蓋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畱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若陛下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

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
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
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
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
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
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治平二年八月

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
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

質言無飾文復雅健

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
之價賤於犬豕、許穎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旣而
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
大作、彌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
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
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
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圯、官府倉
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
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

水心葉適曰光
諸疏按本朝議
論行事為三節
慶曆也熙寧也
元祐也光雖不
及仲淹之開濟
其灼知國家守
成之規摹極始
盡末者也

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爲陛下深思其故。蓋有三焉。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入承大統。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爲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

英宗初以秦州防禦

使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後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陞

遷齊州

防禦使尋嗣位

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
屏居閒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
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
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旣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
遂疎其母棄其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隣里鄉黨之人
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猶見貶於鄉里
况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
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

萬機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

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陛下
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卽政以來。或意
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
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明君
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
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
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
得而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說命之辭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

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

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
矣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畱聖
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
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
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
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
至誠可以動金石而况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
况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周頌
敬之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

篇

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唯陛下裁察

仁宗配明堂議

治平元年正月時翰林學士王珪請以仁宗配享明堂知

制誥錢公輔以爲不可御史中丞王疇復申珪議光知諫院與呂誨同上議

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祖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

詳據典禮可正諸家之謬

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

為孝貴於得禮而已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

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先儒謂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祖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

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

我將皆周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

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

非建邦啓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

臣廷敬曰議禮
之文不難引據
經典其簡嚴勁
質真氣流溢為
可貴耳

之義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系

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

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
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
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
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
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
逆祀書於春秋魯僖公閔公之兄文公二年八月大
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
弗忌爲宗伯君况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
子以爲失禮
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
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議上翰林侍讀學士孫抃
請如前議詔從之光說不

名義正大千古不磨

行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

治平二年六月時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

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珪卽勅吏以光手藁爲案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

正叔程頤曰言
事之臣知稱親
之非而不明尊
崇之禮使濮王
與諸父等若尊
稱為皇伯父濮
國大王則在濮
王極尊崇之道
於仁宗無嫌疑
之失矣

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
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
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
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
况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
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
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
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
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

下所以負展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
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
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
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襄國太夫人王氏仙遊
縣君任氏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議
更下中書集議

應詔論體要

治平二年八月

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
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

反履條暢綽有餘裕

禹脩方岳貢曰
襟引經傳斷以
已意有似劉子
政

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

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大雅棫又云愷悌

君子四方爲綱大雅卷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

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

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

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

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

取子陳子龍曰
神宗銳於更制
立事溫公以執
要之論進宜其
不相入也此文
大槩與子瞻相
表裏蘇用排體
此則散行

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臯陶賡歌之辭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重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

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
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
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
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
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
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燭
火。研味經史。博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
日昃不暇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
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

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
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運使知州知縣
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
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
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
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
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
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
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

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

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

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
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
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
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
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
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
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
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
之自爲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使者

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

臣乾學曰州郡
之間使節旁午
輦轂之地告密
紛紜自來論治
者以此為患夫
別遣使臣者外
不信其重臣也
置探事員役者
內不信其大臣
也可乎哉

之自為力累責以凡效而於其升賞賞女房是也
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
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
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詢者或遇公明
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
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不能猝辨
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
賢而使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
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
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

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

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輒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

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
臣竊恐似未必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
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
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
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
故謂之明是非旣辨邪正旣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
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
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
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

臣英曰和平溫
密之中而具真
擊淳龐之氣溫
公論事類如此
洵端人正士之
篇也

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
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
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
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
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
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
倘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
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
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
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小人疑駭

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切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曷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切恐未

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

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切恐未

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出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畱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旣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

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

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

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

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
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
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
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
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
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
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
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策室

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小雅小旻篇此言周室之臣不知

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人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
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
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
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
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不服者矣。今陛下
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
志裁決遂使羣下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
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

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

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庸朝

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
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
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
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旣植則
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雲謀殺其夫有傷
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
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
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
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

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雲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

去。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

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虛飾而後成
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
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若
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
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
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辭職疏

王安石求退帝乃拜
光樞密副使光辭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
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旣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

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

備言民事艱難以
深斥新法之害周
詳隱惻得無逸一
篇之意

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
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
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
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
也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嗇等一百五
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
惟農最苦農夫寒畊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
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

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蝻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塲。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

守溪王鏊曰入
之詩書可以總
幽風並無逸

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
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
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惟太宗皇
帝嘗游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
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
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
也故每臨朝無一口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
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
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
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爲精

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繇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

開青爲彝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爲始矣取進

超然知體之論

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

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爲始矣取進

止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
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
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
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
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
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

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厘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掎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警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司詰問元初巡警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
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警人
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答訪鹵莽各隨
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未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
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五規

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光幸得備位諫官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
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言其小
者近者則叢脞委頓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

五篇振挈要領可
謂碩論訐謨而氣
體亦深厚爾雅

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議。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愚狂瞽。

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

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懃懃狂瞽
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在昔始受天命之
時天下之人皆我所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
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
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
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
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
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

臣熙曰歷叙古
今成敗千七百
年瞭如指掌保
泰持盈議論明
切

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
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
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
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
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
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
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
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
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
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

漢爲天下一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爲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

代已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
爲讐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
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
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
者幾希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被
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
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
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
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
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

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

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
間時時有小禍亂不可勝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
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
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
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艱難之
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子之歌周書曰心之
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君牙篇臣願陛下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

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

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

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

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
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
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旣成又擇其
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
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
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
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
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
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

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
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
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
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
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適今不爲。已
廼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篇時乎。誠難得而
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既濟象辭

書曰。遠乃猷。

康

詩曰。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既濟象辭

書曰遠乃猷

康誥

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大雅板之篇

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

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

裨販之人猶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二語見史記貨殖傳夏則

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生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

饑寒者雖與之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爲天下

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臣竊見

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

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

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
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
年穀登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
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
今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
未也則天下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
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洊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
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
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
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

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計

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畱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復狂以喜。

大雅桑柔篇此

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攻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

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
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
此臣所以痛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
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蹊鑿。又類辟。且
病痺。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
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
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
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
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曆爲建未之月陽

瓊山丘濬曰孔子告魯君謂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憂可知矣蓋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所慮當夫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則必憂之矣憂之則慮之慮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

類而長之六事觸

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

所言之六事觸
類而長之隨緣

之漸也。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

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真宗深以爲善，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

瓊山丘濬曰孔子告魯君謂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之憂憂可知矣蓋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所慮當夫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則必憂之矣憂之則慮之慮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之所言之六事觸類而長之隨機

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增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蚤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

顯大豈不美哉

所言之六事觸類而長之隨機

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

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梓材篇

此言

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敢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

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廣脩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彫續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怨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爲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愆。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艸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

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艸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
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
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
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
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
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
板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
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
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
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

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有覲心。移易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揀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彩之飾。歌頌之聲。眩惑愚俗之耳目哉。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

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
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
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
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
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
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
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
閔則可以謂之銜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
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
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

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知人論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餽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肄綴兆之容。此太

用筆如刺犀鐵象
斷然有勢

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紆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祲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

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
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
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矣
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
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
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此爲人
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
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

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

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

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

無差錯也。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遊玩。

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

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以上並荀子王霸篇。人主者。

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

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

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

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

臣乾學曰大意
以勞於求才逆
於任人立說然
元祐得之於凍
水而熙寧失之
於臨川故曰知
地人明不可學

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恭已

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
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
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
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
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
有心。此羣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
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
於豺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
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
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

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

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惲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况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繁弱弓名。關彎同。孟賁之揮干將。何適

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
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
之聖而失之桀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
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
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
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肅擾而毅直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
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
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
不深察而已矣

范鎮

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仁宗朝舉進士歷官

至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臨大節中央大
議篤於行義雖在帝前無所屈勸仁宗建儲
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依奏乃
已神宗朝力諫青
苗之害遂致罷黜

請裁冗官冗兵疏

臣比嘗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

洞中當時情事故
明快如此其欲寬

民力以為備尤為
國家本計

密大臣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當世之
務。莫急於此。而朝廷恬然。不以為怪。此臣區區不得
隱默也。夫慮之有素。為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
詳實。慮之無素。為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忤。
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備之
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
不足。民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
於是乎請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
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內寇。靈夏不臣。
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

臣杜訥曰核冗
食以紓民困乃
常日之急務指
陳精切爽朗令
人心目豁然更
見筆鋒犀利

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內寇，靈夏不臣。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虜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爲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損已百萬緡矣。其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爲備豫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乖忤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爾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奔走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

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益兵者。臣愚以爲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爲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

兵所以衛民者也。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救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數震動，河不軌道，日月星辰謫見於天，皆民之感也。伏請明勅大臣，求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變，而為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大臣以募兵塞責，當是王德用事。見皇祐元年十二月。

再陳官冗兵多疏

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貸，存卹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

詳復推原文執愈
緊而用意愈切殆
彌災之本術經國
之藥言也

臣廷敬曰前疏
事已詳言此但
反覆申說其意
自足節解句斷
筆力健舉無俟
蔓辭以自飾也

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
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
不熟爾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
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
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
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
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爲貪政之取民猶蝗蝻
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書秋初
稅畝冬蝻生說者以爲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
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

稅畝冬蠅生說者以爲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
感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
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
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
貪政之發於掊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
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民困
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勅大臣檢臣前所上章
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
費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今古之言太
平者止於使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

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

致顧陛下責任大臣何如爾按三代以後相臣德業

匹之陳壽之評亮文也曰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

誥煩而悉今觀光之文亦可謂煩悉矣其心力萃於

通鑑一書而其奏疏皆切直精當以經術經世務者

朱熹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活國救世何等次第其

規模稍大又有學問集文多不勝載登其尤者蓋其

自謂如人參甘草可以愈病者審矣范鎮平生與光

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熙寧元豐之間天下賢士

大夫望以為相者光與鎮二人光思濟斯民卒任天

下之重鎮凝然如山確乎其

不可拔讀其文可想見也

范百祿

字子功鎮從子神宗朝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

對制科策

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

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魯莊公丹桓

詞不嫌於激切

詞不嫌於激切

對制科策

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漢禮

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魯莊公丹桓公楹又刻其桷以自夸大天應是而大水夫傳飾非典猶不卑其先君其變且若是况今朝廷陳奏顯言欲爲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豈有愈於斯耶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威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湧井溢又明年平原王以奉崇皇祀尊馬氏爲崇園貴人而京師雨水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歷考數者之異若有期會而至異世同驗密如符節彼衰世之

主豈足爲昭代之所取而復道之哉然足以明天心
之不易也今之爲異先事而發有以見上天開祐有
道之意豈不昭昭歟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
而禮不可加也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也禮爲人
後者爲之子陛下父事先帝而繼體承祧古者特重
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
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
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矣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
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得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
來也陛下明詔罪已以來直言冀以答塞天變今踰

臣英曰古采絲
錯詞意激昂宋
文之以丰骨勝
者

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得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陛下明詔罪已以來直言冀以答塞天變今踰月矣然未聞朝廷有所改修將有司之未嘗言耶抑言之而朝廷弗之行耶有司而不言則是有司不良以負陛下也言之而朝廷弗行則是朝廷之不畏天變也有司負陛下則有責朝廷不畏天變則天之責將何以復之耶臣竊以是爲過矣朝廷無艱乎改之而已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是其所以爲聖帝明王也商湯之過以旱災而改中宗之過以拱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雉雉而改成王之過以

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此五帝王者皆不能無過然而或致太平或爲中興榮華訖今歌頌不已惟其能改過也夫今之過特有司過言而陛下未有過行也是非世俗之所謂過也蓋仁者之情爾孔子曰觀過知仁今而改之深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以禮言之上不失尊天地社稷宗廟一統之大義以仁言之則不失思慕閨門顧復罔極之厚恩臣愚請因濮安懿王建國爲之立長以爲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末爲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禮義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大雨之膏何用禳哉

懿王末爲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禮義人心悅而天
意解矣大雨之膏何用禳哉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四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目錄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四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目錄

宋

歐陽修

勸學詔

施茶禁詔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上范司諫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本論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下

縱囚論

唐書兵志論

唐書禮樂志論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朋黨論

送徐無黨南歸序

吉州新學記

王彥章畫像記

豐樂亭記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正外史前錄王狀世宗錄

正外史前錄王狀世宗錄

正外史前錄王狀世宗錄

正外史前錄王狀世宗錄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歐陽修

字永叔廬陵人仁宗朝舉進士試南宮

子少師致仕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放逐流

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宋與百年而文章體

裁猶仍五季餘習修出一

洗卑弱天下翕然師尊之

勸學詔

慶曆四年四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更

定科舉法用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

古斟酌得宜意頗近

陽修等

言也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比令詳酌。仍詔政事府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可

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

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可
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
人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
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
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
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
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凡
所科條可爲永式

弛茶禁詔

嘉祐四年二月先是茶爲官權禁私販甚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往往破產逃匿葉清臣何鬲王嘉麟等先後上議請罷給茶本錢縱園

戶貿易而官收租錢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以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

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

陷窞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

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
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
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剋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
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
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
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
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

漢儒於經學表章
微緒竄爲有功而
間引讖緯未免駁
雜此論自是卓識

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

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

不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

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鼂錯齊人語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

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洎晉宋而下

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牋傳附著

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

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義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

虞山丘濬曰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於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義世之學經者曰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

物廣數之詳難

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

見古人義例而知其名

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義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

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
其所謂漢魏諸儒
正音讀通訓詁
考制度辨名物
學者苟不先涉
其流則亦何以
用功於此則其
書亦世之不可
無者也第欲中
心有主而知所
擇耳

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
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旣博所擇不
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
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
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
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
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
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
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據李燾長編嘉祐六

年四月或言樞密副使陳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得大用天章閣侍制知諫院唐介右司諫趙抃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殿中侍御史呂誨交章言旭為諫官阿附貴戚及知開封府恣行請託旭奏辯上曰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邪介等言不已當兩罷之於是出旭知定州介知洪州抃知虔州師道知福州○按宋史介師道傳俱作陳升之蓋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而改也

於氣度舒徐中見其爽直論事極中窾會

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

諫辭翻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

卧子陳子龍曰
當時公在樞府
而拳拳以諫官
為言大臣為國
之心可謂深矣

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
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
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
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
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
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
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
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
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

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
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
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
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
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
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
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
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
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

上○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事○衆○目○共○見○雖○欲○爲○私○

臣熙曰絕去嫌
疑獨抒誠悃定
國是惜人材有
關治化不徒作
敢言之氣

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
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
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
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畱中或面言乞出
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
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
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
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
尤所優禮嘗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
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

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知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

海人臺中人其也四人出處本末亦快甚明可以歷

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至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

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爲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

清言如屑可謂其
風肆好者矣

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斤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上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者竭其力有職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
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
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
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
不以崇儒向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
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
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

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

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

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
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
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
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
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
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
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
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
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嘗賜畱

意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慶曆五年正月
范仲淹富弼杜

衍罷以御史中丞王拱辰右正言錢逸等
先後論劾也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

知鄆州

從四人事跡顯然
豪一一引証更不
自立議論遂爾警
切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
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
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
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

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

水心葉適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朝士不平屢有攻擊如盧多遜趙昌言王禹偁宋湜胡旦李昌齡孔道輔更勝迭負然終不能損廟堂之勢至范仲淹空一時所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矣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

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

地可也而未知
為國家計也

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
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
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
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
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慶曆三年

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慶曆三年十一月陝

西生戶獻水洛城內殿崇班劉滬請修之以通秦州

涇原路安撫使韓琦以爲勞費無益請遣使至涇原

秦鳳路詢問文彥博尹洙狄青等洙等皆以爲不便

詔罷其役滬言蕃部請自備財力修城不肯止役洙

械滬詣闕仲淹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

奏釋之令訖功

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

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

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

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

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

臣乾學曰君子
小人各有其類
第君子尚義故
當義而必爭小
人嗜利故見利
而必貳茲極論
四人之不同所
以深破朋黨之
疑也

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
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
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
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
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
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
事。乃特開天章。召爲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
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
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
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

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

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
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
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
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
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
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
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
宣撫聖朝嘗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
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

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

賀於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
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
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
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間處
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
疏入不報指修
爲朋黨者
益惡焉

上范司諫書

范仲淹其先自邠州徙吳縣舉進士累官秘閣校理天聖七年

以請太后還政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

徐委脩往復曲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完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卓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東坡黃震曰鋪叙有法與昌黎諍臣論表裏

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

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

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
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
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
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
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
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
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
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
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

璵山丘濬曰今世諫官雖無定職然國家設立六科以言責付之凡內而百司外而藩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矧列署內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顏上無所于屬下有分理歐陽修所謂爭是非於殿陛之間者也必也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如是則上

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議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

而君德必有所
助下而朝政必
無所缺矣

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
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
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
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
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使天下知朝
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
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嘗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
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
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

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機。一陳昌言以塞

有起伏有開闔氣
雄而筆宕

荆川唐順之曰
駕空層累之文

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

指屈原

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

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
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
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
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

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
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

九聖

庖犧氏神農氏黃帝堯
舜湯文王武王箕子

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

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

其時王聲明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

載則其言之不純言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

臣英曰歷叙前
代藉文詞以行
遠者由經迄史
以見鋪揚盛德
潤色鴻猷端賴
乎此也其文情
復跌宕可喜真
磊落而英多

其時王聲明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

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
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
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
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
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
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
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旣
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
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

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
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
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
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
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
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
序子厚夢得劉禹錫字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
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
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

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揭出禮義二字見
歐陽為學有本領
慶以此繼昌黎之
後武倡濂洛之先
聲扶翼名教厥功
非小

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

本論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載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東漢黃震曰政
佛法之害政昌
黎之說盡之攻
佛敎之害人心
晦庵之說盡之
不能明言其所
以害而徒疾聲
大呼以泄其憤
者石徂徠之說
盡之歐陽公所
謂上續昌黎斯
文之傳者正以
闢佛一事然本
論不過就昌黎
改易新說而造
以消剛為柔如
閉關息兵惟敵
之繼而曰我修

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敎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
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

之附
繼而曰我修商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
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
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
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
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
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

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

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

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爲君難論上

又氣峻決是極不
斷制之作

東穀黃震曰朋
黨論謂君子有
其朋足以解萬
世人主之疑為
君難論謂用人
聽言專決之失
在於違眾足以
指萬世人君之
迷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
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
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
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
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
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
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
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為獨見之明以
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

臣熙曰用人難
知人尤難知人
則哲能官人臯
陶之所以陳謨
也此篇專就人
心徵取舍而歸
重知人之意躍
然可思

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失於能斷
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
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
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
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
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
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
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彊辯
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
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

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嘗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

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

意必欲徙之夜召嘗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

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
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
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
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
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
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
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
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
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
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
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
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
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
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議論與故實相經緯
機法略似上篇

升庵楊慎曰此
由君術論起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

鹿門茅坤曰：言聽言之難，以
上二篇並引傳
記原文以為議
論而于中略點
綴數言自是一
體若史遷之傳
伯夷却又通篇
以議論為敘事
正與此互相發
明

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
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
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
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
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
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

荆。王翦遂射病，退老於滎陽。上而信大為利，入所攻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

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

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

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

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

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

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

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

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

臣乾學曰新進
勇銳暗指王呂
諸人蓋安石之
讀周禮無異趙
括之讀父書其
言可聽而實不
可用也足以戒
矣

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

以繫峭之筆發深
摯之思故持論甚
堅而有力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
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二篇皆爲
王安石而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
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東坡黃震曰縱
四論上下相賊
恐太甚要是三
代後盛事若夫
聖人不立異以
為高不逆情以
干譽則至論也

疊山謝枋得曰
文有氣力有光
燄可以發人才
氣善於立論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

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唐書兵志論

源流得失洞然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
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
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
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
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
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
畜牧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
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
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

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

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

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

始盛時有府兵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

一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領以折衝果毅都尉分番入衛京師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

事解後兵散於府兵後廢而爲彍騎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

府將歸於朝兵番役多不以時開元中宰相張說請募士彍騎又

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明年又更號曰彍騎唐初邊

廢而方鎮之兵盛矣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日鎮而總之者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後更爲

大都督永徽後都督持節者曰節度使安史反後戰士有功者皆爲節度使由是方鎮及其末也彍臣悍

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

綜次淹洽而妙有
鎔鍊

瑣山丘落曰修
為此言可為盡
古今禮樂之事
後世君臣有志
於復三代之治
者其尚視此言
為準則痛革後
世苟簡之政而
必以禮樂為本
凡其所以施於
政治之間者或
寓三代禮樂之

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
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
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眾興事
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
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
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
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
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
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
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間

意於中庶幾今
世復見古昔之
盛治豈非萬世
之幸哉

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
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
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
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
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
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
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
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
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

臣廷敬曰禮樂之用自朝廷及里巷無事不由以治所謂達於天下也推到化民急務辭簡旨切不同魯兩生之言

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

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旣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紹爲

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紹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

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
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
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
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
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
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
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
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

振宕中却寓春容
之概自是歐陽本
色

鹿門茅坤曰叙
事中帶感慨悲
吊以發議論其
機軸本史遷來

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
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
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
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
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
記小說外暨方言地里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
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紂繆異而老子著書
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
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

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
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
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
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
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
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
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
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
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闕○博○各

正議被以雅辭
風可誦

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
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
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
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
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
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
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

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武德七年始定度田之制。中男授田一頃。篤疾廢疾四十畝。妻妾三十畝。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授子孫。口分身死還官。更以而取之。以沮膏腴之去。賦役之法。每丁收粟

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授子孫口分身死還

官更以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賦役之法每丁收粟二石謂之租隨鄉土

所產或收綾絹絁各二丈綿三兩或收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謂之調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直

謂之庸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

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

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

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

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

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

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

目光遠矚於治道
極有維繫

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
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地稅依舊每畝二
升乾元中天下用兵百寮俸錢減耗乃稅天下地青
苗錢以充百司課料夏稅無過六至於鹽鐵轉運屯
月秋稅無過十一月此兩稅之始
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
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
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
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

鹿門茅坤曰讀
韓公獲麟解與
此論世之言祥
瑞者捫心退矣

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
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
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
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
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
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
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
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
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

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

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

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爲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

文既高妙而寓意
特深

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
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
思焉

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
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
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
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
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

鹿門茅坤曰借
婦人女子以感
慨當世儒生有
三歎遺音

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

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

梁王彥章唐裴死事之臣十有五張源德夏魯奇姚

約南唐劉仁瞻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而怪士之被服儒

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

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

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

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

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

厚卹李氏而啓其主人者烏乎上不自愛其身而忍

偉論出之間淡是
歐文獨勝處

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
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
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
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
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
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
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
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
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

暢興會淋漓無意不

可勝歎哉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

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

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

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

天祐四年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等六人奉冊寶傳國璽授梁王

朝賀於金梁殿未嘗不為之

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

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

伯厚王應麟曰
歐陽子書唐六
臣於唐亡之後
貶其惡也朱子
書晉處士於晉
亡之後表其節
也一字之懲勸
深矣

伯厚王應麟曰
歐陽子曰始為
朋黨之論者甚
於作俑愚考漢
史蕭望之周堪
劉更生同心謀
議弘恭石顯奏
望之等朋黨欲

專擅權勢朋黨

黨可也交遊
兆友謂之朋黨可也宜學
相司謂之朋

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
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
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
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
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執而蔽其耳
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
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
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
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

專擅權勢朋黨
二字始見於此
遂為萬世之禍
可謂十言喪邦

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

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
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
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
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
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
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
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
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為人
主者俴俴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

之執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
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
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
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
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
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
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爲心也專而忍。

華愈轉則勢愈繁
勢愈繁則意愈切
如千巖萬壑狀流
迴瀾豈非文章極

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言固人之心使人生公言而

如千巖萬壑
迴瀾豈非文章極

觀

鹿門茅坤曰通
篇如傾水銀於
地而百孔千竅
無所不入其機
圓而其情毫

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

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
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
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
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
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執日益孤執孤則懼
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
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
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
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

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嘗○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執○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執○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

先乘昭宗醉而作亂突入宣化門掖帝赴東宮迎皇太子監國矯宣昭宗命稱上皇故曰深於

女○禍○皆○胃○上○也○可○不○戔○戔○

抑揚頓放中無限
烟波文之神似龍

鹿門茅坤曰莊
宗雄心處與歐
陽公之文可上
下千古

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

李存勗

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

晉王

李克用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

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

唐乾寧二年李克用表劉

仁恭為盧龍軍節度使又明年克用徵其兵仁恭嫚

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克用由是恨之天

祐中克用乞盟於契丹會於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

擊仁恭契丹許之易袍馬約為兄弟其後梁封仁恭

子守光為燕王實由仁恭先為

而背晉以歸梁此三

盧龍帥故克用自謂晉所立也

臣英曰叙唐莊
宗處倏而英俊
倏而裏颯憑吊
歛歛雖尺幅短
章而有縈迴無
盡之意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
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同
四年三月李嗣源至鄴城甲子夜軍士張破敗作亂
帥衆大譟莊宗聞變東發洛陽至石橋置酒悲涕語
李紹榮等相救諸將皆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
截髮置地誓以死報

易歎印本其戎收之也而皆自於人歎誓曰爾召員

李紱榮等相救言其皆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

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

謙得益大禹謨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

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

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

嘗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朋黨論

初呂夷簡罷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

淹在二府歐陽修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

德詩斥竦為大姦竦銜之因與其黨造為

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慶曆四年四

月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

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邪正之黨唯聖

心所察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亦何害也修

叙述最詳論斷最
緊故能淹通事理
剖決嫌疑集中傑
作也

水心葉適曰歐
陽氏朋黨論舊
傳謂其能極小
人之情狀故奸
邪忌惡尤深蘇
氏為續論欲翦

於是作朋
黨論上之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戮元惡而撫用其餘按自古小人害正比而仇君子人主必保護愛惜每加擊逐使君子無以自安小人為黨君子不為黨也如養鸚鵡孔雀貓鼠常伺其隙脩豫稍不謹捕而食之無救矣孟子言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穆公猶然况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謹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泰誓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

穀山子慎行曰
神宗問君子小
人之黨滕甫對
曰君子無黨辟
之草木綢繆相
附必蔓草非松
柏也余嘗以其
言驗之君子何
以無黨無所用
之也進退決之
禮義用舍聽之
君相浮沉付之
命數建樹度之
技能故職業相
與則同心共濟
出入相友則同
道為朋非有固
結之歡唇齒之

援也何以黨為

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
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
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
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
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
王溥趙崇王贊等三十
餘人同日賜死於白馬驛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此
振語朱全忠之言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
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
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

道為朋有固
結之歡居處之
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

援也何以黨為
小人則利害得
失滑於方寸之
間而立身行已
又無牆壁可恃
使之無黨安可
得哉嗟夫丈夫
七尺之軀戴負
履方奈何不為
松柏而為蔓草
哉

自待甚重故立論
皆高人一層

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
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
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
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
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壤漸成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十

聞修王忠堅曰
張芸叟與石司
理書云須遊京
師每聽歐陽文
忠公王荊公司
馬溫公之論于
行義文史為多
惟歐公多談吏
事久之不免有
請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
文章為欲聞者
今先生多教人
以吏事所未諭
也公曰不然吾
子異日臨事當
自知之大抵文
章止於潤身政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
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
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
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
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荆川唐順之曰
六一公身蹈此
弊故言之親切
如此

成格局濶大波瀾老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吉州新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
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何宜先。使坐而書以對。八

水心葉適曰韓愈以來相承以碑誌序記為文章大典冊而記雖愈及宗元猶未能擅所長也至歐魯王蘇始盡其變態如吉州學豐樂亭觀峴臺道山亭信州興造桂州脩城後鮮過之矣若超然臺放鶴亭簣簣偃竹石鐘山奔放四出其鋒不可當又關紐繩約之不能齊而歐魯不

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何宜先使坐而書以對八
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
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
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
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
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
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
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
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

遠也

東坡黃震曰吉
州學記思見道
化之成

聞脩王志堅曰
林下偶談云和
平之言難工感
慨之詞易好近
世文人能無之
者惟歐陽公如
吉州學記之類
和平而工者也

如豐樂亭記之

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
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
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
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
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
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
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
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
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

之盛美也其者三拜讓於其口然其間文

和平而工者也

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工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詞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者也

臣杜訥曰鋪張風俗淳義由於學校之成與篇首王政之本照

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

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於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操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

耀有聲勢故語
語淡朴而遂極
煒煌鉅麗之觀

錯綜開闢自然入
妙與柳州段太尉
逸事狀神理相合

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
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
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
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
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

年始贈太師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

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梁末帝年號嘗與

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

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嘗為先鋒志雖不就卒死

以忠公既死而梁亦微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

而更十有三君梁太祖末帝唐莊宗明宗愍帝廢帝晉高祖出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

宗恭五易國而八姓梁朱氏唐莊宗李氏嗣源莊宗養子失其姓從珂王氏晉石氏

漢劉氏周太祖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郭氏世宗柴氏

荆川唐順之曰此文凡五段一
段是總叙其略
二段是言其能
全節三段是辨
其事四段是言
其善出奇策五
段是寺中畫像
之事而通篇以
忠節善戰分兩
項然不見痕迹

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宋仁宗年號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

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

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唐攻兗州

彦章將保鑾五百人至遞坊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被擒

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

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龍德三年

晉取鄆州末帝召彦章為招討使彦章期三日破敵兩日而馳至滑州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

口築河南北兩城號夾寨彦章命甲士六百人均持巨斧載冶工乘流而下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

橋南城遂破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果止三日

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

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嘗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

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旣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歸美國家太平以
為豐樂之由立言
有體而俯仰處更
多閒情逸韻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次崖林希元曰此篇專歸功於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為亭第二節論滁為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所以名亭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
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鹿門茅坤曰太
守之文借事散
感慨而公本色

安定教士之法規
條最詳篇中專舉
此事殆所謂論人
必於其大者也

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
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
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

景祐明道及下慶

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

景祐明道及下慶曆皇祐嘉祐皆仁

宗年

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 孫明復 石守道 三人

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傍官署以爲學舍。禮部

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又以疾辭歲餘

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
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
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
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
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
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
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
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
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呂元明嘗言仁宗時國子先生必求天下

賢士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規矩之事胡瑗為直講有旨專掌學政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以其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

叙述先德情文深婉令聲歎千載如生可謂仁孝之言

東坡黃震曰龍
岡阡表述其狀
記父之言謂然
而豐不如養之
薄謂治死獄當
求其理

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養
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
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吾累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
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
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
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
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

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汝而立於傍。劒謂抱之如執劒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

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

他子弟嘗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

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

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

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

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

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立學石本譜圖云歐陽氏夏之

苗裔越王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

陽亭侯修之先為吉州未豐人高祖名託曾祖名柳

祖名偃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咸平真為道州判官泗

父名觀宗年號

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

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畱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

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

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吾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併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按自韓愈

以古文倡於唐，三百餘年，修出而宗之，起五季論卑氣弱之敝，黜天聖景祐間大學體詭異之習，士始知通經學古，功倍於穆修柳開矣。其學長於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別白是非利害，故其文章皆與經術相發明。攘斥佛老，尤為知本。雖性道之精微，固有間焉。然文家法度可謂盡矣。故言行錄稱之曰：超然獨驚眾。

莫能及。譬夫天也，之少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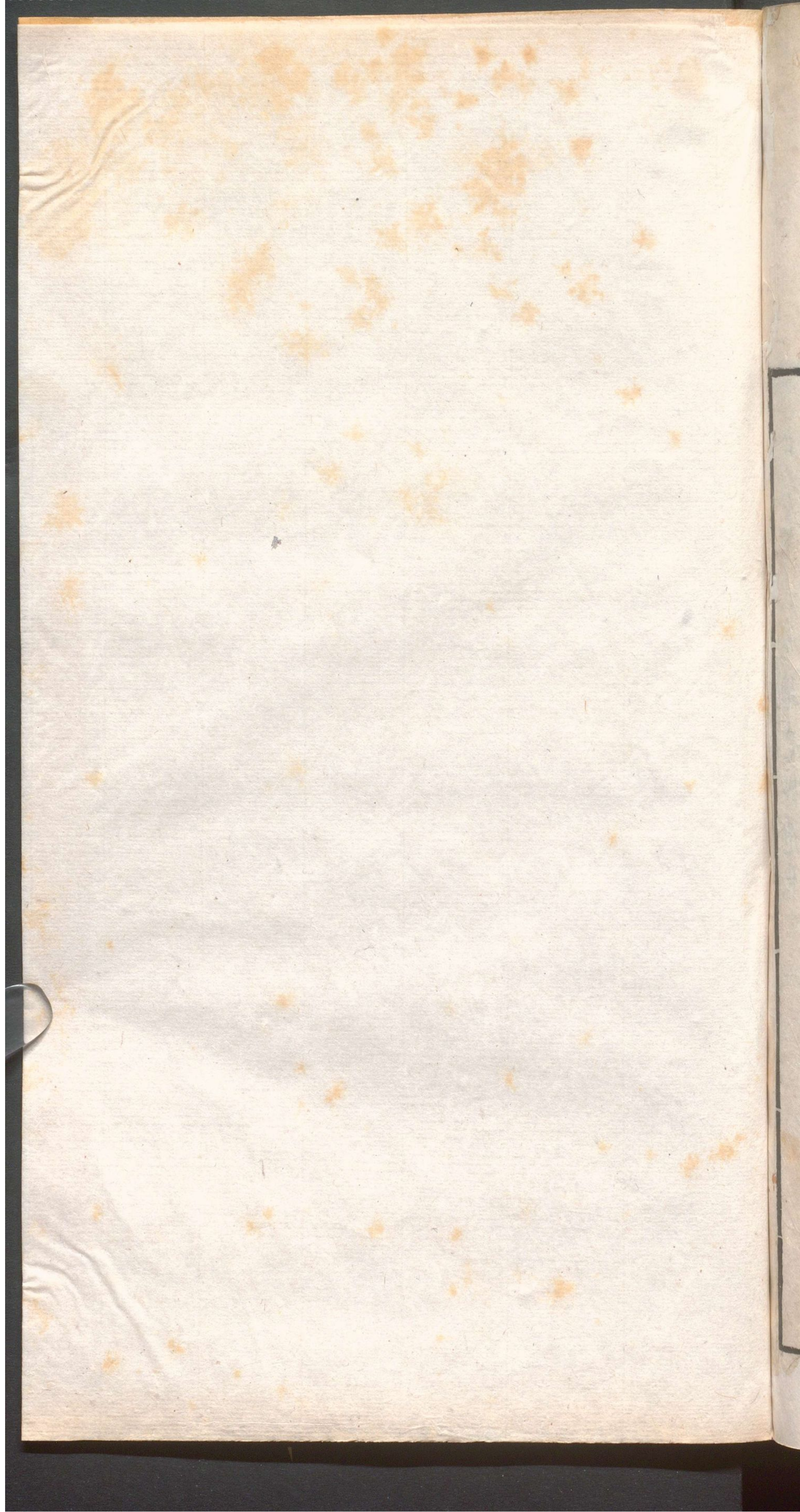
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
萬物不見痕跡自極其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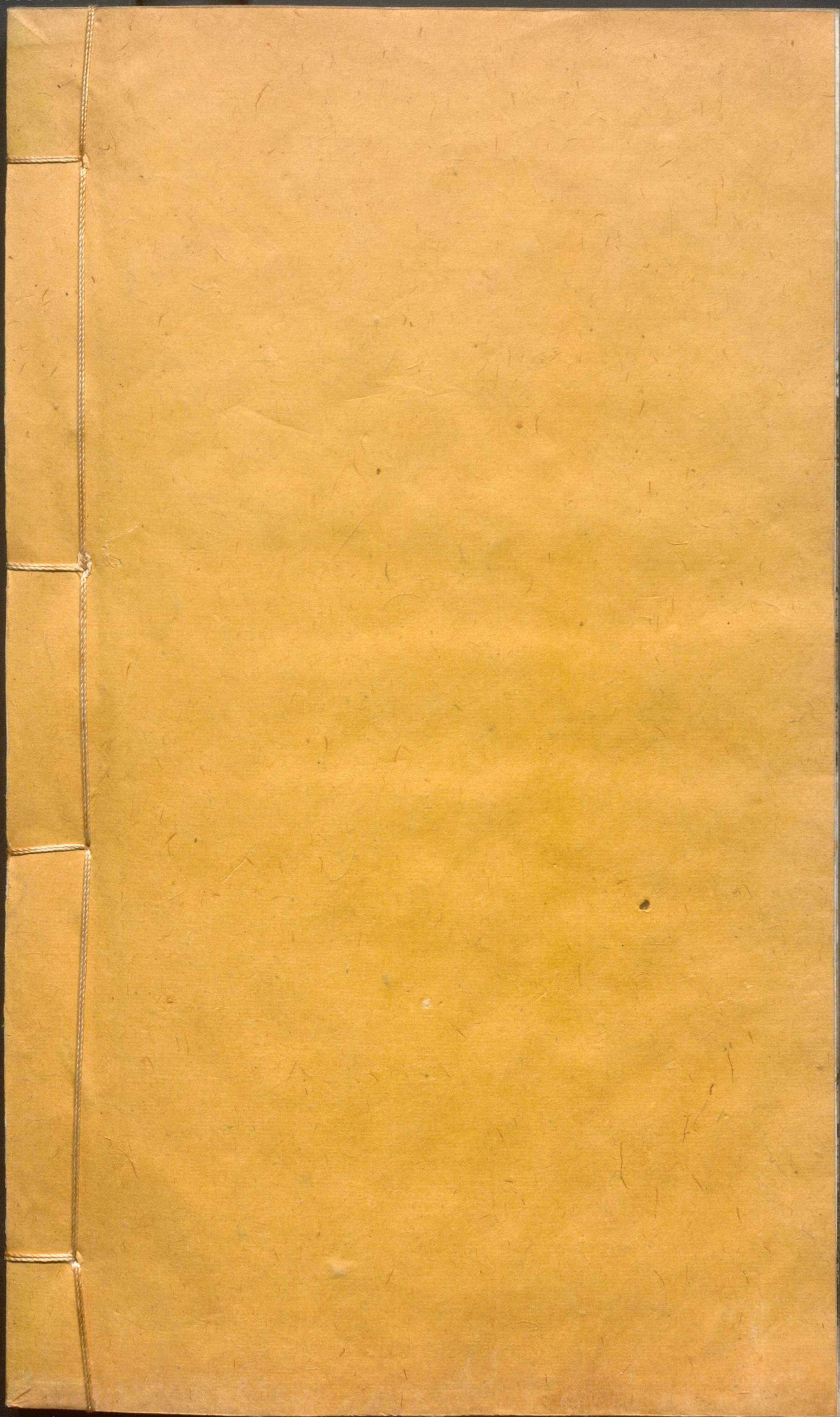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終



五洲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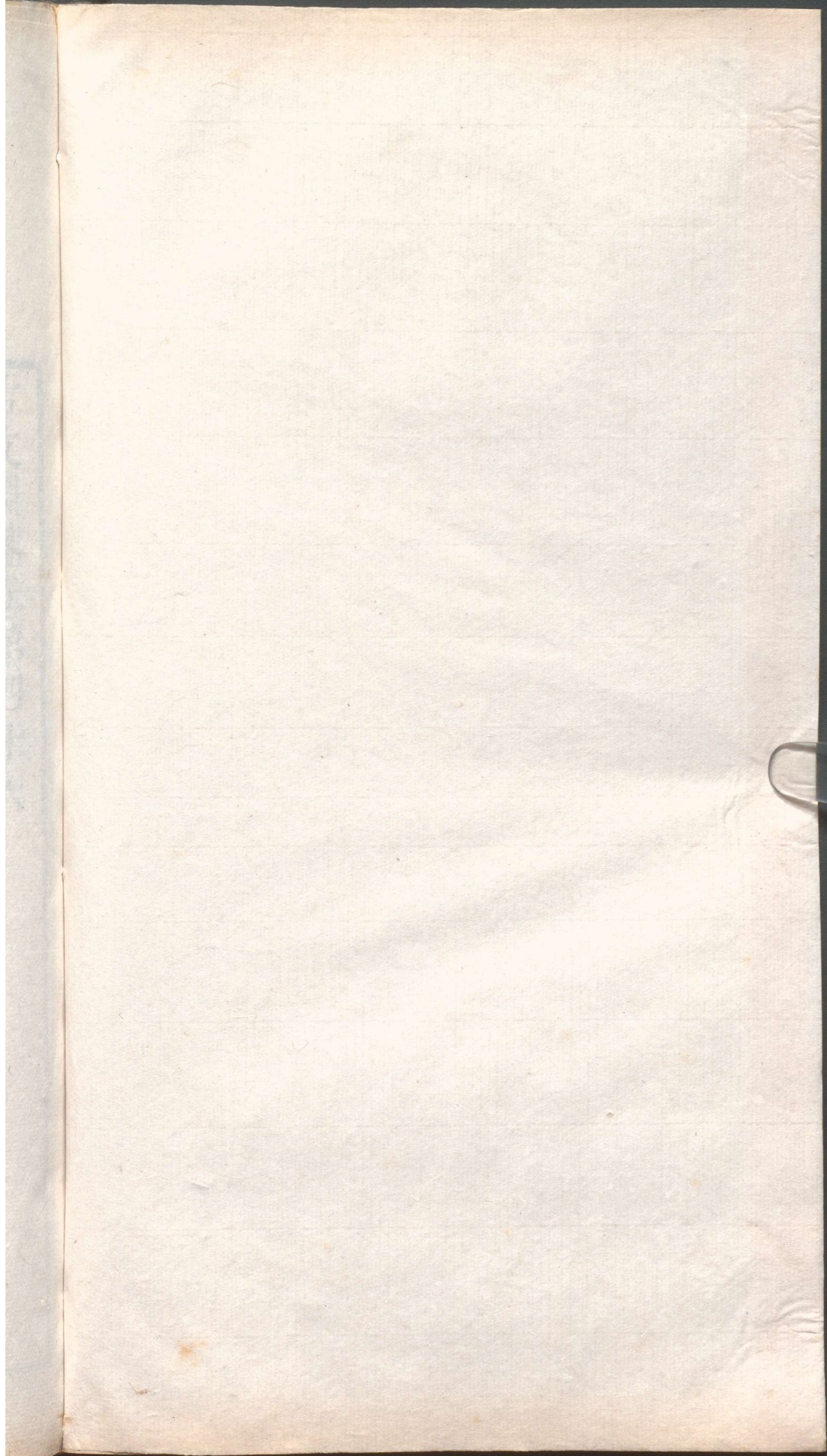
三





4° L. sin. D305/17

Wb/57/17





宋

古文淵源卷之四

周惇頤

太極圖說

廣載

曲

生

理

道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六

宋

周惇頤

太極圖說

張載

西銘

與呂微仲書

程顥

論君道

論王霸

論十事

論新法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程頤

上仁宗皇帝書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上太皇太后書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易傳序

春秋傳序

答朱長文書

顏子所好何學論

明道先生墓表

楊時

論王安石邪說疏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六
答陳瑩中書

范育

正蒙序

儲錄卷第一

儲錄卷第二

儲錄卷第三

儲錄卷第四

儲錄卷第五

儲錄卷第六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周惇頤

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以舅任歷官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有溪取營

道所居濂溪以名之世稱為濂溪先生著太極圖通書得孔孟之本源二程子往受業焉

淳祐初從祀

孔子廟庭

太極圖說

圖見性理朱震謂出於陳搏歷傳種放穆脩以及於周子朱子訂正

拈一靜字是周子
教人為學喫緊工
夫然須是仁義中
正始為有本之學
否則淪於空寂矣
此可見先儒之言
毫無滲漏處

以為周子自作

無極而太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有太極則

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

行之序則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木火土金水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

於一物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之中道成女一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晦菴朱熹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涵清逸誌先生之慕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

之中
無極之真
王
之
米
如
个
山
之
車
之
人
是
土

道成女。一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

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作易其大義蓋不出

此故引之。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按六經四子之書非有意於爲文而爲天

地之至文者也。自孟子殁，聖學失傳，於是道德文章分而爲二。唐韓愈氏雖稱因文見道，未能合而爲一也。自濂溪周子起而上承其統，太極一圖乃其所以精蘊橫渠張子與其同時並興，自言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西銘一書，尤其文之粹者。故朱子云：自孟子後，方見有此兩篇，蓋雖未至於無意爲文，而醇乎其醇，幾於有德之言也。二程之文，簡質渾厚，大儒修辭立誠，自非文士之所企及。劉清之謂本朝惟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蓋宋儒之推尊周張程之文如此。所謂道德文章合而爲一者也。自是而後，其徒相與闡揚師說，要爲造道之言，而四子深遠矣。

張載

字子厚，長安人。舉進士，呂公著薦爲崇文

院校書，尋移疾去。呂大防薦知太常禮院，以議禮不合歸。少喜談兵，又訪諸釋老，乃返而求之六經，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盡棄異學，淳如也。爲關中人士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西銘

張子常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

稱為橫渠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西銘

張子常于學堂雙牖左書砥惠右書訂頑伊川曰是啟爭端也改曰東銘西銘

孔子嘗有言曰仁人事天如事親西銘精奧確切深有以發明孔子之意程子以為仁之體蓋有見乎此也

伊川程頤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力他人無緣做有孟子以後未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

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

地之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曰吾與

則其視之也亦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

如已之儕輩矣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

家相也網紀眾事則大臣而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已故為宗子之家相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

和靖尹焞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脩載此意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

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

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

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

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

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

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知化則善述其事

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

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不愧屋

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

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

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

晦菴朱熹曰西銘前一段如基盤後一段如人下基又曰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一箇橫截斷底道理

漏為無有心者性為因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

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踐夫形者也**之錫類**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遇人如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太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體其受而歸全者**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曾子之啟手啟足則歸其全也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

節言人事天地
常如子之事父

佛氏之說不可窮
詰此專就道理上

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事天者富貴福

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澤所以

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天厚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
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
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
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
已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
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
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
而斃焉者故張子
之銘以是終焉

與呂微仲書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歿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

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

一一辨駁直使之

結此專就道理上

一一辨駁直使之
無說自解

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
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
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
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
必謂生歿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
命。有義。均歿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爲引取。
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
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

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開論傾俟

所性不如使民之者則也

程顥

字伯淳河南人舉進士以呂公著薦為太

後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

卒顥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

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道復明孟子之後一

人而已學者稱為明道先生淳祐初從祀孔

子廟

庭

論君道

熙寧初顥為監察御史神宗數召見

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

優納之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

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

言純儒之學實際之

東敬黃震曰明
道初疏乞定君
志用正人次乞
脩學校尊師儒
次論王伯皆根
本之論

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
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
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
君雖出入從容閒然。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
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

又引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

又引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

識論皆不落第二層可以見其生平學術有原本委

臣熙曰神宗求
治太速一切設
施俱從功利起
見程顥首辨王
霸引入聽言用
人詞意雅馴洵
為醇儒之學

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
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
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
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
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
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

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

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
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
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
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
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
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
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
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
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

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

並商書咸

有一德篇

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

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

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

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

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

惑矣今將救千古溪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

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

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

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

十事皆切當時之
務儒者之效優於
經濟乃爾

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
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
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
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
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
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
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

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

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

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

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

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

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

唐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一夫給

田百畝，以二十畝爲世業，餘爲口分。

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

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

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

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

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

里，立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

相安而親睦，刑去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

東坡黃震曰
之於疾此猶劇
証人主所宜力
救者也

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
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
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
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
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
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
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
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

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貲度。

臣英曰制度之損益在於因時經緯之大綱在於復古以標本為緩急洵通儒之言也

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一居人方古亦不

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貲度

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

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

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

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

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

府之任治於五官五官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曰勾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

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

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

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旣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

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一

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朝裁擇。

論新法

顯在臺職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中外

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

平氣以聽安石爲之魏屈最後乃爲此奏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

據理駁論不屑屑

及利害所見獨

趙

穀山于慎行曰
王介甫西變新
法固多苛擾然
亦有利害相半
斟酌損益可以
施行者未必盡
非也但安石行
之太驟而不問
其難易諸賢持
之太急而不察
其便否兩相激
而求相勝遂至
誤國爾誠使安
石以公平之心
從容漸漬以治
天下之心而在

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於
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
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
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
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
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
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
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
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

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

天下之

廷諸賢以同心
圖治之謨為救
正調停之策亦
何至紛紛相構
成誤國之罪也

動亦定靜亦定顯
微一致是徹上徹
下之功若離絕外
物以求靜此釋老
之學所以別於我
儒也明道此書最
為明白的當

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

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奏上安石猶敬其忠信。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顯固辭。改僉

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直以為已所不如。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程子
荅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
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為外。率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

晦菴朱熹曰明
道言語甚圓轉
初讀未曉得都
沒理會子細看
却成段相應此
書在鄴時作年
甚少又曰定性
者存養之功至
而得性之本然
也性定則動靜
如一而內外無
間矣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聖人
之所以為聖人
不以其定乎君
子之學亦以求
定而已性定而
天下之動一矣

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咸九四爻辭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
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
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
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

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

臣廷敬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為心故其心湛然有主虛而能應此所以範圍曲成而道濟天下也書中暢發其義誠探微窮本之論

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卦辭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附朱子定性說。○定

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

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

義存法戒即一記
亦不苟作

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疆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晉城縣令題名記

爲晉城縣令三年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

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傑然有功

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

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與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

孚而更書已至。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

乎而更書已至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
已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况因循
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
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
得則因謂令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
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
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
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
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所學既純故規模
自爾正大

程頤

字正叔。哲宗初，用司馬光薦，以處士累擢
崇政殿說書。尋罷。紹聖中，竄涪州，徙峽州。
頤學本於誠，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
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若布帛菽粟，
知德者尤尊崇之，稱爲伊川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庭。
上仁宗皇帝書
時年十八

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
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
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聰益塞，紀綱廢而
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
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常害一忠臣戮

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

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然而不言哉臣今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耻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倘或陛下少畱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

爲仲尼其爲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
不繇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
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
焉道必充於已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
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
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
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
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
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

臣乾學曰宋世
處士皆以大
薦召上書累
萬言以非應
之作故其文
可誦可傳然
有自任之重
於諸葛孔明
自擬於孟子
子文中子者
知非大儒不
為此言也敢

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
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
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
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
為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
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
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固本之
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

竭衣食不足春畊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此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

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

明道
元二

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

明道元二

年江淮間大旱種餉皆絕人多流亡饑困疫死者十二三墟里幾空坐食之卒計踰百

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

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
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
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昊賊
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
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猶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
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
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
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旣切於內。父子不相保。
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

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秦中
白儀

屢起。黨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秦中白儀

渭涇原環慶鎮戎等州暨于靈夏皆有諸羌首領太

祖開寶八年秦州大石小石族寇土門知州張炳擊

走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安家族寇長山巡檢使韋

韜擊走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略三陽麻穰弓門

等砦監軍巡檢使周承瑨等擊敗之是年又寇八狼

砦巡檢劉崇義擊敗之三月小遇寇慶州知州慕容

德豐擊

走之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

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

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

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况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

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何如。亦嘗置之慮

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繇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常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

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
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
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
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耶。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
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
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
人之妄言耶。天下之治。繇得賢也。天下不治。繇失賢
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爲治
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

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

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

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今天下未治誠繇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將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

臣英曰平聲明
徹文亦如八音
之交暢五色之
相宣

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
人○以○王○道○可○行○則○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
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
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
慮○天○下○之○心○以○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
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
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
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
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

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

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况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見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

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而不虛受陛下爵祿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英宗初立議追尊生父濮安懿王允讓翰

林學士王珪等謂宜稱皇伯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林學士王珪等謂宜稱皇伯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期是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臺諫羣起非之治平三年正月皇太后手詔下中書濮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皇帝可稱親濮王稱皇夫人並稱后御史呂誨等力言不可皆斥去彭思永者字季長廬陵人由進士累官侍御史以言事謫時召爲御史中丞上疏極諫而伊川爲之屬草

引喻甚明持論極正可以折羣喙之紛紛矣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
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
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
府不得不爲陛下辨明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

庭芳胡一桂曰
歐陽脩倡議以
悞韓琦韓琦主
議以悞天子始
於講學不明終
於執以私意惜
哉程子曰為人
後者謂其所後
者為父母而謂
其所生者為伯
其父母此天地
之大義生人之
大倫不可得而
變易也然所生
之義至尊至大
雖當專意於正

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
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
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
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
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
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
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
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
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

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

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榮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

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

大統仁廟父也。在族人不稱。則其避父而稱親則
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意非一
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
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
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
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
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
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
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

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夙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旣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某。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

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別不已。前者旣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

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訥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

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

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禮。去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疏入。英宗感其至切。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卽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挽思未自助。思未言陰事。非外人所知。但言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出知黃州。

上太皇太后書

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誼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

程子自任之重隱
然有堯舜其君之
意殆與伊訓說命
之篇後先光映者
也

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監校
書郎至闕下召對頤上書○英宗后高氏
神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哲
宗立加上尊號曰太皇太后

臣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親奉
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
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尚○慮○陛○下○貪○賢○樂○善○
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
陛下不以爲妄臣於是受命供職夙夜畢精竭慮惟
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庶社固無
窮之基乃臣之心也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

躬行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

水心葉適曰程氏上太皇太后書問學職業所於此矣蓋以輔養主德為大而欲致之若者具以周公之輔養成王為法為立政專言常伯常任綴衣虎賁發此論也今按立政歷陳夏商先君及周文武用人之方與桀紂寵任暴逸亡滅之故乃在成王即政後非初立旁冲時也又按

躬行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與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

常伯常所長事常任常所委任綴衣掌衣服虎賁掌射御

武王既葬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作詩以貽成王成王悟天變罷穆卜迎歸周公及既作洛周公復子明辟成王重留委國以聽而周公復相遂終周公之身與成王之世然則非成王之智不足以其臣非成王之明不足以其臣其聖賢卓然周召蓋為其所用以致盛治非如童稚

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知恤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者鮮言知憂得其人者少

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皆罔命是古人之意人

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

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

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

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

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

盛治非女童稚

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

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
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
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
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
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
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
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神宗崩太子嗣
位年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
十歲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

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
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
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
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
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
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
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
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
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

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

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

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凉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

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旣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大中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爲秘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爲校書郎伯希家本福州隨父至京師裁四歲誦詩百餘篇真宗召見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

上十一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

宗伯見其愚。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

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

臣廷敬曰其思
周密而中歎其
鮮朗暢而無疵
所謂秩秩德音
異於口耳勦說
者也

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

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

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

彥博同赴經筵。

元祐初。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遇宰臣

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

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

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

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

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

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

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
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
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
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
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
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
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
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
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

爾○又○以○爲○雖○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
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
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
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
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
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
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
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
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

臣杜訥曰引伸
層折媿媿不窮
蓋緣惘誠韞結
雖極杼寫淋漓
祇覺入理入情
而不見其繭縷

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
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
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
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
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陛下擢臣
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
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
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
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覲能

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
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
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
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
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
惶懼待罪之至

論經筵第一劄子

頤既授崇政
殿說書上言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之所以成德繇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

總在本原上著意
發為議論故純正
宏闊絕無偏駁

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

美和張九韶曰
哲宗以啓沃之
任待伊川伊川
以聖賢之學輔
哲宗可謂君臣
相遇者矣使哲
宗惟和惟一勿
有間之吾見武
丁傳說不能專
美於前矣而惜
乎其不能也

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
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
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
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
輔養之道非謂詔告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
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
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畱二人直日夜

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
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
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
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
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
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
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
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
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

成聖德爲宗祖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

止

論經筵第二劄子

臣輔翼贊之道略盡是篇

鹿門茅坤曰輔養主德自是致君第一義伊川不憚再三言之可謂識所重矣了凡素黃曰程頤在經筵聞上在宮中起居激水必避螻蟻他日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頤曰願陛下

臣聞三代之前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韓維進讀三朝寶訓曰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螻蛄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此仁術也願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避螻蛄蟻小行也曲愛也而二臣諄諄獎導其君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及百姓皆凜凜孟氏之家法焉

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
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乖巧奢麗
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
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
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
過於此取進止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
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
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
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
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領之

易傳序
頤嘗言今農夫祈雨深耕易耨播種
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支藝作爲器

天地之和帝領之

易傳序

頤嘗言今農夫祈雨深耕易耨播種

末言必自

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

無間傳會

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輯聖人

言理精要包舉全

易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

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

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

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

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

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所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張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

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遂徹坐罷講。

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

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遂撤坐罷講

春秋傳序

先聖作經之意後人以揣摩穿鑿之見求之則滋晦矣三復此文始知先儒為學精慎如此

康侯胡安國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細領者凡七家孟軻氏莊周董仲舒王通邵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賢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

雍張載程頤七
家精要之詞智
者即詞以觀義
則思過半矣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哉。夫子當周
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先儒之傳曰。游夏不
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
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
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
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
者。爲難知。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

臣乾學曰漢唐諸儒三傳註疏義例至精然皆從褒貶賞罰起見未免以春秋為獄吏之書惟伊川作傳以為經世之大法莫備於春秋胡安國祖之被旨撰傳後遂垂之學宮無以易其說矣

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志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

言貴立誠文以載道此能闡發其旨
覺善誘之心殷然
無已

而入也。

答朱長文書

長文字伯原蘇州人元祐中起
教授於鄉召爲文學博士遷秘

書省

正字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
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
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
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
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
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

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

東發黃震曰答
朱長文書勸勿
多作詩文

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曰聞夫子之遺而忘
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頤於朋友
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
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
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
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
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
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
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
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

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
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
盛莫如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
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
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
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頤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
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
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
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
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

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

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辭過

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顏子所好何學論

濂溪周惇頤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

常人使二子顯頤往受學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頤年十八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又問學之道如何頤因作此

脩舉學聖工夫語
語自親歷中得來
故無一切影響之
言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

東穀黃震曰顏
子所好何學論
謂其學以至聖
人之道也

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
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
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
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
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
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
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

臣廷敬曰顏子
以聖人為學聖
人之道不外存
心養性立論最
得要領後復引
論語中庸為證
胸中確有所見

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
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
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蓋傷其不
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
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
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

在伊川言之無溢
辭在明道當之無
媿色

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
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
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
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
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
之。卽延見。處以學
職。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

文彥博

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

安石學術深為宋
世之害龜山得統
程門辭而闢之其
功偉矣

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楊時

字中立。南劍將樂人。舉進士。歷官至工部侍郎。師事二程子。著書講學。世稱為龜山。

先生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

論王安石邪說疏

靖康元年五月。時為國子祭酒上。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

孔子廟庭。

安石以元祐元年卒。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忠公。元祐元年卒。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忠公。

晦菴朱熹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語言亦無往不得其正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躋揚韓掩跡顏孟初亦豈還有邪心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孔子廟庭安石以元祐元年卒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

璵山丘濬曰朱熹云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三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猛戾使天下之人賢者喪其樂生之心不肖之輩奸黠相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

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

之事竭天下之力事在徽宗時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

之也釋鳧鷖守成之詩大雅鳧鷖篇小序守成也於末章則謂以

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

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

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

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

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

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

論亂極矣觀其
所論豈有正人
君子而引用凶
邪排擯忠直躁
迫猛戾者乎矧
其擅廢聖經而
敢為天變不足
畏之說其得罪
名教也甚矣

疏解精奧足以發
揮易理使學者渙
如冰釋

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
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
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濟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
學舍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
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
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
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爵復

答陳瑩中書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蔽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
辭曰爰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
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

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爲能受。惟

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賁上九爻辭而卒乃曰：賁無

色。雜卦傳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

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

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

爲之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

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

仁，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

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見繫辭坤之初六曰：履霜，

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

見繫辭

坤之初六曰履霜

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

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

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

魯昭

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不從

遂伐季氏孟氏伐公徒公奔於齊遂以失國魏高貴

鄉公欲討司馬昭尚書王經曰權在其門為日久

矣毋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不聽卒見弑於成濟此

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

也夫乾一變而為姤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

變而為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

臣乾學曰讀中
主夫姤之論君
子所以處小人
之道盡之矣

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
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
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
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
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
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
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
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
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
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

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
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
矣。故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
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
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
自姤至於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
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
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剝卦
象辭消息盈虛。天且
不能暴爲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

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况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覓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况過之乎。夬九五。覓陸夬夬。中行當无咎。象曰。中未光也。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

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

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爲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范育

神宗時爲御史時王安石欲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育與御史林旦薛昌朝共劾

定不孝

皆罷

正蒙序

張載屏居南山下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書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旣成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

正蒙一書廣大精微無所不有學者欲探溯道源此其津筏乎

水心葉適曰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於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焉在較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為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於驪山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淺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於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晬盤之說橫渠曰吾作是書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

榮之者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然斯言也豈待好

而然聖賢在上

離也故有木朽則根枯之說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

猶反手鳥在較是非角勝負哉然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實見而耳實聞也以為世外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

榮之者在人功而已又如昨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之者何如爾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張子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言性也適將取訾於末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儒者亦

天地絪縕通晝
夜之道而知不
疾而速不行而
至子思誠之不
可掩孟子大而
化聖而不可知
而曰吾所有之
道蓋若是也譽
之者以自同毀
之者以自異嘻
末矣

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
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况能
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
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
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
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
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
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闢之以
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
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

大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

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

臣廷敬曰正蒙
一書宋儒頗有
異同之論要其
體大思精非世
儒可測其涯溪
此序悲力推崇
勤勤之意所見
卓然矣

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
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下。理有易乎是哉。
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氣。語大至於無間。語小
入於無朕。一有窮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
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
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
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
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
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
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

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

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有無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爲之敘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爲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爲夫子言乎。雖然燭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泰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

育謹序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六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六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七

宋

王安石

范鎮加修撰制

高旦可著作佐郎制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磨勘轉官制

王伯恭轉官制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上時政疏

論館職劄子

禮論

周公論

三聖人論

王上田正言書

虔州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慈谿縣學記

復讎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國

後周書序

蘇洵

下三遊集上集四十一

國粹學

卷之四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a metal fastener, possibly a clip or a part of a hinge, showing its curved shape and metallic texture.

六國

張益州畫像記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上高利公書

徐氏書

李氏書

明倫

管仲論

漢書

出韓邵文館山刻書

與益州書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七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王安石

字介甫撫州臨川人英宗朝擢進士歷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封

荆國公加司空

范鎮加修撰制

鎮以起居舍人知諫院嘉祐初請定繼嗣言甚激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見從固辭又力請章十九上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改集賢
殿修撰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范鎮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辨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按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比事屬

辭之失使來者無以考稽

語有典據

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比事屬辭之失使來者無以考稽

高且可著作佐郎制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與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厲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

磨勘轉官制

有司考爾等之閎閎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莊重得體製

古人言止於羣僕
侍御之臣此猶得
其義

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王伯恭轉官制
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
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
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爲義蓋有
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
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
無側媚之毀其使序於正內以允廷論之公焉爾其

審門闥。謹房闥。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未綏寵祿。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嶧京兆長安人由進士歷給事中言宰相

陳執中不應罷出知慶州後復以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知河中府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

備 適古之補贊勉交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况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崔嶧。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仕者。非苟自佚其身。惟慎行祇法。以助成王德。爾

詞極動氣則活

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秒卿以榮居息古
之仕者非苟自佚其身惟慎行祇法以助成王德爾
所知也往其懋哉

上時政疏

仁宗末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此書言備從

官蓋是時所上者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
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
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
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
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

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以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

臣熙曰當國家
豐亨豫大之會
貴於乘時有為
援古鏡今辭意
切直筆力更覺
適勁有凌厲一
切之槩

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
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
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
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
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以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
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
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
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
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

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所不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暝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暝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

以窮理知人為本
立言有要

鹿門茅坤曰若
今之經筵官當
亦準此博訪考
言以為儲養公
卿之選

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瞋眩為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
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
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
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
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
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
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

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
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
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
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
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
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
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
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
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
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

臣廷敬曰館職
之除昔人所謂
人物之選儒墨
之禁也剗中所
論亦辨才論官
之義

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
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
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
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
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其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
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
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
也此與用一二十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
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
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

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

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書益稷篇用人惟已。仲虺之誥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舜典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

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

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

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

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

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

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

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肖而正

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

論禮原於性能條
暢其說而文亦具
有古雋之氣

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
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
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
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見性

惡篇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僞也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

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

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

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

東坡黃震曰禮
論謂荀卿不知
禮自是曉然之
理

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
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
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爲聖人
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
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
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
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
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
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
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

臣乾學曰性惡
是苟卿病根反
覆折辨不特於
苟有擊蒙之功
直是羽翼聖籍

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
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
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
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
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
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
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
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
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
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

論雖翻新而不入
於深刻辨難之文

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

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

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

貌執言以禮貌接待請畢事言卑賤之人恐其言之不盡

而先請其畢辭也

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

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

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

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

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

士之道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

也豈足為周公平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

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長

卧子陳子龍曰
蘭陵所言固是
牽於習見若周
公之待士已不
可考然亦恐非
一以法制約之
而不取謀議者

也豈足爲周公平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
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
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
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
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
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
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
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
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

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亦荀子語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聖各詣其極非必
有意矯世而文勢
組舞自奕矣動人

子者吾不信矣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乾卦文言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

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

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喬之制

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

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也。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

之任爲之仲者，待耳。豈帶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

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書意從昌黎諍臣
論得米筆自抗獎

上田正言書

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以甲
科舉賢良方正擢右正言管勾

國子
監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
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
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
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
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
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
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下刊害奮不韋忌且曰頃坐下行之無使天下胃利

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臣士奇曰直詞
正義痛切指陳
自能使正言心
折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不以實告人二語
出穀梁傳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
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
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
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
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
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
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

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廼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

虔州治
贛縣

大山長谷，荒翳險阻。

交廣

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

論議却自醇正文
章極其疎古

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考成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湍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

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首德者。生令之

臣乾學曰既有
所以教之地當思
所以教之之道
性命之理出於
人心非有古今
之異在所以教
者得先王之遺
意而已作學記
須有此本原之
論

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
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
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
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
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故知地之
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耳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
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
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
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
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

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

書益稷篇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言庶

頑讒說如其改過。則進之用。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

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

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

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
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
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
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
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也。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
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
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
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
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
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

臣士奇曰先王
興學原本人心
秦人廢學人心
終不可奪具見
根柢之言

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
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
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道德出於
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
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
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
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
矣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言於子蓋上失其
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

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印失者在比而後

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
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
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
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
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
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
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
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
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
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

守法者吏即有治
人無治法之義文
亦筆筆入古

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
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
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宋沿五代置三司使
通管度支鹽鐵戶部

謂之總領三部又置
三部副使各一人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

郎呂君冲之

呂景初字冲之酸棗人嘉祐中以戶部員外郎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始

稽之衆史而自李紘

李紘字仲綱宋州人仁宗時爲三司度支副使已上至

查道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真宗咸平六年始令三司
分部置副各道以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

臣杜訥曰總挈
艱語如高屋建
瓴資薄而下遂
極騰掀激宕有
不可止遏之勢
蓋由筆性矯捷
故尺幅之中文
瀾亦有迴瀾

得其名自楊偕

楊偕字次公坊州人仁宗時由判吏部徙三司度支副使已上得

其官自郭勸

郭勸字仲褒須城人仁宗時爲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已下又得其

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
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
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
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
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
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
耳雖欲食疏衣敝樵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

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
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母以
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
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
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各
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
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
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
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
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此與慶州學記皆
借一州一邑發揮
大議闊濶重厚之
文

東發黃震曰慈
溪學記起頭謂
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政教故學
不可一日而無
於天下此兩句
關涉大

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
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
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
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
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

其學之所自遷徙偏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

禮記王制命鄉

簡不率教者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偏迫也遷徙乃所以勉其怠偏逐所以除其惡

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

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

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

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

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

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

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

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

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

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
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
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
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
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
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
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
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
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
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

早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茂○美○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

極意論駁自成一家之言

東漢黃震曰復讐解謂復讐之義為亂世之子弟言之

者。

復讐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商書微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

鹿門茅坤曰當與韓柳議參者

聞修王志堅曰復讐書於士非周公之法然則青苗獨可信為

有辜罪乃罔恒復小民方興相為敵讐微子盡備之

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

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

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

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又居父母兄弟之讎見檀弓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

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定四年公羊傳此言

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

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見秋官朝士疑

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

周公之法而必行之乎

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禹謨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

叙述清疏善於裁

東發黃震曰孔
道輔銘誌以擊
蛇為小事而附
其後得體

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
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
可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
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
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
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王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

鹿門茅坤曰此
篇於序事中一
一點綴而風韻
煥發若順江而
看兩岸之山古
又所謂應接不
暇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
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
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
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道輔自知仙源縣再遷太常
丞章獻太后臨朝召為右正
言受命日論奏利用崇勳竊弄威柄宜蚤斥去太
后言受命日論奏利用崇勳竊弄威柄宜蚤斥去太當
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
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
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

已明道二年道輔自應天府召為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等

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絀

已明
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等

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絀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使諭道輔等至中書命宰相

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以大義責夷簡夷簡奏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出道輔知泰州蓋

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

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

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

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

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

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畱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

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

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

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

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

道地故出知鄆州

按宋史程琳傳琳知開封府嘗遣吏市材木及婦女已而其吏以贓

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卽馮士元事也

再按道輔傳云道輔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程琳宰

相張士遜惡琳又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知帝有不

悅琳意詭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

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帝怒以爲朋黨公以寶

出知鄆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憤惋道卒

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城驛

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

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

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

臣廷敬曰銘書
請明肅歸政及
奏曹羅罪狀發
然有剛正不回
之槩寧州細事
其智勇之端亦
略見於此文特
敘述生動如霜
空皎月森爽逼
人

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
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
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
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
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祿祥事。在寧州。
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
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
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
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
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

叙次中能辨輕重
淺深之法文亦抑
揚盡致

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福無
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
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輶權彊所忌
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
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
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

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

吹劍續錄云。歐陽公妹適張氏。夫死。携孤

女歸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失其舟。跡捕至

京師。得之。開封府勘晟之妻妾。皆與梢人通。府尹承

言者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此所謂孤甥女子之

獄也。李燾長編云。修既上疏言韓琦等不當罷。爲

黨論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

實。前妻所生。甫四歲。其母携養於外氏。修以嫁族子

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

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

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

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

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
入內供奉官王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具
買田立歐陽氏券出知滁州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
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皆得罪安世出監泰州鹽稅
昭明出監壽春縣酒稅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
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
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
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
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
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
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

鹿門茅坤曰以
剛字了蘇君意

氣以仁智二字
次其史業感慨
中有法度

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

敗。

慶曆三年元昊寇鎮戎軍。涇原路招討經略安撫副使葛懷敏戰敗。被困於定州。若走至長城壕遇

害。

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

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卽譴聚謀爲變。

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

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

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

以爲兵。敗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

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

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

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

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
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
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
台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
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
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莫我南服。元元蘇君，
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
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

誰對誰慍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

安石之銘

情辭相稱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

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

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時大人

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

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

鄭戩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諡文

肅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

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

公之誌亦如之

臣英曰以許君
之○不○遇○明○進○退○
得○失○皆○非○智○力○
所○能○強○人○常○以○
義○命○自○處○從○志○
銘○發○議○論○亦○一○
變○格○也○

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
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
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
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勇○
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
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
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
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

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

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太廟齋郎

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
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太廟齋郎
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
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
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
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

通篇純發議論格
調自異而文思倍
加沉鬱

聞脩王志堅曰
初田與孫侔常
秩齊名田既早
世秩一出取美
官為笑於時惟
侔以隱操終田
之為人雖不可
知然擬之以孟
子無乃太過眉
山辨奸論所謂
收名好名之士
私立名字以為
顏淵孟軻復出
豈非指此輩耶

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
謂迂濶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今
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
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
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
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鹿門茅坤曰通
篇以虛景相感
慨而多沈鬱之
思

臣士奇曰志未
就書未具本無
可傳低回太息
說得有可傳而
人不知是空中
結撰法

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
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
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
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

宋史父平言試御史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

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

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宋史

云以爲忠武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

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

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

附宋史本傳同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

字容季皆自善爲銘曰

字容季皆善爲文長於序事

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廸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

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之歎意

王安石

字平甫安石弟熙寧初以薦召試賜及第官秘閣校理

後周書序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

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唐儉成之仁宗時出大

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

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

借周書發論識意
矯矯迥別庸音

臣熙曰後周立國規模數語已盡次復推廣言之見任人變法之難是時新法方行其持論如此

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文帝宇文

泰孝閔帝覺明帝毓武帝邕宣帝贊靜帝衍武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

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

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與之

言既當其意遂起居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

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

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

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

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

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

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

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
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
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
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
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
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
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
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
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

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敢欺其心外不蔽其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力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倣以新法度而令馳驚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有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

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

有○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
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
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
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
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周書揚雄曰於洪範
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
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革○者○
必○待○人○而○待○謀○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
法○度○之○革○者○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

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

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是固不宜

無論也

安國初授武昌節度推官神宗召問曰卿兄秉政外議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

安石不悅改

崇文院校書

蘇洵

字明允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茂才皆不中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

之說至京師歐陽修上其著書宰相韓琦見而善之除秘書省校書郎以爲霸州文安縣

主簿

上仁宗皇帝書

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

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

爾快切明透

反覆數千書於天下事瞭然心目自

爾快切明透

水心葉適曰蘇
洵自比賈誼曾
鞏王安石皆畏
其筆至以為過
之歐陽氏比於
荀卿則嘉祐後
布衣特起名冠
當時而高後世
李觀王回豈敢
望也或傳洵常
自挾一書誦習
二子不得見他

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者也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

日竊視之戰國策也。洵聞而歎息。此雖未可信。然觀其遺文。大略可見矣。

荊川唐順之曰。蘇洵上皇帝書。其言當核實。用人。其二言任子之。不可。其三論考課。其四論監司。太守待縣令。當以禮。其五論武舉。其六言當信任大臣。其七言當惜名器。其八言當慎外

國之遣使其九言因郊而致之

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

其八言當慎外
國之遣使其九
言因郊而赦之
不可其十言當
盡去小人

鹿門茅坤曰此
書反覆數千言
如抽藕中之絲
段段有情緒可
愛而中間指陳
時政處又往往
深中宋嘉祐間
事宜老泉文章
政事略見於此
矣

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
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
爲善也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
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
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
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
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
變其俗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
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
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

卧子陳子龍曰
唐宋任子官至
通顯為名臣者
甚多惟能不限
其所至而有以
勵其後耳必欲
盡裁之亦非盛
世之事此范希
文所不能行也

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
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
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
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
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
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
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
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
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
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

卧子陳子龍曰
吏部考大吏大
吏考其屬最是
良法今自斗食
以上盡令吏部
考之詳於小而
略於大既畧於
大則小者又不
得而詳也

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
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
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
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蓋天下
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
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何者其位
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
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
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
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

禹脩方岳貢曰
姦見國家有急
警乃用募格求
天下奇謀異能
之士即果得奇
謀異能之士而
用之各位不足
以服人權藉不
足以用衆措置
不可以夙成終
於覆事而已又
況其必無而得
猖狂無行之徒
耶明光曰臨事
而取亦不足用
此言可爲鑑

莫爲之長。今莫若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
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
無便於此者矣。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
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
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所素用者。
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
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
養非所用。見韓非子說難。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
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休兵之
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獨明狂無日臨事徒
而取亦不足用
此言可為地鑑

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休兵之
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
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
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
武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
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紀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
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
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貪污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
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

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

禹脩方岳貢曰
人臣不能存形
跡此小不法不
能舉職此大不
法也而不能制
大不法而伺其
小不法亦復安
所用法乎

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

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

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

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

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

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

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

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

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

封彌謄錄

真宗景德三年令禮部糊名考較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

既奏而下

臣建敬口慎惜
名器正以鼓勵
官常於當時事
宜慷慨披陳思
風駿發信是眉
父子之長

御史親往泣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
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
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
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
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
下用也。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
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
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
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
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

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攀援所能及。苟非大功與出羣之才而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

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其於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取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

觀以吏今之所謂吏者亦經矣曰此人也焉北宮也

卧子陳子龍曰
南北朝使臣必
咸選文學不獨
誇耀口語之間
亦所以明用人
之當而寢強敵
謀也

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彊。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周禮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

卧子陳子龍曰
天下事有不得
不更更不可遽
更者則更之以
漸量錯削七國
而皆怒主父偃

建分封而皆悅

安反則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去今月

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
畏法不敢趨起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
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
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
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
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
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
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
速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

建分封而皆悅
所謂狙公之術
有時而可用也

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
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
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
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臣聞古者
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
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臣請僭
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
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
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

卧子陳子龍曰
此是叢可憂之
事宣和之際童
貫梁師成為蔡
京王黼內主故
小人在位益堅
卒釀成大亂不
得謂宋朝夷狄
之禍重而宦官
之禍輕也况完
顏之兵又實童
貫召之乎

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
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
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
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爲耳目玩弄
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
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
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
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
之根未去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

天下之禍皆由宦官之盛東漢之衰宦官之盛易

賈召之

之根未去也古之小人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

卧子陳子龍曰此子由不主調停之說所本也

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
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
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
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
害竇武欲誅曹節王甫等語泄節等矯詔收捕武武
自殺何進白太后請盡誅中常侍張讓等潛聞其
言因伏兵斬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
進嘉德殿前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
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
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闐闐灑

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
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
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天下無事。臣每
每狂言。以迂濶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
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
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賈誼嘗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偃上
書。欲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武帝從之。卽誼策也。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
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
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効

其所見。至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臣今

左縈右拂極文章
之勝入正意處隱
躍不露更覺深婉

荆川唐順之曰
全是論體有見
文字又曰此文
各自為片段正
與東坡文體不
同老泉之文大
抵如此

其所見臣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

此也惟陛下寬之

上富相公書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

至和元年宰相陳執中以捶殺女奴為侍御史趙抃

等劾

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

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

至和二年五月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

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位弼上

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

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

鹿門茅坤曰老
泉欲富公和處
其下以就其功
名似疑富公於
並相寮貳間有
不相能者

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
也不爲而何以副我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
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
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見也必其遠也進
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
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
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
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
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

印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次置

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

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
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
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
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
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
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
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
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
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

臣乾學曰語氣
是易以和衷而
小人之當決去
自在言表

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

而仕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德命焉。王臣之小

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

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

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

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寇準以真宗天禧初同平章事

後真宗得疾準欲請太子監國且言丁謂謂錢惟演佞

人不可以輔少主已而謀洩爲丁謂所傾貶道州司

馬再貶雷

州司戶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

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

遂不復用以歿其身而止仲淹條奏十事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

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推恩信九重

命令十減徭役以天下爲已任然更張無漸謗毀肆

行自朋黨之論興而仲淹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

遂罷政事出知外州以卒

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

而天下之人曾未獲見旬西蜀之人也寓有忘公

思深慮遠故能為
此嚴正之論

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

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修禮書狀

時宰相韓琦見洵書善之奏於朝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纂修建

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主簿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未報卒

詔贈光祿寺丞

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

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

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其意曰纂集

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

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旣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

之意。不過欲以掩原章。過以字臣子之義。而己

臣乾學曰遵守
勅意自足拒議
者之非春秋漢
志兩証尤為堅
確

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
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
諱蓋威公薨威公卽桓公宋人避子般卒沒而不書
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
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
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書之所
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
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
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

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也皆
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
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
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
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班固
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
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
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
謹具狀

春秋論

持論宸得要領用
華更沉着精驚具
此識力始可以論
斷古今

東萊呂祖謙曰
此篇須看手尾
相應枝葉相生
如引繩貫珠大
抵一節未盡又
生一節別人意
多則雜惟此篇
意多而不雜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疊山謝枋得曰
此文有法度有
氣力有精神有
光燄謹嚴而華
藻者也精熟孟
子方有此文章

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可以具土然則可已以爲天子可已以爲采火日之

仲默何景明曰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為春秋一段言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之作春秋至明以與魯也一段言夫子託魯史而許魯假天子之權以尊周自子貢之徒至散耶一段言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詞妙意到再不必破碎讀之

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

文易爲尊周。而實次富。其國故天子與其事而不

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

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

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

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

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

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

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

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

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

公之所爲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

鹿門茅坤曰孔
子非思周公而
與魯以天子之
權蓋當時諸侯
之國並各有史
孔子魯大夫也
故得以徧觀魯
之史因其編年
紀事之文而係
以賞罰功罪之
權以補王政之
闕垂教萬世耳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

辟義精核處自鑿
鑿不磨

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
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
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
秋亂耶僭耶散耶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
人以其大智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
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
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

鹿門茅坤曰此
是老泉本色學
問宋迂齋謂其
意味自戰國策
來良是

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
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
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
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
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
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
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
轟轟然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轟轟然達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禹脩方岳貢曰
此是人主用明
之術英主不可
不知

則雷霆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

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
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
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一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
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
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
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

正意全責仲不能
舉賢自代獨見其
大而行文極有法
度

豎刁常之巫作亂塞宮門築高牆
五公子爭立上

東萊呂祖謙曰
老蘇文率多是
權書惟此文明
白的當前可學
後不可到中間
抑揚反覆更多
警策

豎刁常之巫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公無所得飲食沒於壽宮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僖公十七年齊侯多內寵如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武孟立三月死無夫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歷六君至簡公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蓋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

迂齋樓昉曰老
泉諸論中惟此
論純正開闔抑
揚之妙責管仲
最深切意在言
外

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
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
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
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
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
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
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
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
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

子而患無中。有中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

聞修王志堅曰
餘冬序錄云吾
觀管子列子呂
氏春秋諸書載
仲臨死之言所
以薦隰朋者不
一而足然則仲
曷嘗不舉賢以
自代哉明允稱
仲書論鮑封賓

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
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
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
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
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
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
虐靈公文公之孫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
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
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

胥無之短而不
及隰朋之長何
也天之生朋以
為夷吾舌也其
身死舌焉得生
仲有以知桓公
之不能用其言
矣

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
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
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
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

者皆不足以託國。

管仲寢疾桓公問政將安移之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

國拙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拙甯戚之為人也善言

而人也能事而有不能以足息而又逆知其將死。

仲又曰隰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

嘆曰天之生朋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

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

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

史鯀病且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

史鯀病且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
置尸北堂於我足矣衛靈公往弔怪而問之其子以
對公乃命殯於客位召蘧伯玉以爲卿而蕭何且死
退彌子瑕孔子稱之以爲史鯀死而屍諫
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
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
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辨姦

張文定公安道作洵墓表云嘉祐初王
安石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
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
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
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不
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
大夫皆弔先生獨不
往作辨姦論一篇

識見明到要從學
問中得來非億中
也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
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
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
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
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
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晦菴朱熹曰安石以大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彼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財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良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置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禍亂極矣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巨盧謂粗。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

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避暑錄云：洵作論成密以示張安道。安石微聞之，兩

家自此有隙。

用間

避暑錄云：蘇明允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當有改作，因挾

通篇皆說間不足
恃而始終不脫却
間字開闢縱橫文
之能事備矣

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
王荆公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按洵
有權書若干篇皆論兵法今止錄用間一篇

孫武既言五間

孫子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因間者因其鄉人

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隙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至敵必遭殺者也生間者反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

報也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

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

逸書

汝鳩汝房篇序

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

矣然以為間用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

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

鹿門茅坤曰論
三敗處刺骨

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
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
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
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
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
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內。其歸於詐。成則
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
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
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爲。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

臣英曰言用間而不當既不足以此得敵情反有為上智蘇氏父為上好談兵此其議論文字之極醇粹者

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而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陳平封曲逆侯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韓信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遂進兵擊魏虜魏王又信下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出奇兵絕輜重餘不聽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乃引兵為背水鳴呼是亦間也陣破之

六國

稔悉情勢步步深入歸到大意如千鈞一發鋒壘皆新

升菴楊慎曰六國縱約特欲擯秦而已曾不能出一師以為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故能制勝而無弊諸侯所以損之遠所以成其王業耳故老泉曰封謀臣禮賢才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

以并力而嚮則
臣恐秦人食之
不得下咽也

仲默何景明曰
老泉論六國賂
秦其實借論宋
賂契丹之事而
宋卒以此亡可
謂深謀先見之
識矣

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

臣士奇曰賂秦
必亡理也然韓
魏與秦最偏齊
楚燕趙莫為之
援勢不得不效
地以自免韓魏
亡而四國亦隨
之小蘇六國論
嘗及此意茅坤
謂兩篇宜合看
良然

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
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
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
下之賢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
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
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
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

又在六國下矣

張益州畫像記

時張方平以侍講學士自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

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戌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日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日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去蜀之日民德之畱其畫像而洵爲之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

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

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

不屑屑述益州治
狀楷詞高渾而精
采光芒溢於毫楮

荆川唐順之曰
此文二段二項
敘事二項議論

禹脩方岳貢曰
序事動直不別
起議論是記之
最佳者

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爲處。
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
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
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我。無爾勞苦。明。
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
月。相告畱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
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
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
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

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
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
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
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
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
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
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
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
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

臣杜訥曰從蜀
人懷思懇惻
露方平有功斯
土遺愛在民間
間抒寫而意味
彌覺雋永

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

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禾麻芄芄。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石林燕語云仁宗山陵韓魏公爲使時國用窘

匱而一用乾興故事或以爲過蘇明允爲編禮官以書責公

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

忠告之情直諫之言

聞修王志堅曰
石林燕語云仁
宗山陵韓魏公
為使時國用窘
遺而一用乾興
故事或以為過
蘇明允為編禮
官以書責公至
引宋華元厚塋
事以為不臣魏
公得之矍然已
少歛容起謝曰
其無狀敢不奉
教然華元事莫
未至是否聞者
無不服公大度

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
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
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
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
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
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
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
器皿敝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
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

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則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於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

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

鹿門茅坤曰論
葬禮甚透當與
劉向昌陵疏參
看

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

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

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檀見

引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

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宋文公卒

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漢文

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

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

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

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
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
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
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臣之禮而
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
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
有任其責者如曰詔勅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
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太祖欲爲九
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

高帝陵

百事務從豐厚及

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光武葬高

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

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

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

甚。不宣。魏公得書。斂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

華元事莫未至。是否聞者服其大度。○按洵

文長於縱橫。裨闔似子家。故勿多錄。軾也。大放厥辭。

輒少涵斂。要其痛剴時事。陳安危利害之故。未嘗不

惓惓也。賈誼以後所罕及也。但其言近於功利。又俱

好佛。則其見道不精。故朱熹深斥之。然嘗曰。蘇氏文

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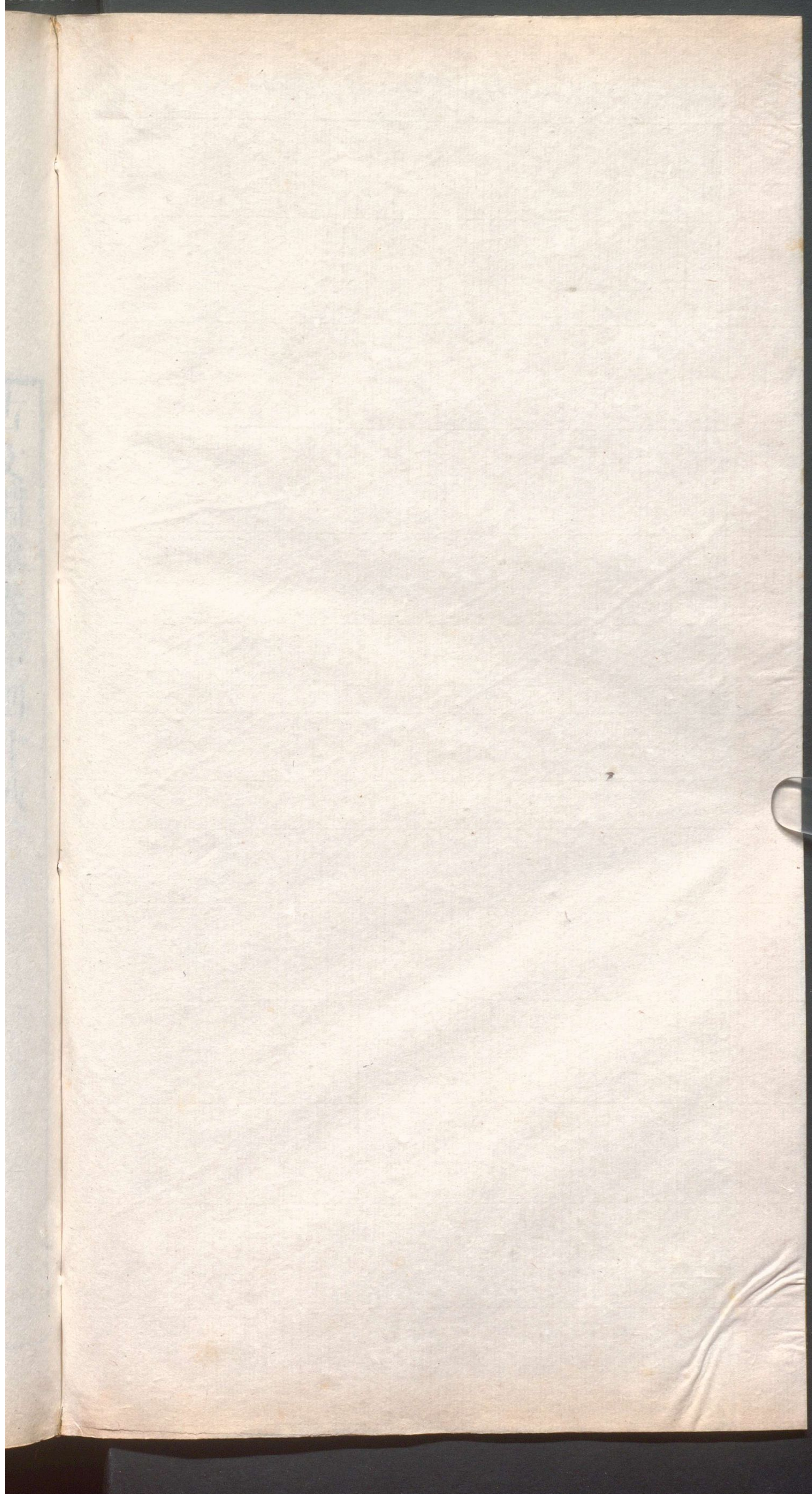
範。蓋在諸賢之科。固政事文學之亞歟。



終

4° L. sin. D 305 / 18

11/5/9M





宋

余靖

正端

姚燠

劉敞

前

少

...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八

宋

余靖

正瑞論

姚壽論

劉敞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

可諫議大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

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

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

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

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

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

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

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

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

依舊職任

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

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

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

監察御史裏行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

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

沈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守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論邪正

爲兄後議

奔喪議

士相見義

公食大夫義

致仕義

君臨臣喪辨學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攽

七門廟記

與王介甫書

呂誨

論選部

奏乞致仕表

宇文之邵

應詔上疏

沈括

沈括

上歐陽叅政書

孫覺

諫行青苗法疏

鄭俠

論新法進流民圖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七門廟記

與王介甫書

呂誨

論選部

奏乞致仕表

宇文之邵

應詔上疏

光

沈括

上歐陽叅政書

孫覺

諫行青苗法疏

鄭俠

論新法進流民圖

蕭漢書漢書凡圖

蕭漢書漢書凡圖

蘇軾乞養仕表

李士燾謝表

光祿大夫疏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余靖

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

涉筆開爽可以正
辭書之安

臣熙曰後世紀
載瑞應失實非
作史本意見極
正大然上古不
書祥瑞乃聖人
有而不居彌見
盛德畜書之出
鳴鳥之間用以
昭示靈貺固未
常不重也

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
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檇杌。**魯**春秋。記事之史也。訓
詁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
言焉。迨於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
之應。豈古史濶畧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爲史之
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
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
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
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

常不重也

正身... 利... 行... 具... 之... 言

聖且治乎。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

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

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災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

在上。妖不為害矣。曾獲麒麟。哀公出奔。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二

十七年三桓攻。漢鳴鳳凰。平帝失國。平帝時羌豪良願降敘安漢公

莽功德言鳳凰來儀。此則闇主在下。瑞不為美矣。仲

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隕星隕螽生鵲飛之變

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

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

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晉庭。

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商有玄鶴二八舞於庭。

龍見洧水。

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

不由德至斥而弗

敘。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

堅椎輪怪謀。

昭明文選序椎輪為大輅之始此蓋謂神怪之事昉於史漢也。

其啓國

也以斬蛇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畧棄矣。其定

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感。

漢文帝十五年龍見成紀文帝召公

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

而古人之象隳矣。及乎蔚

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

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祥瑞

以爲紀事之端。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政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爲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怪惑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壽論

姚壽思廉之孫永徽中明經擢第則天長壽二年累遷文昌左丞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壽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宜委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紀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時政紀自壽始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

論之官職守能中

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起居郎隸門下省，起居舍人隸中書省，號兩小省官。更直近陞，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璹建議，秉鈞之臣，訐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紀。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

臣廷敬曰左右
史上應柱下一
星故曰史臣者
當國之鑒億代
之眉目也推原
立史之意指出
三不可侃侃鑿
鑿筆復簡潔

甄敘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脩矣。璫議旣行而起
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
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
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
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
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
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
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脩。是使自司其
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

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
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
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
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
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
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
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諛孰諍咸莫之辨
也用他人之注記爲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
甚於此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扃鐃之

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設鈞之平也何則有青之與

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釣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璿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劉敞

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累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學問淵博，尤長於

春秋弟邠子奉世
皆知名世號三劉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

軍

不遺一善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
民起爲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
尉捕擊如律尚書條上閹閹遷爾糺曹祇服明命益
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

敦尚風節

官長壽黃尚長卒足以僉谷青乃雖故足以齊勿而

心在興廉讓之誼

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
能顧禮畏義願上印鞞朕閔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
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
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
休命思底終譽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控搏祿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
期爾齒未耄仕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廉乎自下郡
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爲榮觀矣

茂獎武勲中却寓
有平定安輯之意
措語特妙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

素可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

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爲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

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

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

禁止惠於鰥寡爰及疆外羈縻之虜咸懷服集不失

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勲也按宋史初素以天章

閣待制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改知渭州降華州俄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原州蔣偕議築大蟲囓堡敵

伺間要擊狄青曰不可遣素曰偕敗總管行總管敗

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源州蔣偕議築大蟲囓堡敵

伺問要擊狄青曰不可遣素曰偕敗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偕卒城而還史不言素為涇原經略使似

軼詩不云乎大邦維翰大雅板其議遷秩升於諫列

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小雅出車勞還率也豳風東山周公東征三年而勞

歸士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

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

之異豈唯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

宗廉吏材選稱於知己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

簡貴不靡

語有錄

之本往爲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母隨而守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

馬鈴轄時明可文思使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
累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
又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
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
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

琦奏郎貢進士李常伯可試將作監主簿

辭旨溫厚

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
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
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
慎所履毋辱已知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
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勸勵具備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
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

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
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
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觀與披也旣歷試於外
又亟稱於知己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
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
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
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
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

著作一時勸懲千載褒辭亦無溢美

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嘉祐五年六月脩等上新唐書先是

帝以劉昫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脩祁等

刊正曾公亮提舉其事十七年而成凡二

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

志表祁撰傳故事書首止署一人名脩以

祁先進且撰述功多遂

分列焉七月推賞降勅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

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

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

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

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

臣乾學曰簡嚴
不溢一語而原
委曲折自爾意
盡足為訓辭之
式

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
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
皆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
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
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

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

臣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禘于太廟推恩先
是嘉祐元年十二月以曾公亮為禮部

侍郎參
知政事

意特崇重言極和

知政事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
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
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哀時之對周頌
般之篇哀聚也對答也申錫無疆見商頌天寓之內莫不受慶
而况一二耄老肅雍顯相者乎肅雍顯相見周頌清廟篇具官曾
公亮德器渾厚智謨閎遠予欲觀於雅頌參元鳥清
廟之詩商頌元鳥祀高宗也周頌清廟祀文王之樂歌以追孝於前人汝明
予欲謹於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於大饗汝
圖予欲時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翼予

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
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勒忠
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
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
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脩
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
迪文考今年穀未克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

義厚詞溫

名實於以勸稽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
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
者也。至于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
正己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
閨。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
可監察御史裏行。

簡切無枝辭

得綏邊之道

三才圖會卷四十八

胡揆制

十一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

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

困史沈起傳云起知海門縣御史中

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時

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人。

呂景初為殿中侍御史

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閭閻。察之望

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故可正容繩以

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隳當

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

得緩邊之通

朝廷鎮撫四夷以紓中國貴族息民而不務信其言

常申勅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帖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爲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官本忠嘗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

語簡而盡藹然愛民之意

但作褒辭勉勵意在言外

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人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卽會府。毋乏乃事。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

一急吏緩民亦一張
弛之意而造語

燕臺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獫狁之警
贍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
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
並委節傳分按州郡宋史傅求以天章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
慶州沆以天章閣待制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
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
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官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

稱浩穰吾令襄為尹

蔡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急吏緩民甚

有文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

使行河決川滌源眾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

效在已試俾贊輦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

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並奏論邪正

至和二年宰相陳執中以閨門不肅虐殺女奴三人為臺諫所糾二月翰

出知徐州時學士蔡襄亦以母老乞郡

林學士呂溱復言其過惡十餘事改侍讀

知泉州六月翰林學士歐陽脩又言執中

不學無術誦傲復戾出知蔡州而知制誥

賈黯翰林韓絳相繼出知荆南及河

陽府敞以為邪正進退所係遂上疏

語本質實意復忠
謹

陽府啟以爲邪正進退所係遂上疏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
臣當疎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
正臣聚於朝則奸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
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
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
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
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
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羣下所爲固無遁形固無隱
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

臣廷敬曰蘭猶
無並斯理昭然
極論進退消長
情形燦如指掌
令人有明鏡止
水之思

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
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
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
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
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
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
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
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
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

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爲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

引據博辨。祈詳以
此稽求典禮。不為
無助。

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殺僖公不書

臣英曰立論劃然不爲游移兩端之說可備衆考

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齊嬰襄仲次子公孫歸父弟宣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東門氏者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之。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

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况國乎。國爾猶重之。况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

托也。此文公所引受逆祀之說也。謂躋然春秋大綱爲

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

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

謂臧僖公

然春秋固爲

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

迭毀之禮丞相玄成

韋少翁

丞相衡

匡衡

引昭宣兩帝並

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

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

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

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

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

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

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爲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
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氏以來其議
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
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順乎。凡人君以兄弟爲
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
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
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
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
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

命。又當發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

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身後君命已之

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卽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先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爲人後

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意。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奔喪議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

教孝勸忠粹然正議

母喪者。列省有百日。公餘孝子。雖有思慕之心。曾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

母喪者例皆有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
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
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
軍旅躬被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
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
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寢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卽人
心爲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縗爲榮以之錫類是
爲傷恩以之教民是爲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
舉廢哀圖仕源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

之親人亦不可奪親

見禮記曾子問

竊謂唯在軍中者可權

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

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

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

丁憂臣僚卽日絕其俸祿亦爲太確豈有行禮之人

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

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

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

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

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

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養

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

士相見義

吳澄曰：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

禮、鄉射禮、大戴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儀禮有士相見禮、公食大夫禮、而無其義，故敝採古經作此二篇。儀禮經傳集解載其文，謂之補亡。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

天子之摯，鬯。諸侯玉。

禮經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注云：鬯，釀秬黍為酒。天子無客禮。

用之以禮。天神也。

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

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

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

疏云：雉必用死者義取耿。

一以聖人之道相
為折衷豈徒以古
雅見長

瑣山丘濬曰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紹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聞其有贅也又辭之至三而後取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且一贅之微而此力辭固拒如此當世之士大夫相與者豈復

介爲君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

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

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

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

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

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

言其不苟合者也儀禮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

命某見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

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

可狎也可遠也不可鍊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

夫相與者豈復

有狎暱放蕩之
失交通賄賂之
私哉

臣士奇曰惟不
苟合者始不苟
離事君交友
無二義

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

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
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
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
也。人苟為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者。未
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
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
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
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
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

典實之文知其深
於經學

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鄭氏曰。王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

戒猶告也。必得同。與敵者。易以相敬。

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

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

爵恭也與敵者易以相敬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

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

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於大門內謂廟之大門不出大門降於國君

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

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

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克其意諭

其誠也於廟用祭器甸人陳鼎宰夫設筵加席几誠之盡也君子

於所尊敬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

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序東有夾室立於

夾室之南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以賓在門西小臣東堂

臣杜訥曰意在
補儀禮闕義行
文樸直縷晰絕
類註疏體裁復
饒古錯之色

下南面西上小臣奉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內

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夫人之官內百官有司備

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其以

為饌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宰夫薦豆六韭菹醢醢

士設俎士設俎牛羊豕魚腊腸胃公設大羹大羹清不和實於然

後宰夫設鉶啓簋鉶盛和羹言以身親之也實徧祭

先置韭菹於豆間次及諸品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

也稍與庶羞俱加設不與正豆賓三飯飯梁以清醬

每飲歡清以肴比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

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乘皮四皮束帛十雖蒲物儉

儒醫食正饌也。此君之厚已也。賓必親衛有執之道。

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

乘皮四皮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雖備物猶

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

公送於大門內賓不顧

終之以敬也。有

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

卷猶收也

不敢褻其餘也。上大

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

豆加葵菹蜩醢俎加鮮魚鮮腊庶羞

加雉兔鶉鴛

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

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

親之者也自取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

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

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

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
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
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
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殮以手循口旁恐有肴汙著也少施
氏事見雜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孔子退曰吾
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子退曰吾
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
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

學識淵博發為閑
辭固宜佳暢乃爾

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

聞修王志堅曰
賞有功廢無功
不如獎廉而黜
貪太平之世無
功可課但使在
位皆廉則其為
功也大矣

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
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
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
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
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
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也。君留之。臣曰。我不
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囿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
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奪其

祿母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
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
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
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
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
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
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
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
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

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兄士大夫乎是雖

臣乾學曰君以
禮待其臣士大
夫亦以禮自處
所謂恩之至義
之至也至說到
有功必賞無功
必廢尸素者當
汗下矣

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
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
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
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
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
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
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
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
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
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

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
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
薄於恩而蔽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
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
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
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
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
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
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

其畏義由禮，以自繫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

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

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

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桃鬼

所惡茢雀茗可掃不祥○茢音列

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爲臣焉使之

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

經義湛深而出以
鴻肆豈非文人之
雄

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益稷篇

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荊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

曰否是亦周未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

桃茆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

臣廷敬曰援據
考核鑿然不刊
可補檀弓左史
之遺

曰否是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

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

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

禮記檀弓篇

夫不

以賤而棄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爲有生也

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

曰君臨臣喪以桃茆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

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

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故君弔

於臣使巫祝先釋采於廟門然後入

儀禮君釋采入門主人辟注曰

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必釋采者告有事也世或

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於荆荆君

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

茆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

君臨臣喪不以桃茆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

也儀禮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注曰小臣掌正非君之法儀者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阼階

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况諸

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

人執戈設服離衛事見左傳昭公元年言楚公子圍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

離陳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

人執戈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

離陳也

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

於宋何爲惡之哉。

與吳九論武學書

通達治務之言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較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濶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

臣士奇曰引據
經籍婉轉多姿

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於今千歲焉。而吾徒乃
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謂千載一時也
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
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
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鷟之士。孫吳賁
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
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
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
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

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纓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眎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不爲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旣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

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荅按敞敞兄弟當時稱極博聞故其文皆典據該洽弗可易也春秋列國諸大夫無不學之材識大識小彬彬載籍厥後落落如二臣之愛禮而重古也柳宗元所謂森然若入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琬璜不失其敘者也

劉敞

字貢父與兄敞同舉進士歷官至中書舍人博學能文章論治切直

信治績不見於史
得此可補載筆之
闕

七門廟記

劉敞
中書舍人博學能文章論治切直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

門三堰者

七門堰在今舒城縣西南七門山下三堰

里一日十功堰在縣南二十里一日漕贖堰在縣南十五里與七門堰共溉田二萬頃問其居

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

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

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嘗與予語

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羹

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

漢高帝五年以舒屠

六七年封兄子信為信廼為民畎澮舒得以廣漑浸

美頡侯食邑千舒

信為始基至馥時廢而復脩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

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

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為侯廟祀

之而以馥配子幸為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

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

材能者賈以征伐顯垓下之戰劉賈將九交以出入

江兵來會封荆王

傳命謹信為功楚元此二人者裂地為王連城數十

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濞初封

沛侯以

從破黥布軍

蜀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

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沛侯以

從破黥布軍

立為吳王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

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

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

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

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

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

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公之世其受賞非賈

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

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

匪莫曰養民之
澤百姓懷之不
忘是即桐鄉不
忘朱邑之義也
文後波委雲屬
唱嘆情深可為
長民者勸

析辨豪精類不可
當今安石何處置
解

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
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
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
存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旣嘉包君之能徇於民
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
之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

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

南湖丁奉曰劉
攽論新法不便
以詆安石黜士
子阿時之策以
反惠卿敞不諂
張貴妃典禮不
容宦官當柄奉
世不合蔡確章
惇此等直節勁
氣宜乎以三劉
並稱云

聽訟者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

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
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
足。樂輸有餘于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
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
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
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
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亦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
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
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

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
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
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
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
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强○
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
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
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
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

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反○還○

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

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

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

相。

皇甫鎛累遷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裴延齡德宗時擢司農少卿。

假領度支。俄爲戶部侍郎。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

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

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嗃矢析楊。接

櫓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

被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

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

役乎府庫既滿吾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
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
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
無念哉可無念哉

呂誨

字獻可開封人第進士爲殿中侍御史劾
宋庠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爭
濮議爲御史中丞劾王安石三居言
責皆以彈奏大臣去一時稱其鯁直

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
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

綜名實以立言足
資經濟

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制而削郡國之權也既陶流

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

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
品因襲於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牧守自擇賢
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矧用刀
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
一塗將使官無瘝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
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僭
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
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
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

王荅書卷四十八

此四實第為五等三之上聞於朝當為進任四之下
俾其敘進降此則覆退及三載聽敘前職如是州郡
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
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奏乞致仕表

殆以醫進說者

穀山于慎行曰
呂誨既効安石
即求去帝謂宰
相曰今若出誨
恐安石不安安
石曰臣以身許

臣輒罄愚誠上干宸慈伏况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垂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
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炙鑿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

國陛下處之有

石曰臣以身許

國陛下處之有方臣何敢以形迹自嫌乃出誨安石不復諱安石固非戀位固寵排擠異己者不過欲行其學術使其君必從故大憾天下之口而後可以行其志乃不知其自處於私也

劉正亦明決

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炙鑿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旣不足誠豈得已况恃睿鑒夙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開可

此疏以身疾論朝政得諷諫體

宇文之邵

字公南爲文州曲水令

應詔上疏

神宗卽位求言乃上疏

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

陰諂諛奸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太祖

太宗真宗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

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

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

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

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

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

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

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

民莫除矣然後監番聚蹶禹之盛大雅十月之篇皇

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

民瘼除矣然後監番聚蹶橘之盛

大雅十月之篇皇父卿士番惟司徒

家伯豕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以保安外戚考

棠棣角弓之義

小雅棠棣燕兄弟之詩角弓以親睦父兄刺幽王不親九族而作

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

大雅板之篇曰無爲來夸毗夸毗體柔人也

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

則專致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

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

沈括

字存中錢唐人擢進士第後知延州加龍圖閣學士永樂之敗坐貶

上歐陽參政書

括精於樂律此但
先陳其榮而筆墨
踈秀朗豁

參政侍郎閣下。自周公之沒。至於今千有餘歲。其間
可以有爲於天下。殆不過二三人。二三人者不可得
而待。而又皆無可行之位。與其時。使得其人。而又幸
有其時與位。天下知之。如周公之於成王。則將如何
而望之。其所以舉天下之政。亦必自其大者。而後至
於無所不舉也。凡世之有益於用之物。一有不備者。
人皆知其闕。禮樂在天下。爲用最大。寂然千有餘歲。
而天下之人。未嘗謂其闕者。人之所望於聖人者。意
已絕。不復萌於心。則若初未嘗有禮樂者。旣絕於心。

又未嘗講於視聽。則其謂之無闕。而棄之必然。禮樂

已絕不復萌於心則若初未嘗有禮樂者既絕於心

又未嘗講於視聽則其謂之無關而棄之必然禮樂之教幾何其不終廢也伏惟閣下獨立一世爲天下之師三十年餘矣其養育賢才風動天下未有不如其意所未能必者天下之時與朝廷之位則今既又得之矣以其不可得而待於古者而遇於今而又有其時與位天下之所望於閣下閣下所以自處某愚淺不敢懸定於心抑將舉天下之政必自其大者則禮樂宜已在閣下之所先久矣然觀古者至治之時法度文章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至於技巧器械

臣乾學曰燕抑其旨紆徐其辭通篇只論大意不着一語說樂高處故在於此

大小尺寸黑黃蒼赤豈能盡出於聖人百工羣有司
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其卒使天下之材不遺而
至於大備極盛後世無不取法在所用之何如耳某
嘗得古之樂說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
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成書一通亦百
工羣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非敢以爲是也蓋
以謂必欲盡天下之議則荒唐悠謬之論亦將有來
獻者也

孫覺

字莘老高郵人英宗朝進士歷官至吏部
侍郎擢御史中丞覺有德量別邪正雅與

孫覺

字莘老高郵人嘉祐二年舉進士歷官至御史中丞覺有德量別邪正雅與

王安石善卒不附之為所逐

諫行青苗法疏

辭理簡括

張山丘濬曰青苗之法昔人謂其害民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償貴納錢者聽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不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

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周禮地官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註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鄙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

未嘗抑配及其
施行之際實則
不然者建請之
初始為此善言
以惑上聽而厭
衆論耳夫查有
四海之大民
之衆所以富國
之術義無不可
而取舉貸出息
之利則是萬乘
而為匹夫之事
也假令不徵錢
不抑配有利而
無害尚且不可
況無利而有害
哉

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
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
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豕宰九賦周禮豕宰以九賦歛財賄一日
邦中二日四郊三日邦甸四日家削五日邦縣六日邦都七日關市八日山澤九日幣餘將安用
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
政而不行諫官引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
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
福也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互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

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

福也
息一十而五
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覺奏條其妄

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

鄭俠
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神宗朝舉進士官光州司法叅軍監安上門

論新法進流民圖
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東北流民扶

携塞道並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時又以新法嚴急至身被桎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俠知安石不可諫會光州秩滿上都監安上門悉繪所見為圖詣閣門上奏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閣臺司

事既流傳文亦佳
勝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

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
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切惟
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
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
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
患未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
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
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社君臣

聞脩王志堅曰
快自上此高則
直聞天下然卒
不向用晚號一
拂居士布衣
食雜植花木於

舍旁觴詠自適

祭遇貴乎印心以臣之愚深印陛下養愛黎庶

食雜植花木於

舍旁觴詠自適
客至必與飲過
貪士亦薄贖之
二十年如一日

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社君臣

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

赤子故自即位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

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

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克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

疆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

乃肆其叨憤周書多方篇叨憤日欽注貪叨忿憤也○憤勅一反剽割生民侵

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

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

作何事徒只日起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

穀山子慎行曰
新法之行也中
外騷然痛心疾
首上則太后親
王開陳於內下
則故老元臣力
諍於廷上皆不
入也及鄭俠上
流民畜乃始反
覆長吁通夕不
寐立罷新法十
有八事應時大
雨雖為惠卿鄧
綰所爭復行如
舊而安石亦因
此去矣俠以州
郡乃筆任監門
職而能直陳

民隱轉移上心

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
之如何耳古人之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
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
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自爲不敢居是職者
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
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
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
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
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

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

民隱轉移上心
如此則抱關擊
柝亦非碌碌所
憂矣古人謂一
介之士苟存心
於利物於人必
有所濟良非虛
語

卧子陳子龍曰
朴直憤激之言
閱之者不自知
其流涕也

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
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
於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效則之獨陛
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
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
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
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
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
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
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

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吾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閹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憂臣切聞

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

甲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憂臣切聞

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
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
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
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
所見續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
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
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
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
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
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

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
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
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
謹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
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
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
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於是
新法一切如故俠坐徙英州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八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九目錄

宋

蘇軾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賜阿里骨詔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楊繪可知徐州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諸

州團練使

李承之知青州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

樂不允批答

又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又

又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

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

批答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上神宗皇帝書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國宰臣呂公著上策一奏乞廷卦不待批答

賜乞朕則朕等將不食請下上策一奏請舉

賜資趣舉金大中大夫祿朕為睹孤王安甌

賜太師文資對乞廷卦不待批答

又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九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二年舉進士官至端

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博通經史屬文日

數千言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神宗

每歎為奇才出知杭州揚州輒多異政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軾於

元祐元年知制誥二年為翰林學士四年三月出知杭州諸詔草皆元祐初作

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
惟勿宥惟厥中並君陳篇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
如此而况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
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於至當而卿遂欲以此
去位時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
可憫而勘者免駁勘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
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
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
官以稱朕意

賜阿里骨詔

阿里骨吐番別部董氐之養子也元豐蘭州之戰有功自肅州

團練使進防禦使董氐死阿里骨嗣立元

恩義無至得詔諭之體

賜阿里骨詔也元豐蘭州之戰有功自肅州

團練使進防禦使董璚死阿里骨嗣立元祐元年爲河西節度使封寧塞郡公二年

拒洮州三年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出兵許貢奉如故

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

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

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彊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

爲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阿里骨逼鬼章使拒洮州鬼章又使其子結哱覬入寇

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

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岷州將种宣復洮州執鬼章檻送京師山後底

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

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誓復爲虛言。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趙瞻神宗時爲開封府判官言

青苗法不便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不應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歷

官知滄州哲

宗立復召

屏功利而用老成
王言甚大

厚簡淨樸直立意自

宗立復名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繫辭先王之論理財也必

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

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

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

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

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徹之意焉

楊繪可知徐州繪神宗初知諫院數言事有直聲王安石用事繪陳免役

十害出知亳州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此言知徐州史不書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

宋趙瞻制 楊繪制

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揚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

諸州團練使。

英宗第二子吳王顥。哲宗初。徙封揚王。第四子益王顥。哲

宗初。徙封荆王。顥在神宗時。屢請居外章。

上輒却。元祐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

親賢。與弟顥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畱宴終日。拜顥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因降制。

先皇帝篤兄弟之序。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又曰。若人上。

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焉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家何業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

尚勉之哉。母忝乃父祖，以爲邦家光。

李承之知青州

意寬裕而言典切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辭製入古戒饒風
韻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
漢武帝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
宣帝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
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
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
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
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
翼輔兩朝億八子綜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絳陝西
宣撫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維門下侍郎
旌旄交馳榮戟互設朕欲賁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

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辭中外之勞胡爲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

淵重之體式如金

諒如春溫

潘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宵犬卽雖篤老乃心正

敦厚語可以觀盛
時氣象

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

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卿出入四世

彥博歷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

師表萬民。無美於功名。

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

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

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

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

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

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

舉樂不允批答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禪而不樂檀弓孟子

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

以為知禮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又子

而不成聲作而曰先朕以宗廟之重勉蹈先帝之餘

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潛焉而出涕未報昊天

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檀弓喪三年以為極

子有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妻耳之

天懷發中自成至

子有終身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悽耳之
聲干戚羽旄皆泣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
來章徒增感慕

又

遏密之制

舜典三年四
海遏密八音

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

於徙月

檀弓祥而縞是
月禪徙月樂

金石在御惻然未寧吾不以

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
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
是故行之不疑

溫文爾雅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

答

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
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於○茲○百○度○惟○正○
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
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
復○勞○心○於○鑒○物○心○且○不○勞○而○况○於○力○乎○

又

朕○以○天○下○之○大○知○爲○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
書

莊重典嚴而能曲
折以盡事理惟陸

贊有之

子之歌子臨兆民凜
有包火晉漬薪之懼
賈誼

勢有之

予之歌予臨兆民稟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有抱火厝積薪之懼賈誼語正賴

多士協爲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
膺力之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爲節卿若無事
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而况邊鄙未寧兵民多故
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疎遠之臣何以
責其盡瘁勉輔不逮期於有成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彥博以太尉判河南請老

加太師致仕居洛陽

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旣高而爲請稱德則鄙力

約舉而意已周

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
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賜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

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

安禮安石之弟以呂公弼

薦神宗召對欲驟用以安石當國辭爲崇文院校書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按宋史安禮歷揚青蔡三州不言知成都府

雅音健筆

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
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
寬而有斷必能肅遏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爲

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安禮苦風痺知

體裁脩整而引喻
更有風致

寬而有斷必能肅退慢吏扶養小弱雖微疾強爲
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安禮苦風痺知郡時臥帳中决
事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

公著歷事英神哲三朝

一時著龜不求

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

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爲

厭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

民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

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

章批答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
忠邪故以卿爲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
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
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哲宗嗣位尊爲太

皇太后羣臣請御殿不許姪公繪公紀當
轉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又
以官冗當汰損外氏恩四
之一以爲宮掖先下詔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亟實萃於今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求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

一書萬言意甚貫
串而不失之複詞
甚矯厲而不過於
激不獨經濟之裕
抑亦文章之雄

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二年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軾以爲不

便又諸新進多以言事得官臺諫議新法不合者先後罷斥熙寧三年軾上書論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

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

曰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書經五子之歌

言天下

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

水心葉適曰買

不容毫釐故天下歸主謂之正人各有心謂之謂之

水心葉適曰買燈後所上書於告君理體疑若未足然初學為文者無不誦習安石尤畏之者英宗欲以唐故事召軾翰林韓琦但用近例入館而已使軾已列侍從與安石較其輕重宜不止此余固言之矣琦號名宰相乃使俊傑異能之人計尋常拘尺寸以為苟賤委身之地與絳

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襄公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大夫諸司門子勿順將誅之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不如焚之以安眾賂伯石以安巨室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

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

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

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

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

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

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嘗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

君子未論行事之可否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

諸桓未必是

謝安旣破苻堅有大勲懼桓氏失職會桓冲卒荆江無刺史卽以桓石民爲荆

州改桓伊於中流桓石虔於而衆之所樂

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迅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及既憊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

諸桓未必是

桓冲卒，荆江無刺史，即以桓石民爲刺史。

州改桓伊於中流，桓石虔於豫州。彼此無怨，各得其任。

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

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

晉歷陽內史蘇峻有異志，護軍庾亮以大司農徵之。

峻乞一荒郡，不許，遂叛。

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

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

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

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

宋初設三使，曰鹽鐵使、掌山澤

之利，曰度支使、掌財賦之數，曰戶部使、掌戶口之籍。

復置一使總領之，曰三司使，有副有判官，亦號計省。

亞於執政。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

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年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

不惻然感動者
真可垂訓萬世
矣

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
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
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
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
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
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
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
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
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

之言猶紆徐曲
巽而長公之言
似覺骨鯁痛切
矣然三人中長
公更勝其指陳
利害似賈誼明
切事情似陸贄
讀古人文章須
於此細細權衡
方得他下手處
鹿門茅坤曰公
感神宗之允所
議貢舉及停止
買燈二事故敢
為危言痛陳時
政然所以結知
主上者在此而
所以深執政之

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

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
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
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使。則無此謗。豈去歲之
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
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
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使。
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
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

嫉怨者亦在此
大略摹倣陸宣
公奏議末

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
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
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
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
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
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
可謂拙謀矣。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

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爭吉而作凶。人上二。一。一。

臣熙曰新法不便於民當時言者甚衆其間指陳利害實直剴切無踰此書於三蘇集中尤為奇傑之作

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

大臣既已辭免不為

時富弼司馬光皆以爭新法罷

則外之議論斷

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

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

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

時立

江浙淮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為蓄買之用

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

縱橫本非令典

以下言提舉諸使擾害州郡

漢武遣繡衣直指

漢武

患東方盜賊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桓帝

遣八使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縣刺史二千石有貪污者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皆以守宰狼籍盜賊

乃順帝時事此云桓帝非也

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

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

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

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

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

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

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

張說易皇甫景易曰口皆以爲不更二行日

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撫戶口檢責漏田時

張說楊瑒皇甫景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

臣乾學曰歷詆時事之失而括以三言反覆堂遂拳拳之誠自託於信而後諫非徒以危言激論沽直聲也

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以下言水利難成。時新頒農田水利約束。古陂廢堰皆當興復。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

帑下奪農時。是方一開。水大。後

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

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

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

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

易屯卦六三爻辭言逐鹿而無

虞人之導

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

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

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

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

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

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

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
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
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
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
末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
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
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
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

鄉戶

以下言雇役法不善也宋初定諸州人戶分九等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至是令鄉

戶隨貲產高下各出錢僱人充役曰免役錢其方郭

鄉戶等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至是令鄉

戶隨貲產高下各出錢僱人充役曰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外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曰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助役錢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宋時役法有衙前主官物里正主賦稅者長主捕盜衙前典幹倉庫場務綱運役最繁舊以坊場錢酬其勞至是令酒稅坊場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按坊場錢即所謂市租也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

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僱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僱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

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

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

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

謂夏秋兩稅夏稅不過五

月秋稅不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

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

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

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

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

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

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

宋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

臣廷敬曰渾浩
流轉神理俱足
忠愛之思溢於
毫楮不獨歎其
才之該博已也

戶景佑間特蠲之宋
以官戶爲形勢戶

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

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
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
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
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
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
戶之役按文獻通考呂惠卿議嘉祐敕造簿委令佐
貴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爲五
等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
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

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

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
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
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
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
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
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
自昔有禁以下言青苗法不善也宋時有常平倉穀賤則增價以糴入穀貴則下直以予民至
是令移其資本給與人戶出息今陛下始立成法每
二分春散秋斂謂之青苗錢
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謂抑勒品配強之令貸也而數世之後暴

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

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

治平

元年十一月。科陝西民三丁取一。刺其手背。以爲義勇軍。人給錢二千。

當時詔旨慰諭

明言。未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告自貧。贏余可巨。與否易七。

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
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
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
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
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旣平一邦
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
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
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畱克借貸
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

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
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
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
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
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二世時。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
世怒。以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
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
皇何緣不知。明皇時。鮮于仲通將精兵八萬討南蠻。閣羅鳳全軍陷沒。楊國忠掩其敗狀。令
以捷
聞
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

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
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
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
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以下言均輸法不善也
時以發運之職改爲均
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
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立法
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
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
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
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

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
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
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
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卽薛向此
所領錢一出恐不能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
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
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
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

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

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

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如此。則

知所經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

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

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

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而尚功。周公曰：其

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多君子，未有患

也。衛於戰國，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

為最後亡。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逢滑曰：楚未可

復，棄吳未可從。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晉武既

平吳，何曾知其將亂。會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

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

嗣其殆乎？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末嘉之。末何氏果

滅亡。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房喬字元齡，隋時

無遺。天下清宴，論者咸

以國祚方末喬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元帝斬郅支

無功德不爲後嗣長計不足保全家國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

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

龐勛

徐州戍卒以不樂

遠戍作亂江淮間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

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

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

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

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

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

愈危是以善養生者真起居節飲食尊以調節士女

臣士奇曰結人
心厚風俗存紀
綱三者實可包
舉政體不獨為
救時之言

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
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
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
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
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
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
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
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此而易彼者。知其所
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

循吏也曰治道去秦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
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
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
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
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
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
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
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
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

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

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

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此下又於新進

中專指開邊啓釁之人謂王韶等也熙寧元年韶以

建昌司李獻平戎三策言西夏可取當先收河隍熙

河蘭鄯以斷其右臂安石以為奇材擢管幹秦鳳經

略司機宜文字故軾引黃忠賈生二事以見人材不

可驟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

進可驟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

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

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

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

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

卧子陳子龍曰
荆公亦不為無
素望特學問太
高經濟太早如
以老儒行賈兩
非本色

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多以先主君臣之

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
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
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繫單于則是處
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
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見賈誼新書
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
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
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
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

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
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
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
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
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趣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
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
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
天下常調舉生安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

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效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

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

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

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

埤蒼聲牙謂其不相聽也○聲音敖常

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

時薛向以制置解鹽

使擢江淮荆湖轉運使李定以秀州推官擢監察御史裏行皆安石特薦也

猶恐未稱章

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

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

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故近歲

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

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

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
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
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
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
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
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
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
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
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

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

國如國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

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

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京

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

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

端以下言臺諫所關甚重是時御史中丞呂誨及臺

諫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張戢程顥劉琦錢顥

孫昌齡皆以爭新法先後斥去臺諫爲之一空安石

患外議紛紛奏用姻家謝景溫爲御史以絕言者故

軾又極言其弊也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

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

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

瓊山丘濬曰蘇軾此言以為朝廷之紀綱專在於臺諫蓋有見於臺諫之言也有志立紀綱以正朝廷安天下尚念之哉

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所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

東亦與之公議所與臺東亦與之及至英廟之初台

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
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
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
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
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
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
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
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
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

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

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趙高

謂李斯曰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斯以爲然遂定計立二世盧

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德宗在奉天李懷光率兵

赴難在道數言盧杞等奸佞杞聞之而懼勸上令懷光乘勝收京師勿令至奉天懷光以此自疑遂叛

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

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

則臨難庶幾有狗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

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日殆

哉君子而不同小人而不同

見此異何以責其死節人臣有皆如此天下亦已殆

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羹，同如濟。

水。

晏子對景公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若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同之，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

不可也。如是，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

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

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

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

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所獻之三言，

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
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
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
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
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
下安可不察臣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
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
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
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

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
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
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
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
懼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
之至按薛應旂宋元通鑑載此文於四年然篇中有
君臣宵旰年餘之語自當在三年也時王安石
贊帝以獨任專斷軾因賜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
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
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
御史謝景溫論軾窮治無所得軾請外通判杭州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指陳時事遂歸條
對透徹了當不亢
不支

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
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
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
曰甘受和白受采見禮器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

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
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
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
况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
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

聞脩王志堅曰
借進士對以諷
諫當時之政又
曰此策與策略
幾於兩截矣故
特出知人一段
而符堅王猛云
云一一自破之
其於神宗安石
亦應病之藥也

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
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
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
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
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
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
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
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
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

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

不戢。有所不韋。韋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

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
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
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
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
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
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
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
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彊弱。理之所在。則
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

臣乾學曰軾於
仁宗時應制科
意在振厲有為
迨熙寧新法橫
山用兵則又失
之欲速而急功
利故復擬進士
對策以諷時政
意在因循舊貫
慎重改作前後
所主不同其忠
君愛國之心直
言敢諫之氣則
一也

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

分云也。則使二三臣等極其力，詳以解之，則

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

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李訓鄭注

日與帝謀誅宦官，遂有甘露之變。宦焰益熾，帝末以制，由是感疾，至棄天下。文宗亦非有

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

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

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

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

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

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熙寧四年正月，鄜延鈐轄

橫山陝西宣撫使韓絳壯之，謂遂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據其地，留二萬人城之。又築撫寧諸堡。三月，夏

人來攻，盡亡諸堡，詔棄囉兀城。責人來攻，盡亡諸堡，詔棄囉兀城。責

囉兀據其地留二萬人城之又築撫寧諸堡三二月夏

人來攻盡亡諸堡詔棄囉兀城責授諤汝州團練副使絳罷知鄧州雖天下之勇者敢

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

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

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

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

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

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

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

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

禹脩方岳貢曰
不獨害民又能
害法是深一層
論

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壑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有兔斯首見詩小雅瓠葉篇言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掃地而祭可以事

行禮言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天見禮記禮器篇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

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

其本而欲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

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

耳未必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

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

臣廷敬曰以灝
之詞辯析透快
而忠義至性尤
盡然動人

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
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
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
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
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見大禹謨而周之盛時。
羣飲者殺。酒誥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臣請有以詰之。夏
禹之時。大辟者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
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
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

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

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滌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平章房瑄抗疏肅宗。請收復京師。自選給事中。丞劉秩等爲叅謀。秩儒家子。不習軍旅。瑄臨戎。嘗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已而卒敗。

於陳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關播建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湖南判官

李元平才可將相用爲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叛淮西與汝接壤以百騎縛元平去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

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

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

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

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

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

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

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
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
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
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
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
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
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
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
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

戒之卽周頌敬之篇避翼祖諱故改

又曰稽於衆舍

己從人

大禹謨

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周書

君陳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

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

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

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

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

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

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

識解既超則措語
自然警動行文自
然高卓至其疎宕
俊邁之氣磅礴華

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
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
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
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小雅小弁篇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臣謹冒死上對。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殄○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次○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

書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況以當今時事天時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

張公光朝驍臣

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

故公為草疏其
詞惻怛懇至又
不若公平日所
為文以雄快自
喜也

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
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
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
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征高麗無功而還皆志在立功非
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
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

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收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嫚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

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

康定元年元昊攻破

州知州范雍

召鄜延

副總管劉平

石元孫來援與敵

遇戰沒慶曆元年

元昊寇渭州

逼懷遠城

韓琦命環

慶副總管任福

將萬八千人

以行福屯好水川

因陷

伏中元昊自將精兵

十萬至任福戰死

諸軍皆潰關

右大

震

而海內宴然

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

國無遺患

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

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

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

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

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

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

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橫山事見

擬試策注王志堅云是時薛向爲三司使不知何爲

首謀呂公弼方知太原主饋餉見王安禮傳陳升之

在中書亦未見與議今皆云陰師徒喪敗財用耗屈

與協力當必有之但史略耳

較之寶元慶曆之敗寶元應作康定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

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盱食者累月何者

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

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

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熙寧五年秦鳳安撫王韶

擊吐番破之城武勝。熙寧五年中章惇造釁於梅山。熙寧五年中

為鎮洮軍置熙河路。熙寧七年梓夔惇招降梅山蘇姓熊本發難於渝瀘。熙寧七年梓夔

蠻萬四千八百戶。熊本發難於渝瀘。熙寧七年梓夔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累老弱困弊心腹而

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

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燹復發於安

南。熙寧六年度支判官沈起言交趾可取命知桂州已而交人謀入寇。詔罷起。以劉燹代之。燹守廣日

常遏絕其表疏。交人益疑懼。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

遂犯境陷四州。二人皆坐罷。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

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

於洮州矣

李憲皇祐中補內黃門神宗初視師河隍破木征於河州以功加昭宣使今師

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

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

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

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

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

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苦聲陛下必不得而

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鱓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

臣杜訥曰歷述
當日情事淋漓
痛切利害較然
一往波折纏綿
尤見老成謀國
惓惓無已之心

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
兒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
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克
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
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
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
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
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
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

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
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
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
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
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
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
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
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
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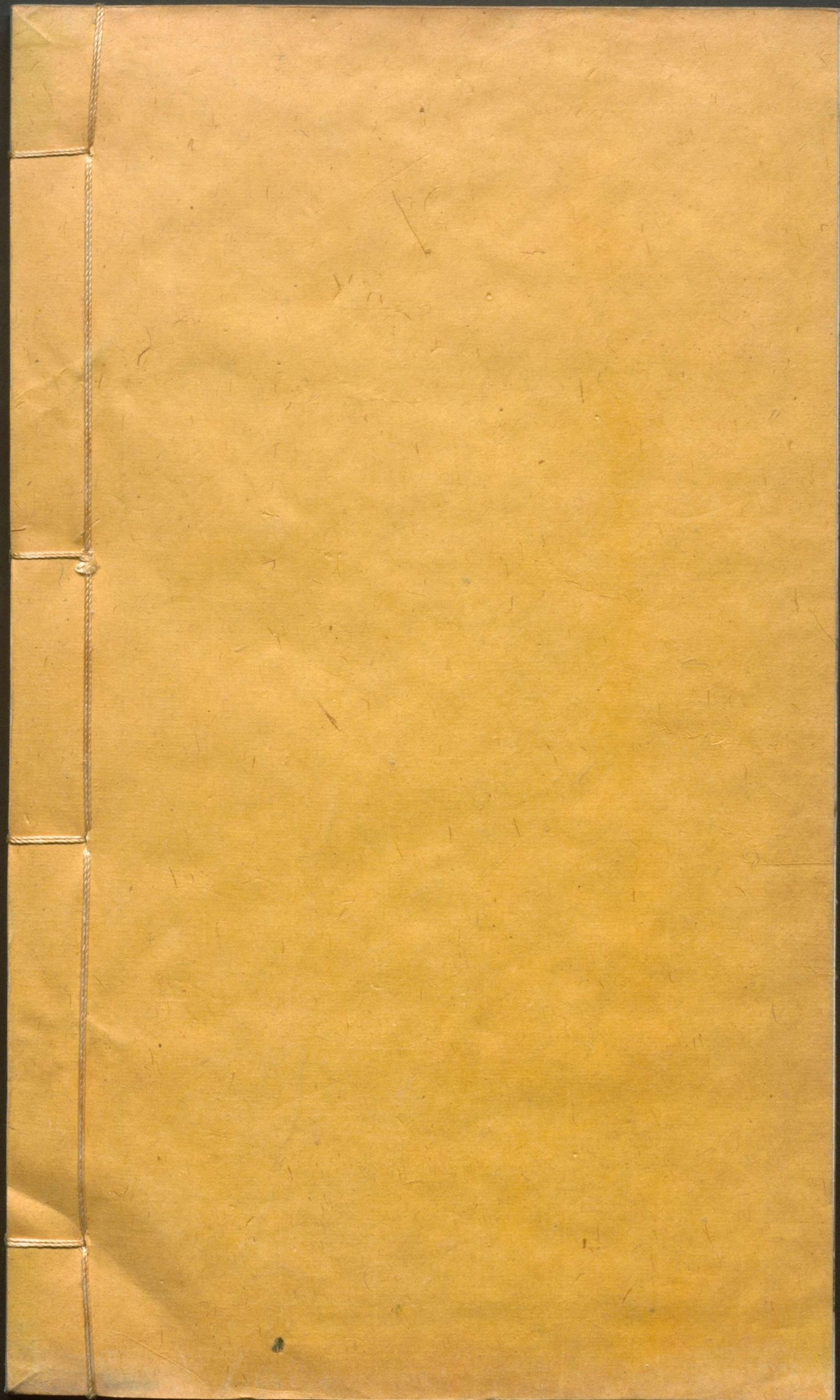
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旣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

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
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
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
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
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
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
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
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
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

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九終





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

之宜當

功者必

垂以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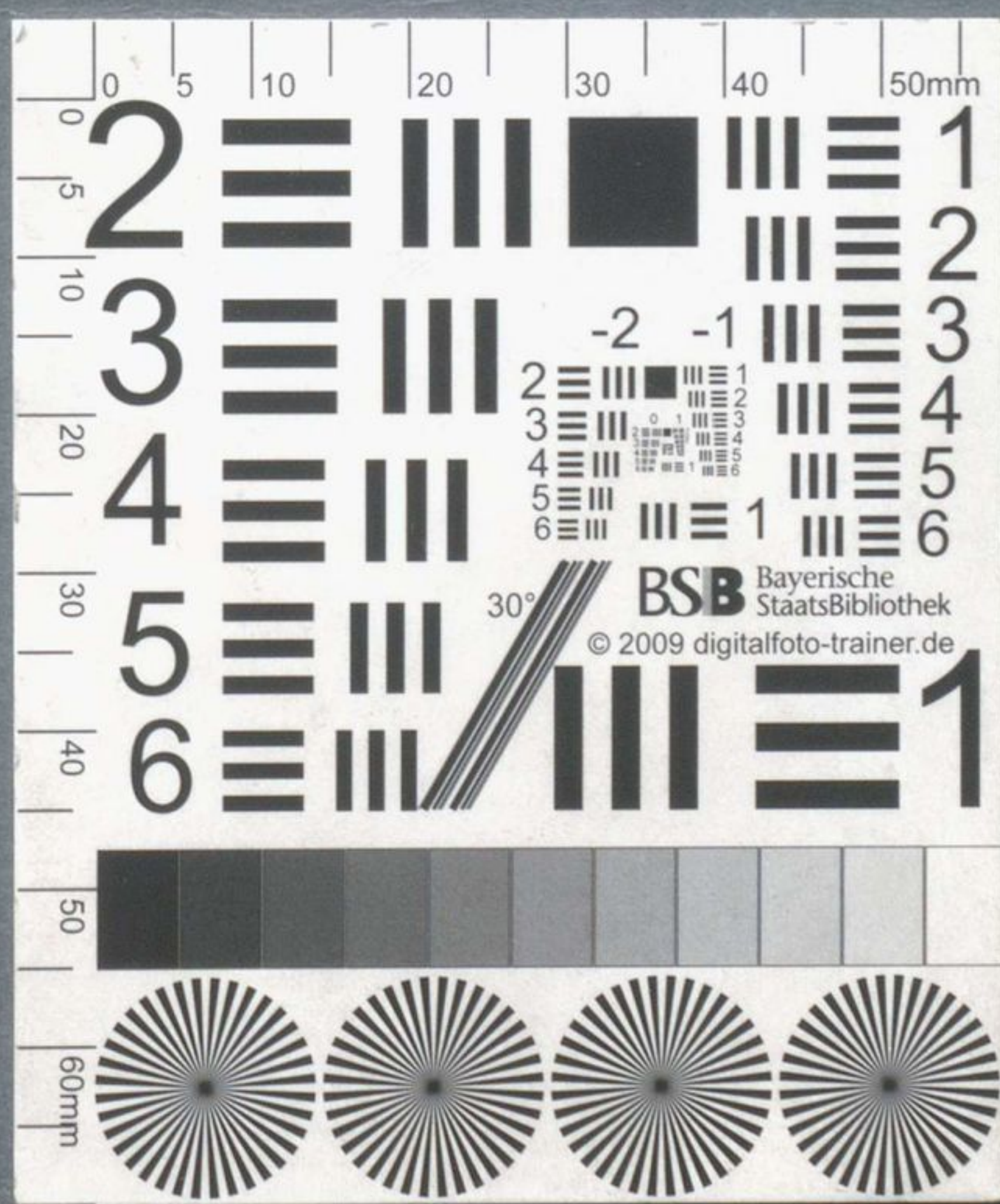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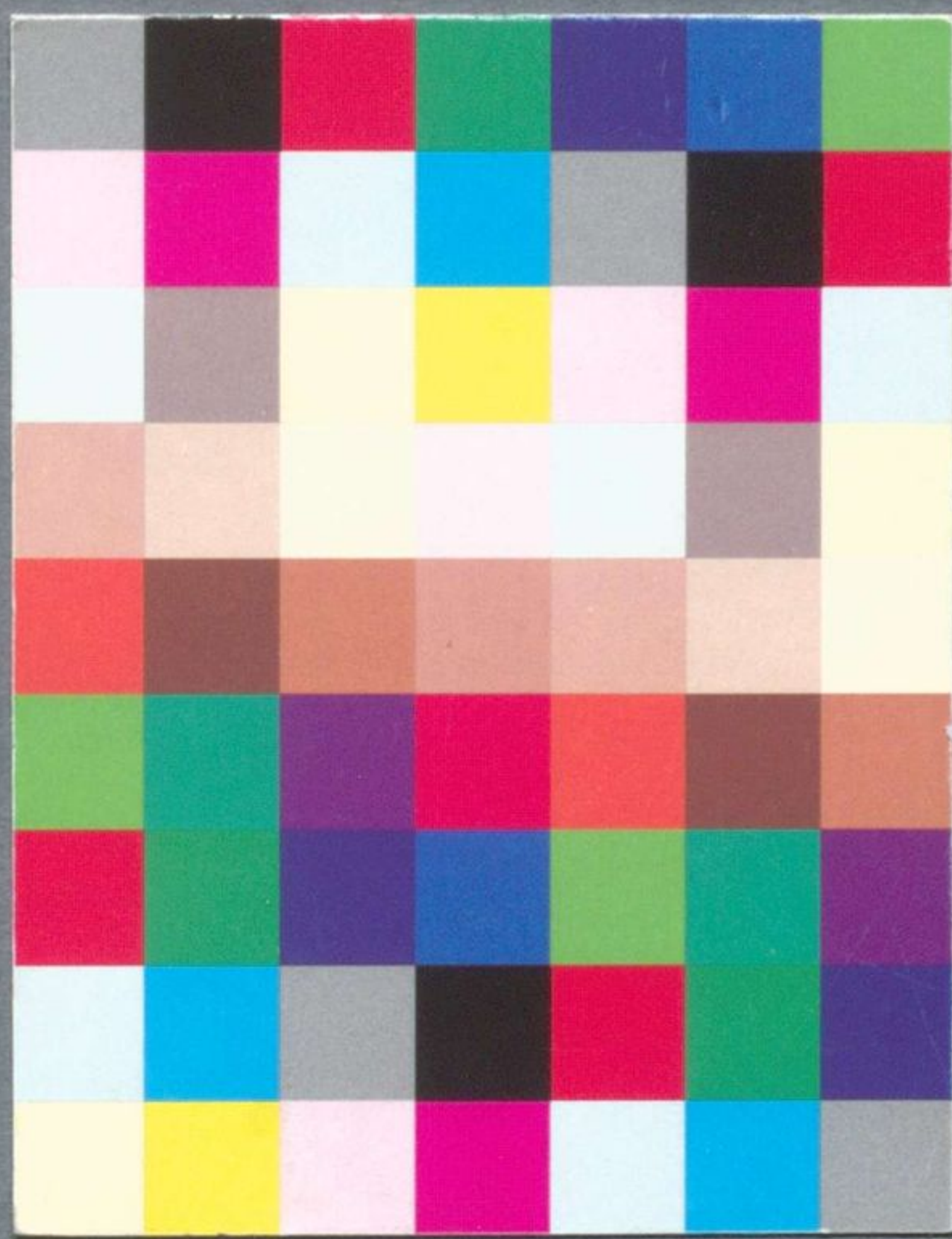
可以講

字必出

有哉諸

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

謬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



Qing Shengzu <1654-1722>

Gu wen yuan jian 64 juan

Bd.: 3

[Beijing?] Vorwort 1685

4 L.sin. D 305-3

urn:nbn:de:bvb:12-bsb00095797-0